

科學童話

烏拉波拉故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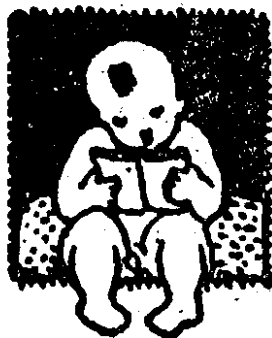
他的樣子很古怪  
(參看第三面)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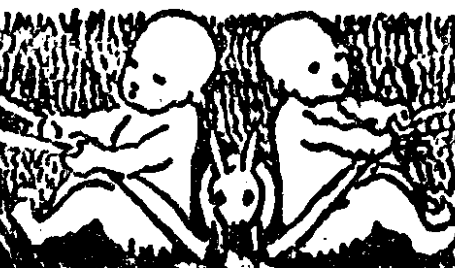
# 集事故拉波拉烏

著爾吉柏

譯正均顧



店書明開



烏拉波拉事故集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

印刷者	發行者	譯述者	原著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顧均正	Bruno H. Bürgel

---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113P.) H

烏





3 0605 6470 9

## 給成人的話

在文學上，一向有着許多奇異的童話，供兒童閱讀。這些童話全都愉快動人，富於想像，並且有時的確還蘊藏着連串嚴肅的思想（尤其是對於成人）。牠們不但得到兒童的歡心，並且就是現在，由於物質文明的增進，使好作回想的成人，也覺饒有趣味。

然而我們若作更深切的診察，卻又不得不承認，這些童話對於二十世紀的少年人的要求，已不再有任何真實的關係了，尤其是對於生長在城市而其初期的兒童生活又已過去了的少年。古代傳奇的童話與我們少年時代的那種迷人的滑稽木偶戲，已遭到了同樣的際遇；現在，此種木偶戲，已給往往是毫無詩趣而對於兒童心情也無所激發的活動電影所拋在拉圾堆裏去了。

時代已經變了！我們儘管惋惜，但事實既經鑄定，也就無法改變回來。二十世紀的孩子，已經養成一種堅強的現實意識，和一種與日常生活密切接觸的技術品的愛好，至少在大都會裏的孩子是這樣的。我們並不奇怪，他所歡喜的是機械的火車，而不是我們少年時代所歡喜的滑稽木偶；我們更不奇怪，他愛讀那些穿插着近代技術偉蹟與緊張冒險等的生動故事，而不愛讀狼

875.59  
280.1  
2

與小紅騎巾的童話。我們年紀較大的人知道要欣賞小紅騎巾這故事中的象徵意義，只有重讀，但是現代的孩子，由於實用的現實意識，卻把牠當爲「荒謬」而不認牠有重讀的價值。

下面的幾個故事，就由於這樣的意味而創作的。你可以稱牠們爲科學童話。但實在童話只是牠們的形式。牠們的精華是包藏在淺顯的科學和技術兩方面的事實及經驗之中，若是孩子有意讀這一冊書，那末我敢相信，當他們翻完了這書的最後一頁時，他們一定會學到許多技術的知識，而同時還覺得非常高興。

# 目次

原序——給成人的話

關於烏拉·波拉博士

小水點

火柴和蠟燭

月球上的一日

世界的末日

鬼迷亨利

潛水夫杜蘭德

太陽請假的時候

風暴四弟兄

玻璃棺材

金剛石和他的弟兄

一

五

三二

三四

五七

六一

六六

一〇二

一〇

三五

一四〇

冰山·····	一五三
老樹·····	一五四
奇異的世界·····	一五七
撒針·····	一五六
被埋葬了的城市·····	一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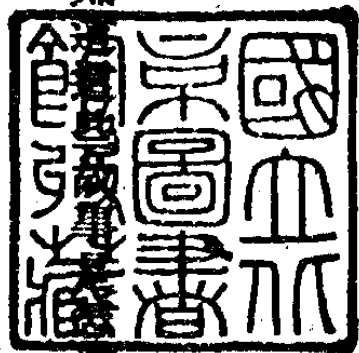
## 關於烏拉·波拉博士

親愛的小朋友！在你未讀烏拉·波拉博士的故事之前，你當然要知起來的，並且這博士是個何等樣的人。

烏拉·波拉並不是他的真名字，他的真名字，在我們小朋友中間從沒有提起過，或許是大家都把牠忘記了，不過我知道，他是個非常古怪的老人，古怪得像人家給他的渾名一樣。

在哈爾齊山中，有一個長着濃密的杉樹的斜坡，坡上矗立着古羅馬的舊城哥斯拉，城中有高高的古塔，有狹隘的街道，還有好幾百年的老屋。這城靠近拉梅爾斯堡。在這裏，有許多的礦工拿着鶴嘴鋤在深深的地底下工作，在這裏，許多年以前，就住着烏拉·波拉博士。

他的生活很孤獨，他所住的似乎有些傾側的中世紀的老屋子，像所有其他的屋子一樣，睜開了迷糊的老花眼——小窗子——在驚奇地睨視着現代。在屋子的頂端，有一個小塔，完全是用石版蓋起來的，這種石版，正像我們小朋友拿了上學去的一樣。在這塔裏，烏拉·波拉放着一架大望遠鏡，用來看月亮，看彗星。在屋子的裏邊，有兩間很簡陋的小室，放着些破舊的傢具，古怪的掛鐘，和各種零零碎碎的雜物；其中的一間，裝滿了書，使你跑進去找不到坐立的地方。隔壁的



樣寫

一間是更加雜亂了，那可以說是——一個正式的博物院。剝製好的動物，成爲化石的魚和蝸牛，骷髏和骸骨；各種蝴蝶和不常見的甲蟲標本，地球儀和天球儀，電機和顯微鏡，幾百種的儀器，此外，天知道還有些什麼撈什子！

烏拉·波拉老先生終身住在這屋子裏，像是地窟裏的鼯鼠。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只有一個戴着黑色大睡帽的老婆子，替他照顧一切；終年伴着烏拉·波拉過活的，就是她一個，因爲他是個吝嗇的孤老頭兒。

如果你問我，他的狀貌如何，我只能說，絕頂奇怪！他的個子很高，碰到舊式屋子的低矮門框，幾乎跑不進去。他的個子雖高，卻又瘦得可憐，幾乎像一枝蘆葦。年齡已經在他的臉上畫着皺紋；他的頭上披着鋼灰色的頭髮，鬍鬚剃得很乾淨，臉色顯得棕黑，好像是用久了的舊煙斗。但是在我們小朋友看來，奇中之奇，怪中之怪的，卻是拖在這老人硬領上面的一根小辮子。這小辮子實在已小得不成其爲辮子，只有老鼠尾巴一般粗細，辮梢上還打着一個黑色的蝴蝶結。我的父親告訴我，其實我們自己在舊時的圖畫書上也可以看到，在從前，所有的人都是拖辮子的，當時我們的老烏拉·波拉年紀已經近七十歲，雖然剪髮的風尚流行起來，所有的辮子都給時間先生的大剪刀翦光了，可是烏拉·波拉卻總是不願割愛。他的形狀看起來真是滑稽之至！此外，他還架着一副巨大的玳瑁眼鏡，嵌着一塊很大的圓玻璃，當他深思冥想地映着眼皮的時候，配合了

他的眼鏡和彎鼻子，看去活像一隻貓頭鷹，或者照當地人的土話，像一隻「烏拉。」

這就是他的渾名的由來。他的真名字是波拉博士，簡單明瞭，但是我們小朋友卻總叫他烏拉·波拉博士。

他穿着一件長長的灰色直領上衣，無論冬夏，總是拖着一雙鮮豔的氈呢鞋子。他老是坐在書籍和儀器的旁邊，從長煙斗裏噴着藍色的煙霧，幾乎不問世事。

雖然他的樣子很古怪，雖然人家躲在他背後取笑他，可是當他有時候站在窗口眺望，或在園子裏修剪樹木，人們見了他，卻總揚着帽子，向他深深地行了個敬禮，因為他是個博學的人，比什麼人都知道得多，無論是教員、牧師、醫生，甚至是地方上的長官，不過這句話也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因為上面所舉的這許多大人先生，大概都不甘示弱，而總自以為是比別人高明的。烏拉·波拉又曾經寫過許多高深的書，各國著名的教授都寫信來請他指教。

但是你也許要問，烏拉·波拉博士為什麼要講這些故事呢？

事實是這樣的：在烏拉·波拉的屋子前，是一片廣場，場上有一個噴水泉。這片廣場便是我們小朋友最歡喜敘會的地方，我們在這裏喧嘩胡鬧，像是櫻桃樹上的一羣麻雀。但這對於老人卻是一件最討厭的事情！這妨礙了他的研究工作。由於禁阻申斥的沒有效果，他就想到用別的方法來阻止這種騷擾。在一個夏晚，我們正在噴泉旁邊照常地嬉鬧，他差他的老女僕來邀我們

到他屋子裏去。經過了相當的考慮。我們一羣中幾個最勇敢的小朋友，終於帶着一種異樣的感情和強烈的好奇心，跑進了這個屋子，這屋子在從前，對於所有的來客是一律謝絕的。烏拉·波拉對我們講了一大篇的話。他帶着一種奇怪的粗獷的聲調說，我們都是些頑皮的孩子，要不改好，將來都會變成壞蛋，他又說，如果我們答應他不再在噴泉旁邊吵鬧，不再拋石子到他的花園裏去，那末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他就要給我們講可愛的故事，喫精美的茶點，他會教我們從望遠鏡裏去看月亮，看星，以及看各式各樣的天象。

所謂烏拉·波拉故事，就是這樣來的。在起初，來聽的人並不多，其後越來越多，終於全體小朋友都參加了進去。單就這些故事已夠有趣，何況點心裏還嵌滿了葡萄乾。所以此後噴泉附近就寂靜無聲，因為誰也不願意惹起烏拉·波拉的不歡。啊！他真是個聰明的人，他的故事並不是普通的童話，其中沒有女巫，也沒有妖怪，不講公主，也不講受了妖術的蛙國王，總之，凡是一切胡說八道的人物，這裏全沒有。從這些故事，我們小孩子可以學到不少的東西，童話只是牠的一種形式罷了。正如化學家把治病的苦藥，包上了一層糖衣，使我們更容易吞嚥。博學的烏拉·波拉之所以把自然界的奇聞異事穿上一件童話的外衣，理由也是如此。

凡是我所記得起的故事，都寫在這裏，如果你把牠們通讀一遍，你一定可以學到許許多多的東西，例如關於太陽、月亮和星，關於風、雲和雨、雪，關於火山和海底，真是數說不盡呢。



## 小水點

「小朋友，」烏拉·波拉博士說，「今天我要跟你們講一滴小東西的故事，這東西你們大家都知道，而且無論在快樂的地方或討厭的地方，你們都會碰見過這一滴小東西，就是水點。」

「但是，烏拉·波拉，這祇是一個很短很短的故事。像這樣一個小水點，只要一、二、三就乾了，完了。」

「胡說八道！你們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蠢孩子！」他笑着說，手裏拿着一塊花花綠綠的大手帕，正在擦他的玳瑁眼鏡。「等一會兒我就來講！要是誰等不耐煩，就請他走出去。你們別看輕『這樣』一個小水點，牠要比你們知道得多，要比你們有用得多，並且也遠不像你們那樣地給老年人找麻煩。」

於是我們大家就趕快坐下來，喝着茶，大口地嚼着老克立斯蒂娜所做的糕。她所做的糕，總是很好喫，滿滿地嵌着葡萄乾。

「現在你們聽好，」老烏拉·波拉說，「在花園裏的接骨木樹底下，坐着一位小姑娘，有一粒晶瑩的淚珠正從她的臉上滾下來。她的母親已經給人擡到墳墓裏去了，所以這是她一生最

悲痛的時候，因為世界上雖然有許許多多的人，可是母親卻只有一個。她臉上的淚珠，反射着可愛而和暖的七月的太陽，閃爍着，像金剛鑽一樣。這就是我們的小水點的生辰，因為眼淚無非是水點的最高貴的形式；悲哀就是牠的母親。

「但是，我們的小水點自己，卻毫不悲戚。這個小傢伙覺得自己能夠生存在世界上，是一件非常歡樂的事情。他坐在那裏，又柔和，又溫暖，斜瞟着高據天空而為宇宙放熱中心的太陽。」要是我能跑到那盞明燈那邊去才夠快樂呢，」小水點想。而實在他也真的為了思慕太陽而消瘦了，因為他的身體越變越小，到了後來簡直連人類的肉眼也看不見了。

「現在我猜你們一定在想：『故事完結了，因為我們早就料到，水點一經消失，老烏拉·波拉就不會再有什麼話來講了。』但是，你們的念頭是轉錯的，小朋友，因為我這個故事才只開頭哩！你們不要以為這小水點看不見了就不再存在。在這個世界裏是沒有一樣東西會消滅的。要是東西會消滅，我們真不知道要尷尬到怎樣的地步！你們應該記住，什麼東西都是常住不滅的，變化的只是形狀。現在太陽的熱已經把小水點變成了無數微細的水泡，像肥皂泡一樣，只是比肥皂泡極度地微小罷了，這些小水泡在清澄的空氣中飄蕩開去，慢慢地給風吹走了。最後，這些水泡來到一處廣大的草原上面，在這草原的砂土裏，生長着許多瘦瘦的杉樹。那些砂土是非常地熱，牠溫暖了附近的空氣，使之向上升騰，正如屋子裏的熱空氣向屋頂升騰一樣。氣流被迫上

升，就挾着我們這些小水泡越升越高，一直到藍色的天空中。一架飛機嗡嗡地在旁邊掠過，險些兒把這小水點的許多水泡衝個四散。要真是這樣，那末這小水點的一生早已就此了結，可是實際上等飛機一過，什麼都還是好好的。

「在天空中是非常寒冷，正像熱使水點中的各微粒膨脹一樣，冷又使牠們再凝縮起來，於是這些微粒就同了幾萬萬個其他的同伴，聚集了變成雲。在下邊的地面上，隱約地露出幾個小小的村莊，那小姑娘仰天望着這像帆船一般在天空中駛過的白雲，決計不會想到這雲裏浮着一些微細的水粒就是她眼裏流下來的淚珠所變成的。在我們的實生活中，碰到幾年前的老朋友，因為他年紀老了，頭髮白了，服飾不同了，以致見面不相認識，也是常有的事情。

「小水點在高高的雲端裏，飄過了莽莽的大陸，汪洋的大海，他再三地想，「世界雖然這樣廣大，卻什麼地方都有人住。」到了晚上，那片雲一直飄到了南方，在地中海的上空，遠遠地可以望見意大利海岸上的燈光。但是，在海面上還有更多的溼空氣在向雲端裏升上來，於是那裏的空氣就容納不下這麼多的水分，因為到了日落以後，天氣驟冷，而那些微細的水粒已漸漸併成球狀，終於又成爲水點。結果空氣就決計把牠所負載着的那許多水點，全都撒了下來。風吹過來，我們這個小水點，就跟着幾百萬個其他水點，從雲端裏落下，越落越快。他已經變成雨點了。

「在下邊的海面上，滾動着暗綠色的波浪。一隻巨大的輪船，射出紅的，綠的，白的，光，正以全

速力前向行進，在推進器的附近，攪起了一個水沫四濺的大漩渦。舵工站在他的哨位上向黑暗中探望着。在遠處有一個明亮的燈光，忽明忽滅；這就是那不勒斯入口的燈塔。「我們早早應該到達港口，」舵工說，「現在卻要下雨了！」於是他破口大罵這陣雨和這天氣，因為水手總是不大高興在風雨中服務的。

「答！我們這兩點突然覺到他自己是在海裏，他已經完成了從雲端到地面的旅行了。」好險啊！他想，「我終於又回到堅實些的地方來了。在雲端裏聽天由命地飄浮，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像這樣地下掉，你無法預料將降落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自己所屬的海洋裏游泳，自然是安全得多了。」可惜結果和這理想完全相反！他在海裏還不到一分鐘，就有艘輪船格騰格騰地風馳電掣而來。你們得知道，大輪船裏的引擎是個很貪心的怪物，他拚命地消費着煤和水，用來產生多量的蒸汽，以轉動推進器，而使輪船前進。在船的一旁有一個抽水唧筒，正當我們這小水點溜過的時候，牠恰好從牠張大着的嘴裏吸進了大量的海水，用來補充鍋爐裏的耗損。

「小水點突然覺到自己被什麼東西抓住，捲進一個暴烈的漩渦中，不上幾秒鐘，他就已到了鍋爐裏了。天哪！這該是多麼倒楣的事！在這個鐵質的怪物裏面，真是熱得發昏，猛烈的火焰衝過鍋爐中的火管，把水變成蒸汽。小水點覺得有點疲乏；他被扭、摘、拉扯，全體粉碎，終於又變形而

爲許多微細的水粒；他已經變成了蒸汽，在無限的大壓力下，他又氣喘喘地被逼到一個狹小的管子裏去。「我的性命恐怕難保了，」小水點（實在他不再是小水點了）想，「現在我什麼都完了；這樣的生活是沒有人能夠活得下去的。我是完結了！」突然他望見了一個洞，那是通到蒸汽引擎的機筒裏去的。蒸汽用了可怕的大力，衝了進去，並且由於方才在鍋爐中受到了粗魯的待遇，這時就遷怒到機筒裏阻住去路的小活塞，一齊用蠻力來將牠攆走。活塞喫驚地連忙後退，順次推着牠前面的連桿，連桿又去轉推粗大的曲柄軸，曲柄軸馬上把推進器旋轉，而使船身前進。

「但是，小水點完成了這件工作以後，已經精疲力竭，沒有什麼用處了！這些廢汽從排氣管逸出，再度受冷，於是許多的小水泡就互相擠軋，又凝成了水點。我們這個主人翁自然也逃出這個活地獄，通過排氣管，回到海裏去了。」

「小朋友，這就所謂人生！」老烏拉·波拉說，「我們如果要做工，那就非耐勞喫苦不可，當我們做的時候，固然覺得厭煩，可是等到工作完成以後，回想起我們曾經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來，也很可快慰，而且是永遠覺得快慰的。所以穿工服的人，總比懶漢子強得多，即使他的外套比不上那樣的漂亮。」

「『一個人生平的遭遇，實在是不能預料的，』小水點怡然地想。『當我在小姑娘的臉上

曝着太陽的時候，誰會想得到，我會有一天幫同把一隻輪船開到那不勒斯去呢！世界真是一個奇異的地方。」

「於是小水點隨波逐流地游開去，他的可怕的經驗也漸漸地淡忘了，因為在明媚的南方海岸邊飄流，也真夠味兒，你可以看見許多的橘子樹和橄欖樹，你還可以聽見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唱着他們的國歌。但是，到了正午，太陽向海面猛烈地照射着，於是就有大量的水蒸發了，昏昏沈沈地在空中東飄西蕩，成爲一個淡藍色的輕柔的天幕，籠罩着整個的海面和海岸。跑出門來在田野和園子裏作工的人，都熱得渾身發紅；他們不息地指着額角上的汗，時時喊着：『嗨，多悶熱啊！』」

「我們的小朋友也再度飄浮在溫暖的水汽中，這是非常厭氣的事，因為這時連風也睡着了，所以他跟他的同伴們只好老是停留在同一的地方，覺得十分無聊。一直等到晚上，風才清醒轉來，慢慢地把水汽吹過海面，使之飄向非洲海岸那邊去了。在這裏，那火球般的太陽，把白沙曬得像窖中的烘盤一樣，熱力迫着這藍色的水汽，像氣球似的昇騰，一直高高地飛上天空。可是，那裏的氣溫卻像冰一般冷，於是那些小水泡就又凝結爲尖尖的微小的冰針，直至整個的雲塊都這樣地凝結了起來。這件事情是發生在極高的地方，離地面約有三萬三千英尺，只有最高的雲才能夠飄浮到離地面這樣遠的地方去。並且牠們又是一種奇特的雲。地上的人看見了，都歡快

地說：『看啊，那邊飄着的是多麼奇異的羽毛雲啊。這該是聖彼得剪下來的海鴨絨吧！』

「尖削的風把冰雲一雲直吹向北方，高高地懸浮在遮滿了雪的山頭上面，這就是阿爾卑斯。山下是些美麗的綠色的草地，牛在山脚的茅舍旁邊嚼着草，再下面還有些小小的村莊。但是在山頂上卻只閃爍着些冰峯和雪塊，空氣是十分沈寂。

「雲由於自己的重量，慢慢地沈下來，微小的冰針擠聚在一起，就變成了怪美麗的明星，即使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也不能把它們的形狀修改一分一毫，隨後牠們慢慢地飄落在地面：天下雪了！

「由此，可見從我們這小水點中產生了一件珍奇的藝術品，一顆雪星，這是藝術家冰凍先生的得意傑作，他不用什麼工具，卻能在一秒鐘裏造出了幾百萬顆小雪星盤旋而下，其餘的跟着他，自己黏附上去，有的黏在上面，有的黏在下面。這結果就是雪花，我們的小朋友就住在這雪花中間。

「這雪花從天空中落到高高的山頂上，和千千萬萬的同伴躺在一起，當千千萬萬新的雪花降落到地上以後，牠們就被蓋沒了。這一羣潮溼的東西就都是這樣地躺着。這生活是多悶氣啊，又寂寞，又寒冷，簡直像是囚犯一樣。小水點深深地嘆了口氣，他想起從前在天空中雲游的時候，真是飄飄欲仙，在地中海沿岸一帶，太陽是多麼暖和，看快樂的人穿着華美的衣服，唱着快樂

的歌跟現在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別了。

「但是，物極必反，無論什麼事，遲早總有個完了的時候！這個凍結的小東西在山頂頭住了好幾個月，可是有一天春在陸地上出現了，牠的開路先鋒是西風，一路上唱着粗厲的歌。西風也到山裏來訪問，牠把大堆的雪軟化了，屈服了。雪堆開始慢慢地溜動，只是給山頭的斜坡所阻，一時還不致於溜下來。小水點明知他們不像會久留在這個地方，只要有些微的變動，就會把他們拋到深深的山谷裏去。這當然是一種危險的情事，可是我們的小朋友卻毫無挽救的方法，因為他只是大雪堆中的一個囚犯啊。」

「在下邊的山谷裏，有個村莊，村莊裏有些精緻的泰洛爾式屋子，屋子裏住着些友愛誠實的人，每當春風興高采烈地吹過街道的時候，村人總立刻從嘴裏抽出了煙斗，凝望着上面的山坡，歎心地說，「現在我們得留一點神了。這個季節，又是山頭的崩雪滾到山谷裏來的時候了。」

「一天，才下新雪，空氣似乎特別地沈寂和溫暖，村人席莫爾茲勒·賽不爾，拖着長統靴，爬到山頭上去看他牧場上的草舍。當他一拐一跛地正要爬到山頂的時候，突然從他的頭頂發出了一種咆哮的聲音，不待他拿定主意，一塊非常巨大的白色東西，早已向着他壓了下來；這就是崩雪！當時席莫爾茲勒·賽不爾幸虧偏在一旁，要是他站在崩雪的直前面，不用說早就一命嗚呼了。這巨大的雪塊一下子把他打倒了，叫他連續地翻了七個筋斗，他的臂和腿旋轉着，像風車



的帆葉一樣，接着他就突然被包裹在這個大雪球裏，像肉餡湯團似地，滾到山谷裏去了。他躺在軟軟的雪球中央，滾回村子，比他上山的時候是快得多了。這雪球衝到一個乾草墩上，就撞個粉碎，喫驚而從屋子裏奔逃出來的人，還看見席莫爾茲勒·賽不爾正從幾分鐘前把他包裹着的軟軟的被褥裏掙扎出來，他跛着腳，嘴裏嘍哩咕嚕地在崩雪裏找尋他的煙斗。

「幸而崩雪的主體都滾到村子外去了。當前是一陣猛烈的暴風，一路上雪沫紛飛，東衝西撞，把沿途的大樹像火柴梗一樣地摧折了。樹林給破壞了大半，大穀倉壓得像雪茄煙盒一樣，最後牠停止在一處有一條溪流的山坡上。那些好好的泰洛爾人衷心地感覺得歡快，因為在不多幾年以前，有一次像現在這樣的崩雪，曾經把整個村莊都埋葬了，把所有的居民、禽獸、房屋、穀倉都毀滅了。」

「但是，那大塊的雪又怎麼會開始滾動的呢？說穿了真是簡單極了！有一隻食肉的鳥息在雪堆的頂上，當牠飛去的時候，在她的足爪下帶動了一塊小小的冰，滾下山來；沿途的軟軟的雪花都黏附在這塊冰上，成爲一個雪球，越積越大，當這雪球碰到了那躺着我們小水點的大雪堆，牠也把牠拉住了，變成龐大的崩雪，像霹靂一般地向山谷裏衝下來了。」

「自然，上面所講的話，我們這位小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並且要從這個牢獄裏解放出來，還得經過相當長的時候。隨着時間的過去，太陽越照越長了，越照越熱了，那塊大雪球這才慢慢

地熔解，而小水點這才有了解放的機會！他的頭頂上又是藍色的天，太陽光的手指撫摸着他和凍結了的同伴。於是他的心融化了，他又變成一滴小水點，淌到下面潺潺的溪流中去了。

「這比之隱伏在冰雪裏，拘拘束束，靜靜寂寂，真是一種快樂的生活！小溪流從石塊間一層一層地跳下來，流過村莊，穿過柔軟的草地，流到可愛的谷底下去了。這地方的風景是非常美麗的，一座石磨在穿着嫩綠色的新裝的山毛榉樹叢中間咕嚕着。磨坊主人戴着一頂白帽子，在屋背後釘合一輛獨輪車，在屋前的水閘旁邊，站着磨坊主人的學徒和女兒，他們倆高高興興，有說有講，簡直把上帝，世界，磨坊全都忘記了。小水點沿着導入磨輪的厚木槽流下來，噉然地衝過了長滿蘚苔的闊大的輪葉，把磨輪伊啊伊啊地轉動起來，同時屋子裏的磨石就把麥粒磨成了麵粉。小水點穿過磨輪，就又急急忙忙向溪流中前進。他回過頭來還能看見磨坊學徒正挽住那漂亮的姑娘，緊貼在他紅天鵝絨的背心前。但是這時忽地有一股渦流抓住了他，又把他捲了開去。這就是生活！當我們做事做到高興的時候，往往還要乘興做下去；這樣，故事就永遠不會完結。

「小水點在溪流中又奔馳了好幾里，溪水漸漸地淺了，原來牠是在碎石上面流過，水從無數的罅裂裏滴落到地面上去。那裏是一團漆黑，一點也沒有趣味。小水點辛辛苦苦地爬過千百萬條小隧道和千百萬個小孔洞，向岩石裏面深深地鑽進去，他們滲過各種的礦石，經過鐵質的地層和銀質的礦脈，把長眠在山裏邊各種鹽類都溶解了。但是，最後，凡是滲入岩石中的小水



他們倆高高興興,有說有講

點，又成爲泉水而湧現到地面上來了。這水又涼快，又清冽，帶有一點溶解着的鹽類的滋味，據醫生說，這水對於飲食過度而覺得胃部脹滿的人，是有益的。

「在山間泉水湧出的地方，有一個城市，市政府曾經把這些水聚集起來，用成千成萬的鐵管引導到各家的屋子裏去。因此，我們這小水點才見天日，又再度陷入黑暗，衝過鐵管，最後停留在一所大廈裏的一個擦亮的黃銅自來水龍頭的前面，這龍頭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個看門的巡捕，不讓任何人進來。這大廈原來是個大學，和普通的學校一樣。其中有許多的房間，房間裏有許多橈子，橈子的前面有一隻書桌，在書桌的旁邊是一塊巨大的黑板，教書的先生在黑板上總是寫着些高深的文字。這種先生，大家稱爲教授，他們教的時候是不用教鞭的，因爲他們的學生都是些小紳士，其中有許多早已生着鬍鬚了。他們戴着有色的小帽，稱爲大學生，他們也自以爲是大學生而覺得榮耀。」

「在某一間教室裏，這時正在上一科專門的功課。一個著名的教授站在書桌邊，他是非常有學問的，從他頭腦裏發生出來的思想，在許多年來，已經把他滿頭的頭髮都落盡了！但是在教授想來，這倒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要是他的頭不這樣禿，人們就不會當他這樣的有學問了。這教授是正在演講，他說：

「『諸位同學，無論什麼人，從出生到老死，沒有一天能夠缺少水，可是水裏究竟含有些什

麼東西，知道的人卻很少很少。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知道的人還一個也沒有，後來才由兩個英國人把這件事情弄明白了。原來水裏含有兩種看不見的縹緲輕虛的物體，或者像科學家那樣的說法，含有兩種氣體，就是氫和氧，牠們都像我們呼吸着的空氣一樣，用眼睛來看是看不見的，但是，他們結合起來，就變成了水。爲了要證明我的話，我要給你們當場做個實驗，把水分離成兩種氣體，再把這兩種氣體結合成水。」

「教授向他的助手打了個招呼，助手就走到自來水龍頭邊，在一隻奇形怪狀的容器裏放了些自來水。於是我們的那位小朋友也就溜了出來，參加這次學術的演講。給科學服務，總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你可以想像他是多麼得意啊！但是，不久，當他被粗暴地撕裂成兩種氣體時，卻就覺得頭昏腦脹，像從前在汽鍋裏一樣了。教授在盛水的容器裏放了兩條電線，再用電流來通進去；你想，這當然是一件不大痛快的事情。電流把水分離成兩部分，於是就有許多氣泡從每一條電線上昇起來，一條電線上發生的是氫，另一條上發生的是氧。我們這個小水點就此做了科學的犧牲。你可以說，他是受了電刑，像外國處置殺人犯一樣。他真想要哭出來，可是，牠自己原只是一滴的眼淚，要是他真的哭了出來，也早就變成自殺。他想盡了種種的方法來逃避這種酷刑，像小孩子在牙科醫生的候症室裏一樣，可是，結果，我們這位小朋友還是逃走不了，他被變成兩種氣體，向玻璃容器的頂上昇了起來。現在什麼都完了。玻璃器裏已看不見有一點水的痕跡。牠已

變成了氫和氧，飄到空氣中不見了。

「一個真的有學問的人，是不做半件事情的，因此，我們的教授就再動手把兩種氣體結合成水。他設法使這兩種氣體一同流到一隻玻璃器皿裏，又靠了電機的力量，通入一流強電流進去。於是這兩種氣體再結合起來，就成爲水點而集合在容器的底下。

「在旁邊看實驗的大學生，覺得很有趣味，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於是這個有學問的教授微微地彎了彎腰，就昂着頭大步走出教室去了。

「小水點躺在玻璃器裏。他曾經死去，現在又活了轉來，他已經知道他自己的本質，因爲在這以前，他從不曾想起他實在含着些什麼東西。

「但是，他也沒有工夫來細想，因爲演講一經終了，大家都離開了教室。校役跑進來把水倒在廢水槽裏，於是這些水就又跑過了許多水管，後來出現於市外，流到一條穿過草地的小溝裏去了，其中有一部分最後停留在菜園，田野，穀倉之間的一個小池子裏。

「這裏的氣味不大好，『小水點想，在他的四周蕩過的，全是一些非常下流的東西。一個空藥瓶在游泳，兩個酒瓶塞神氣活現地在一起一伏地蕩着，此外飄流過的，還有一隻破舊的童鞋，教科書上的殘頁，以及一段段的稻草和一片片的枯葉。老鼠在池邊上跑，一對鴨子游來游去，在呷呷地叫。但是，最可惡的是那些在水裏面打旋旋兒的數不清的微小的東西，牠們小得幾百

個可以在一小滴的水裏面游泳。兩個孩子正在舉行野餐，因為天氣很熱，他們就跑過來在池子裏指了一瓶水，拿起來喝在肚子裏。如果他們知道在其中盤旋着的是些非常卑鄙醜惡的東西，他們自然會照學校中老師的吩咐，不敢去觸碰牠們了。可是，孩子們卻總是那樣地又聰明又不用中的傢伙！

「我們這個小傢伙過的真不是舒服的生活。」現在你可以明白，」他想，「要倒起楣來，是不管你自己有沒有錯處的！在幾小時以前，我還是在大學校裏和許多有學問人混在一起，而現在卻雜在這些醜惡的流氓中間唉！」

「但是，這生活不久也就完結了，因為凡是有骨氣的人，即使一時失意，也常常再會振作起來的。在一個晴明的早上，釀酒人喬青照例駕着他的栗色馬，拖了個大水桶，嚷着『邪許邪許』慢慢地穿過村莊，跑到這個池子邊來。他們停在池邊，把一小桶一小桶的污泥水倒到大水桶裏去，直至把牠裝滿為止。然後這個釀酒人喬青一聲『邪許』就又駕着他的栗色馬，搖搖擺擺地到葡萄園裏去了。到了那裏，他把水澆在葡萄叢中，水就滲到地底下的葡萄根邊。」

「於是我們的小水點慢慢地從葡萄根的細孔裏向上爬，爬到莖裏，爬到莖枝裏，最後爬到了小小的綠色葡萄裏。光明的太陽一直照到了葡萄的裏面。真的，葡萄裏面是個多麼驚異的世界啊！牠正像一個化學工廠。太陽的光和熱把從泥土裏吸收來的水和其他物質都溶化了，一流

流微小的汁液來來往往，最後把我們這個小水點也溶化在一起，於是他就變成了葡萄汁。

「不久，秋天到了！葉子都變了顏色。各處地方飄着旗子，小弟弟和小妹妹穿了最漂亮的衣裳，到葡萄園裏來玩，樂隊不斷地奏着快樂的鄉村舞曲。因為這是一個收穫葡萄的季節。大串成熟而甜美的葡萄，從明媚的高空中成羣結隊地跑下來，被送到壓榨機裏，瀝取汁液，流入酒缸，更由酒缸裝入酒桶，由酒桶封入酒瓶。

「於是我們這位小水點在太陽的魔力之下，就被變成葡萄酒了，他躺在地窖中的一個積滿塵埃的瓶子裏，每天看着蜘蛛織出美麗的網，每天聽着老鼠發出吱吱的叫聲，像這樣地經過了許多年的歲月。後來這生活也告了結束，因為烏拉·波拉博士寫信給一位在萊因河區域做酒生意的朋友，叫他再寄一兩打萊因出產的好葡萄酒來，在寄來的這幾瓶酒裏，就有着久久因住我們這小水點的這一個瓶子。小朋友，你們大家來看個仔細罷，就是這一瓶！」

烏拉·波拉博士說了，伸手到背後的桌子上去拿過一瓶積滿塵埃的葡萄酒來。

「嚇嚇！」他一邊說，一邊攪着木塞，只聽見撲的一聲響，木塞已脫離了綠色的瓶頸，他倒了一滿杯，又說：「這個小水點和他的奇遇，已講得我舌頭酸，喉頭渴了，現在我要叫他親自來振振我的精神，解解我的口渴，因為他現在已經金光閃閃地躲在這杯子裏了。只是你們中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話，那就不必勉強，快些滾他的蛋罷！」



## 火柴和蠟燭

有一次哥斯拉鎮上發生瘟疫。牠偷偷地溜進了所有的人家，無論是窮人或富人，都受到同樣的威脅。洪老醫師的馬車，早晚在街路上得得地響；這一次，這位老人家的苦口的藥和談諧的話全都失了效用。當時死神正在各處橫行，他決定在哥斯拉這個礦工區域也來逞一逞威風，鎮上的人誰也想不出一個對付他的方法。

一天，已經活了八十歲的老礦工克勞斯，同他的孫兒夫賴兌爾在一個鐘頭裏死了。夫賴兌爾是我們的同學，也是愛聽烏拉·波拉的童話的一個。

在這老人和這孩子安葬的晚上，我們大家和烏拉·波拉博士悲哀地坐着，他就給我們講了個關於長壽和短命的故事：火柴和蠟燭。

「小朋友，」他說，「長和短是人類的發明。在自然的主宰看來，長和短是同樣的東西。雖然能夠活兩百年，但在自然的眼裏看來，他的壽命簡直和蜉蝣一樣，因為在宇宙中，一百年與一分鐘是差不了多少的。」

「在一個青年人的桌子上站着一支蠟燭，蠟燭的旁邊躺着一支火柴。這蠟燭長得又漂亮

又白嫩，還沒有點過火，因為女僕才只在早上從店裏把她買了來。這火柴有一個完全紅色的頭。他是個引火東西，像他其餘的族人一樣，極易發火，無時無刻不準備着去跟任何東西磨擦一下。蠟燭的態度很拗執，很莊嚴，她對於她的生活的地位，是非常自負的。並且她還有一根小辮子和一條紙花裙；她的脚上穿着一隻磁鞋子，在這近旁的小木匣裏就孤另另地躺着那支小火柴，因為他是一個大家族中最後的一員了。

「一流太陽光從百葉窗裏穿進來，照在這蠟燭和火柴上面。小火柴醒了，對着蠟燭眼睜睜地望了一會，突然說道：

「『請你准許我向你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火柴。我是從瑞典來的。我母親，她的乳名叫杉木，最初嫁給硫黃先生，後來改嫁給磷先生。請原諒我不能站起來，因為我只有一隻木腳啊！我是家族中最後的一員。我們是一個短命的種族！』

蠟燭靜默了片刻，心裏盤算着要不要回答這個紅頭的小傢伙。後來她終於油腔滑調地說：

「『我的名字叫蠟燭。可是我要請你注意，我不能和你平等地做朋友，因為你是用來做我的僕人的。我的父親是牛脂公爵，我的母親出身在富商棉花的家庭裏。我有個親戚是在教堂裏服務，我的一個哥哥站在聖誕樹頂上，和聖誕天使住在一起。他們非常要好，結果這個奇異的天

使就和我的哥哥發生了戀愛，她相思得甚至把整個身體都融化了，因為她的天性柔軟得和蜂蠟一樣。」

「你講得很有趣味，」火柴說，「不過我絕不是你的僕人！」

「你當然是我的僕人，人家把你放在我的旁邊，就爲了我，他們要在晚上用你來點亮我！你想我在這裏擔任着何等樣的職務！我向一切東西放光！我代替了太陽，我是他在地球上的代表。沒有了我，小主人就不能寫他可愛的詩歌，他總是在晚上寫詩，因為他正戀愛着一個美麗的姑娘！」

「你的話很有趣味，」生着木脚的小火柴說，「可是你沒有了我，也就完全不能發光，因爲先得由我用火來點着你。不要太看不起人！我雖然小，雖然只生一隻木脚，可是我是個能幹的人，因爲我的頭腦裏還有着些東西。」

「朋友，請你不要辯論吧！我是不能動火的，我動了火就要毀傷我的身體，我的壽命還長着呢。你生的是木脚，自然一下子就會變成了灰，可是我有脂肪來充實我的活力，要比你和你的弟兄們壽長得多哩。」

「那隻生着奇特的絞脚的老桌子，在這屋子裏已經服務百年以上了，這時忽然格格地大聲響起來，把蠟燭和火柴都嚇了一跳，住在老桌子裏的蛀蟲，也再不敢鑽洞。這桌子似乎是在生

什麼東西的氣，可是誰也聽不懂這個老孩子在說些什麼話。

「你的牛皮吹的太大，架子擺得太足，像所有吸人脂膏的有錢人一樣，」火柴說，「可是你雖然比我活得長一點，卻也終有死的一日，等到你壽命終了的時候，看你能不能像我這樣地勇敢就死。在我臨終的時候，我發射了我的火藥，像老於行伍的兵士一樣，於是嗤的一聲，就什麼都完了。我盡了我的責任，就瞑目地死了！因為盡責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我們這一盒裏的六十二個瑞典人都盡了責任，發過光就死了。規避責任的只有兩個，他們因為摩擦時折斷了身體，於是主人就氣憤憤地把他們投在水裏，說，「不中用的東西！」」

「『夠了，』蠟燭說，『我們看着罷。只要你今夜不離開我，給我一個猛烈的火；再說，你到這裏來的職務，原是給我引火的。我的頭髮打着很美麗的辮子，塗着很光滑的油脂。我的頭髮是白的，不過我年紀愈老，發光愈久，色澤愈黑。這是和人類完全相反的。人類年青時頭髮是黑的，年老時漸漸斑白！可惜的是你不能看見我發光。在那種時候，我的心裏是非常感動，往往流下大滴的眼淚，落在我的衣服上。是的，人生是艱苦的！』」

「小木人沒有出聲。蠟燭的神氣太驕傲太自大，使他覺得有點討厭。他躺在他小小的木牀裏，獨自在作樂着。

「太陽西沈，夜色漸深，黑暗籠罩了大地。在屋外高樹上喧吵不休的黃鶯，已經睡着了，小鼠

躲在荷蘭火爐背後吱吱地叫着。尖塔裏的老鐘鏗鏘地打了九下，門開了，一個少年走進室內。

「『現在，』蠟燭想，她的心情是非常激動，要是她真有一個心臟，準會患心忡症猝然倒斃。『太陽已經去安睡，月亮已經跑到美國；這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在黑暗中照耀的只有我的亮光。』」

「少年人拿起了躺着火柴的小木牀。『只有一根了，』他說，『希望他要盡職才好啊！』」  
 「那個木脚人擺着立正的姿勢，腰身挺得筆直，像一個古代的英勇的戰士，爲了盡職而從容就義。」

「『再會，』他說了就把他粉末的頭顱猛撞在盒邊上，然後吱吱地發出一流光，履行着他的職務。他很快地焦頭爛額，變成灰燼了，但是蠟燭卻不能夠看見這些，因爲現在是輪到她來就職了。少年已把她的白辮子用火柴來點着了，這是她一生中最嚴肅的時候；她努力發光，自以爲能夠和太陽相匹敵。」

「少年愛上了了一個美麗的姑娘，深夜還在寫他的情詩，寫過後嘆了幾口氣。蠟燭要發出更強的光；她的小辮子愈變愈長，她的火焰閃爍不定。但是那把大燭剪爬起來張大了嘴巴說，『小姐，請不要太撒嬌罷！』於是他把蠟燭的辮子咬去了一段。燭小姐認爲受了侮辱，淌了幾點濃厚的眼淚。但是燭剪生就了一副叭兒狗的性子，對於燭小姐一點也沒有同情，他伸開了兩腿，張大

了嘴吧，躺在蠟燭的旁邊，等候着再去咬燭小姐的辮子。

「你這個傢伙非常野蠻，一點也不懂得對待女子的規矩，」蠟燭含着眼淚說，「先前有個老兵，也躺在我的足邊；他爲了我，不辭親冒烈火，連性命也爲我犧牲了。但是你，簡直不像個騎士。」

「哼！這裏有規矩」燭剪把嘴一張說，「我只行使我的職權，其他不問這間屋子裏不許娘兒們留長辮子。我不喜歡長的火焰；我的主人也不喜歡。娘兒們是不該抽煙的，然而你方才卻在抽煙，弄得屋子裏烏煙瘴氣，我的好小姐。現在你且別哭，否則你消耗太快，是會活不長久的。」

「我的親戚是教堂裏的一支大蠟燭，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把聖誕節的天使融化了！這個我早已聽見你說過了，小姐！當心你這花邊的裙子，你已經把牠露滿了眼淚，你愈是痛哭，你的生命就結束得愈快！」

「我還可以活好多的時間，」蠟燭說，「生活是很有趣味的，你活下去總可以學到一點新的東西。」

「廢話！老是那一套，說了又說。我躺在這裏，幾百年，隨時在留心着修剪蠟燭的長辮子，阻止她們發煙冒霧，幾百年如一日。年青的姑娘們總以爲來日方長，眩耀着她們的溫暖和美麗；她們漸漸養成了驕傲的習性，愛慕虛榮，滿以爲一定有個王子來向她們求愛；但是結果她們

卻漸漸消耗，失去了固有的美，老是哭哭啼啼，把個身體躑躅得不像個樣子，下邊生着一雙厚厚的脚。長長的淚痕掛在白白的裙子上，她們的辮子也散亂不梳，不住地冒着煙，不久就像早晨跑來整理桌子的老葛斯泰夫那樣地打着噴嚏。最後她們乾得像一個乾癟的梅子，又小又無價值，於是沒有人需要她們，這樣事情就完結了。我根本厭惡女人。在二十五年前，我娶了鏈子。我一心奉獻給她。我們和一個有地位的紳士交往，發生密切的友情，這紳士是一個白銅燭臺。說也不信，一天她拋棄了我，跟着那個傢伙逃走了。所以我說：所有講愛情和留長辮子的女子給我滾開罷！一切全是欺騙！」他說了，就要咬去了蠟燭的一段辮子，蠟燭聽了老吧兒狗的話，她是非常地憤怒，把火焰一撲。

「『好，如果你對待鏈子像對待我一樣，那末我也不怪她跟白銅燭臺一起逃走，因為你是一個蠻橫的傢伙。生命在我還只是開頭，我想這是很有趣味的。我將要設法去找一個好的配偶，一個漂亮的配偶。當然，我對於第一個來求婚的人是不會答應的。』」

「忽然有嗡嗡嗡嗡的聲音！一個肥胖的甲蟲爲燭光所吸引，從窗子裏飛進來，躺在她的脚邊。他的腿上有很大的一把刷子，他用這刷子來整了整他的鬚髭和燕尾服，因為他很懂得拜會一個女郎的禮貌。他的形狀十分古怪，肥胖的身軀，彈丸似的頭，和異常矮短的腳。他慢慢地繞着蠟燭爬動，幾次地鞠着躬，似乎在聽候吩咐似地。」

「第一個求婚的人來了，」燭剪說，「你得興奮一點，否則他又耍噏噏地飛去了。」

「『吓！』蠟燭很輕蔑地說，『他太胖，也太小。別的求婚人一定還有。我很年青，生命才只開頭哩！』」

「這時候甲蟲已爬上蠟燭，當他行近她火焰的面龐時，她是非常震怒，他喫驚地一閃，就翻身掉在桌子上，仰天地躺着。他無可奈何地向四周踢着他的腳，怎麼也翻不過身，幸虧燭剪伸出了一臂，才幫他站了起來。」

「『你看，朋友，我是多麼倒楣啊。我要另外去找個火焰，這個傢伙太神氣，我看對付她的最好辦法是咬去她的小辮子。』」

「甲蟲，心裏非常懊喪。『噏，噏，噏，』他說了，就飛向窗幕裏去了。」

「但是另一個求婚人又來了！他是個長足蜘蛛，瘦削的身體，長長腿兒，形狀十分可怕，頭上還生着一對紅色的像花梗一樣的眼睛。他環繞着蠟燭輕聲地低訴，對她瞷着兩眼，射出熱情的光芒。」

「『天啊，』她說，『他的舉止太輕薄，像個浪蕩子，臉孔又這樣醜陋！就是送給我，我也要推開去的。讓他去追求別人罷！』」

「長足蜘蛛給火光一耀，就掉在墨水瓶裏；他的翅膀染黑了，從詩人吸墨水板上爬過，留下



了一條長長的墨水跡。這可惹惱了詩人，使起性子，把他摔在窗外。

「『現在你要變成一個老處女了，』蠟翦粗聲地說，『一個太胖，一個太瘦。我想你是希望有一個王子來向你求婚吧？』」

「果然，不久就來了一隻顏色漂亮的蝴蝶，穿着藍色的綢外套，和圍着黑色的天鵝絨的領圈。他翹起了柔嫩的觸鬚，飛舞在蠟燭的四周，纏綿低訴，誰也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話。並且他說的又是外國語，屋子裏沒有一個能夠懂得。」

「那個漂亮的新客向發光的蠟燭深深地鞠着躬。也許他實在是錯認她做太陽了吧。她的光和暖吸引了他，他被她的亮光所眩惑，用了振動的翅膀來撫摩她。」

「蠟燭覺得非常樂意。她高傲地挺立着。『結果，』她想，『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文雅的青年了，』於是她照得加倍的明亮。」

「『青年，』蠟翦說，『聽聽有經驗的老人的話罷，快些走開，否則就要有禍事來了！我曾經看見過許多像你這樣的人，都因此而得到不幸的結局。有的把晚服在火焰中燒着了，只落得赤足回家，有的像半夜還在豪飲的醉漢一樣，太靠近蠟燭，結果被她燒得焦頭爛額。』」

「但是那個風流的小客人並沒有把這些話聽進去。他在蠟燭的四周歡然跳舞，顯然是給她光耀的淺笑所迷住了。」

「『生命是多美麗啊！』蠟燭說。『現在有人愛上了我，像坐在那裏寫詩的少年愛上了那位年青的姑娘一樣。』」

「突然她嚇得發抖了。撲的一響，那隻風雅的蝴蝶已經掉下去落在桌子上靠近燭剪的旁邊。他原想去和蠟燭接一個吻，卻不留心把翅膀燒焦了。現在他只是無可奈何地旋轉着身體，一切美麗的計劃，全變成過去了。」

「『唉，青年人！我是怎麼說的？』燭剪咕嚕着說。『驕傲是失敗的先驅。不聽良言，就活該受苦，你這個人真沒有頭腦！』」

「『真可惜，』蠟燭說，『但是也許還有別求婚人來吧。』」

「『你是個全無心肝的人，你又在冒煙了！』燭剪說着就跳起來張開了他的兩顎，粗暴地咬去了一大段燒着的辮子。因為他是鐵做的，所以他有這膽量。」

「老鐘打過了十點，十一點，最後到了十二點。蠟燭是愈點愈短了，室內的影子是愈來愈長了。一切都漸漸沈入黑暗之中，世界變得異樣的靜寂。桌子裏的蛀蟲已經熟睡，小蝴蝶懊喪地爬到書背後去了。燭剪也已昏昏地睡去。當老鐘打完了十二點時，娘娘的餘音還繼續了好許多時候，因為這是他最着力的工作；此後他必須再從「一點」打起，到那時候人們都已睡着，就沒有一個人會聽見了。」

「後來那個同美麗的姑娘發生愛情的青年，立起了身來，他嘆了幾口氣，悄悄地跑到他的臥室裏去了。他的步子雖然走得很輕，男僕格斯塔夫卻已經聽見了。他把睡鞋和脫靴器放出在外面，然後跑進他主人的書室，來整理書桌。蠟燭站在桌子上，還在燃燒。但是形狀卻全變了！又老又醜！他的身體已經十分矮短，時時在神經過敏地前後閃動。她的花邊衣服已被燒焦了。她淌着濃濃的眼淚，不住地喊着：『完了，完了，完了，生命是多麼暫短啊！』」

「老格斯塔夫用燭剪從燭臺上挾取了那小蠟燭頭，但是他抖抖的手指受到一震。

「『喔，』蠟燭說着當即就熄滅了，四周變得漆黑。小蠟燭頭滾在火爐的角落裏。當老格斯塔夫拖着氈呢睡鞋踱出書室時，小鼠從火爐背後跑出來，撫着鬍鬚，把所有的蠟都嚼光了。只剩下一段小辮子還一動不動地留在那裏。

「燭剪醒來，張開大嘴，打了幾個呵欠。『現在什麼都看不見，』他說。『蠟燭小姐大概早已去世了吧。是的，生命很暫短，而世界又是多狹窄啊！到了某一天，我也要跑進墳墓去。我的關節已經顯得我上了年紀。這是痛風症呢。』」

「老桌子發出破裂的聲音，燭剪靜默了，因為他知道老桌子是個吝嗇的人，不喜歡多講話。『小朋友，這就是火柴和蠟燭的故事。蠟燭自以為可以活很長的時間，覺得是個奇蹟，但是在屋子裏服務了百來年的燭剪和桌子看來，蠟燭的生命卻和小火柴一樣地暫短。所以我們生



老格斯塔夫用燭屑從燭蠟上挾取了那小蠟燭頭

存在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在公平正直地向前奮鬥，盡着自己的責任，不使燭剪不斷地剪我們的辮子。」

那古怪的老人說完了這故事，打了一個很響的噴嚏，直把他自己的粉白的辮子駭了一跳。接着他持了燭火，在我們的面前拖着沈重的腳步，走到陡直的樓梯邊去了。

## 月球上的一日

「小朋友，」在一個晴朗的夏晚，當月亮像巡夜人的號角一般地掛在樹林上面的時候，烏拉·波拉說道，「我知道，你們這批小傢伙都只會玩皮，不想學好，你們長大起來一定不會有好結果。不過我既然答應了你們，說話總得算數，今天我就教你們從我的大望遠鏡裏去看看月球上的情形。」

「哦，烏拉·波拉，那是好極了！如果你真的肯給我們看，那末我們一定到樹林裏和沼地裏去採更多的草來給你餵甲蟲！」

「好，這筆交易倒也上算！」老人說着，從一大串鑰匙裏揀出了一個大鑰匙，領我們走進客廳，這裏有一隻樓梯直通用石板蓋成的尖頂樓，那個大望遠鏡就放在這尖頂樓裏。

樓梯上很黑暗，又很狹隘，烏拉·波拉點亮了他的的小油燈，把鑰匙投入鎖孔，去了鎖，開了門，我們就踏進這間神祕的小室。在室中的一個圓柱上有一個龐大的東西，像個大砲，我們當中頂瘦的小朋友，簡直可以鑽進那個管子裏去。這東西附有各式各樣的螺旋釘和把手，都是用鋼鐵或黃銅來做成的。在管子的上方嵌着一塊巨大的玻璃，很像個盆子，在下方嵌着一塊小玻璃，看

就是從小玻璃裏看進去的。房間裏還有一隻用玻璃框子來罩住的大掛鐘，長長的擺在不疾不徐地左右動盪，樣子看去很神氣，不息地說着「的答……的答……」聲調也抑揚有致。壁角裏放着各式各樣的儀器，壁上懸着日月星辰的掛圖，書架上列着厚厚的書冊。當我們向烏拉·波拉這樣那樣地詢問時，他只是粗聲地喝道，「不要囉嗦，不要動手！這些你們還不能懂！」

尖頂樓的屋頂上，裝着幾扇可以隨意開關的大天窗，當你把窗子打開，讓星光射進來時，你就可以從望遠鏡裏去窺望這些星。房間裏很暗，連外邊幽暗的路燈也照不進來。烏拉·波拉撥開了天窗的活栓，把窗子打開了，於是就有一流灰白色的月光照到儀器上面，我們的身體在地板上投射出長長的影子。

這博學的老人把那長管子對準了銀光閃閃的月球。他旋動了許多的螺旋釘和槓桿，向這仰天的大砲裏望了好一會。然後讓我們依次去望，只見映在我們面前的是放大了幾百倍的靜寂遙遠的月世界，山脈平原都歷歷在目。

啊，這真是一個奇特的世界！我們只能看見月亮的一部分，但是這一部分是多麼廣大啊！我們初看時，只見牠好像一個光芒四射的水晶盤。後來我們又看見這上面還有許多大黑點，據烏拉·波拉告訴我們，這些實在是巨大的平原，廣闊的沙漠，也許在從前曾經是月面上的海洋。但特別有趣的卻是那些山脈。我們看見各式各樣的閃光的山頂，烏拉·波拉告訴我們，月亮和地

球一樣，不能自己發光，月球上的光，也都是從太陽裏射來的，在山頂上因為照着陽光，所以特別明亮。那些山脈在平原上投射出長長的尖影，而山谷中因為受不到陽光，所以黑暗得如同在午夜裏一樣。我們能夠看見幾千個圓形的火山口，還有連綿不斷的山脈，山上盡是些嶙峋的岩片和裂縫，從望遠鏡裏看來，好像是一塊給鼠子咬了一個個窟窿的大蛋糕。

我們望着望着，老烏拉·波拉對於我們所看見的東西，都一一說明。但是我們的連珠般的问题，使他覺得討厭起來，他用他的五彩手帕來揩了揩鼻子，把眼鏡戴了戴整，然後照老腔調粗暴地說：

「你們能不能靜一點，小壞蛋！不要老是吵吵鬧鬧才好！現在你們已經看到過月亮，知道牠是像地球一樣的球體，不過那裏一切都已死滅，已不再有人類那樣的生物存在了。如果你要明白得詳細一點，我可以同你們講一個故事，說一個小孩子如何到月球上去的事。你們且來坐成一個圈子，把耳朵撐開了仔細聽着吧！」

烏拉·波拉從鼻煙壺裏取了兩大撮鼻煙來吸了，就「啊氣啊氣」地打了兩個噴嚏，直震得他的小辮子在硬領上不住搖盪。然後他開口說：

「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名叫富蘭克，某晚他躺在牀上，久久不能睡着；他的臉上滿是月光，月亮孤孤單單地站在山背後，牠的光映在掩蓋着地面的凍硬了的雪褥上，閃出萬朵品星。孩子注



視着這銀色的盤子，見牠像是一張生着黑痣的笑臉。於是他的腦袋裏便不住地縈繞着他今天晚上所聽見的話。原來今天他們家裏有客人來，是他父親的朋友。這客人是個博學的天文學教授，他終身從事於太陽、月亮和各種星的研究。在晚餐的時候，他曾經講了各種天空的故事。小富蘭克當時偶見月亮東升，月光照進窗子來，就問起關於月亮的情形。那個帶着金絲邊眼鏡的老教授就告訴他，在孩子們中間流行着的許多關於「月中人」的故事都是假的，他說月亮是個很遠的星球，其中有連綿的山谷，廣大的平原，和深不見底的火山口，不過在這個奇特的世界上，簡直寂靜如死，既沒有生物存在，也從不會有過人類的足跡。

「要是有一天我們能夠到月球裏去觀光觀光，那纔有趣呢，」富蘭克的母親說。他的父親以為人類在過去已經發明了許多奇怪的東西，將來一定有一天竟能設法昇到月球上去的。於是老教授就在他的金邊眼鏡裏露出一臉的笑容，掉頭對小富蘭克說：「但願如此呢，小朋友，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必定一同去作首次的月球旅行！」

「正在這個時候，富蘭克的母親卻來催他睡覺去了，因為那時候天色已經很晚，而小孩子要保持健康的身體，就必需有充分的睡眠。可是老教授所講關於在遠遠的天空中運行的星球的故事，卻使這孩子聽了大為感動。他躺在牀上默想着飛行於廣漠的天空和漫游於遙遠的星球的情形。慢慢地他把眼睛閉攏了，月光軟軟地在他的臉上撫摩着。他的眼皮愈來愈重，終於跑

進了睡鄉。

「突然，小富蘭克看見寢室的門開開了。接着老教授探進頭來。他高高興興地向富蘭克點了點頭，但是他的神氣看去已經老了許多，他的頭髮也雪白了好。好像他們已經闊別了許多年的樣子。」孩子，「他說，『你還認識我麼？我是你的老朋友，就是那個喜歡看星的人。你還記得，當你從前想到月球裏去的時候，我曾答應你一同去的麼？我同你分別了以後，我就設法製造一隻巨大的空間飛船，朝朝夜夜努力地工作，現在已經完成了。我既然答應你一同到月球裏去，當然要守約。跟我來罷！你的爸爸已經在外邊等着了。』」

「當下我們的小朋友就像兔子般地從牀裏跳了起來，趕快把衣服穿上了。他的母親又跑來替他加上一條圍巾和一件皮外套，然後一同跑到屋子外去。

「在屋外的廣場上停着一艘古怪的飛船，一半像飛機，一半像飛艇，有機翼，有推進器，還有一個巨大的艇身，上面圍着厚厚的玻璃壁。飛船四周沾滿了許多看熱鬧的人，都驚異地張着嘴吧。鄰居的斐利普原是個專管開事的『百曉』，在人堆裏傲然地表示他的博聞多見：『你們知道這是什麼一會事？那船裏坐的是我們的總統。他是要飛到北極去的。聽說那裏的掃雪工人罷了工，他要去給他們一次訓話哩。』但是警察羅伯特卻脹紅了臉，翹起了鬍鬚，東來西去地不住嚷着：『請大家走開些，走開些！』」

「富蘭克的父親和教授這時就望人羣中擠了進去，他們都裹着厚厚的皮衣，招呼了富蘭克跟在後面。他的母親送他們上船，跟各人一一握過了手，又撫抱着她的孩子，沒精打彩地望着那艘飛船，眼睛裏有點溼潤的樣子，因為做母親的對於月球旅行總是不大感覺到十分興趣的。富蘭克自己的心情也覺得有一點緊張，但是教授卻非常高興，說是此去決沒有絲毫的危險。隨後他們都跳進了那玻璃的大船艙，教授把各種的螺旋和槓桿撥動，那隻大飛船就轟轟地離開地面，像螺旋似地筆直向空中旋上去了。」

「在下面，人們歡呼着『嘻嘻，哈哈！』手裏都揚着帽子和手帕，所以這時候你竟可以指出其中有多少個禿子，你還可以看見富蘭克的母親站在那裏掉眼淚。」

「市鎮是漸漸縮小了。屋子看去像一個個玩具，花園看去像一片片蘚苔，到了後來，只像是一些五色的斑點。他們是越飛越高了。他們所見的景色也變幻得越奇特了！樹林已變成了暗綠色的大圍巾，山脈和平原已無從分辨，河流像是一長條閃亮的錫箔。突然，這一切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種濃密的白色東西籠罩在四周，像是個牛奶的海，水在窗玻璃上流下來，像是用噴水壺來澆過了一樣。小富蘭克覺得害怕起來，奔到了大人的身旁，可是他們都笑着保證不會出什麼亂子。」

「『別膽小，孩子，』教授說，『你所害怕的實在只是一塊雲，我們正在雲層裏穿過，這塊雲

大約離地面有二萬三千英尺。你看着罷，我們快要穿過牠了！」

「果然，青的天，白的太陽，不久就再出現在頭頂，在下邊，雲像是一大堆白色的泡沫，約有一千多碼長，兜着風在很快地飄動。從牠變幻無定的孔隙間，你還可以遠遠地瞥見那亮晶晶的地球。」

「爲什麼所有的東西都變得那樣的潮溼呢？」小富蘭克恢復了他鎮靜的態度，問道。

「喔，那是很容易明白的。」教授回答說。「你想，雲實在只是由水蒸汽所凝成的一團微小的顆粒，跟水壺裏噴出來的白色水汽一樣。當這些微小的顆粒衝在寒冷的窗玻璃上的時候，就冷凝而成爲許多較大的水點，溼淋淋地附着在窗玻璃上，此種水點愈聚愈多，結果就像小瀑布一樣地流注下來。」

「像這樣地在雲端裏旅行，真是奇怪透頂的事！在下邊的我的同伴，怕永遠沒有像我這種機會罷！」

「這個你想錯了，我的孩子！他們像你一樣，是時常在雲端裏旅行的，因爲他們時常在霧裏行走，而所謂霧，實實在在就是接近地面的一種雲。」

「不久，那裏又新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地球像一個大圓盤，現在已遠遠地沈在他們的腳底下，從上面望下去只能看見牠的上面。一塊亮，一塊暗，亮的是海洋，暗的是陸地，此外就什麼

也辨不清楚了。就是那些雲塊現在也遠在下邊，看去好像是地面上的一片片殘雪。空間飛船以巨大的速度，向天空直沖。歐洲的地形看去正像繪在地圖上的一樣。靴子形的意大利，成爲黑壓壓的一長條，伸出在地中海裏；在北方，位置着瑞典和挪威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像是一隻正在跳躍的獅子；再北去，一片銀光，那不用說就是北極附近的冰雪世界了。在西方，是一片廣大的灰黑色的東西，那是大西洋。至於人類以及人類的業蹟，卻連影子都沒有，從這種地方想起來，可見人類的世界在宇宙間是多麼渺小，然而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卻頗有恣意殘殺其同類，攫取比別人更多的土地，這真是愚不可及！

「現在，又有更特別的事情發生了：自從他們昇空以來，飛船始終從地球垂直上昇，向着太陽飛去。然而他們的目的地是月球，而月球卻差不多在與太陽相反的位置，因爲當時正值滿月，所以現在他們只能繞着地球飛，去到地球的另一面。在那裏，此刻是在夜間，月球正高高地懸掛在天空。老教授把牠奇異的飛船轉了個方向，於是小富蘭克就發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在起初，這地球在他們的底下原像個發光的大圓盤，可是到了這時候，邊上漸漸缺蝕，最後簡直變得像一個半月，另一半不知怎地都消失了。這景象連富蘭克的父親也覺得驚異起來。他們的驚愕的聲音，就把博學的老教授從他默默的沈思中攪醒了過來。『是的，』他說，『這景象粗看起來雖然奇怪，可是理由卻十分簡單。你們想，地球不能發光，只是個黑暗的圓球，他的半面的亮光，

全是從太陽裏射來的，這好比一個皮球，當你把它帶到暗室裏，用燭火來照亮牠的半面，其情形也是如此。照不到太陽的半面，十分黑暗，那就是在夜裏。我們這船本來是一直在地球的光亮的半面飛，現在我們是在飛向地球的黑暗的半面去了。此刻我們正飛在光亮與黑暗的交界地方。在左邊，我們還能看到在白天中的半球，在右邊卻已成黑夜。因為太陽的光照不到那個半球上，所以我們就不能看見牠了。那是非常簡單的，是不是？就是小富蘭克也一定會懂得吧？」

「是的，這個到月球去的小旅行家是確實能夠懂得這些的。他在學校裏早已聽見教師講起過，只是他現在親眼目覩，倒反而覺得十分奇怪了。然而奇怪的還不祇此！不知怎麼一來，他們和他們的船都突然被包圍在黑暗之中。太陽像着了魔一般地失蹤了；牠已落在地球的背後。在他們的頭頂是閃閃的繁星，離天頂不遠處就是那渾圓的滿月，在牠的淡淡的光輝下面，不慣於黑暗的眼睛，也漸漸習慣起來了。」

「『看，』老教授說，『現在地球是在我們和太陽的中間，因此太陽光已不能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是站在地球的影子裏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境，正如在月蝕的時候月球所處的情境一樣。在那種時候，月球站在地球的影子裏，所以給遮暗（即蝕去）了。這些都是極簡單的事理，一點也沒有什麼神祕古怪！』」

「『像這樣的一次旅行，真不知道要學到多少知識！』富蘭克的父親說，『到將來我們也

會變成天文學家呢，孩子！」

「現在，地球已不大看得清楚了。因為他們已經飛進了完全照不到太陽光的一邊，那裏照着的只是一些微弱的月光。牠像一個灰白色的圓盤，向遠遠的空間中逝去，在牠的四周，又圍着更遠的點點繁星。」

「現在大家都感覺到異常的寒冷，雖然船艙中備着電爐，卻還是在厚厚的皮衣裏邊發抖。富蘭克的父親問起這寒冷的理由，老教授就高興地給他解釋。」

「在空間中，」他說，「若是用溫度計來測量，其溫度大概是攝氏零下二百度。這個溫度原是无法算得很準確的，但是我可以確定，上面所說的，總該是個很近似的數值。此刻我不能跟你詳細地解釋，因為我怕小富蘭克不能懂得這些，但是我想他一定會相信我的話。試想在地球上，凡是幾個月照不到太陽光的部分（如南極、北極等），就什麼東西都凍結起來，極地探險的人，測得那裏的溫度平均在零下六十五度，然而這還是在地面上，時常有從暖地來的氣流，把熱傳播過去。至於在空間中，就無論如何不能有所謂溫暖。因為熱是附麗在物質上的。只有在有物質存在的地方，物質受到了太陽或其他熱的物體的熱，才能溫暖起來。但在空間中，既然空無所有，其中連空氣都沒有，那末……」說到這裏，他的談話被突然打斷，同時每一個人都嚇的呆了。一個巨大的響聲振動着耳鼓，接着又聽見船壁上發出一陣劈劈拍拍的打擊聲音，真使人就心不

把那隻飛船打個粉碎。小富蘭克駭極，急忙從窗子邊逃開了。像拳頭般大的石子紛紛地打在玻璃上，有幾塊爆裂了，散出幾點火花。

「『月中人，月中人，』孩子尖聲地嚷，『他們看見了我們，他們射擊我們！』」

「他的父親也喫驚地倒退了幾步，天文學家臉色泛白，手足無措地在那裏踱方步。」

「這一次的亂子實在只有幾分鐘；不久危險過去了，但是教授的心情卻還不能安靜下來，對於他的同伴的接二連三的問題，全不理睬。他小心地檢查着船上的一個個機件，直到自認爲各部分都無損害以後，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氣。」

「『天知道，』他說，輕輕地掠着他灰白了的頭髮，『真糟糕！照理我預先就應該有一點準備，可是掛一漏萬，總是免不了的！』」

「『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富蘭克的父親問。」

「『那些是隕石，他們在天空中遊行，數目何啻幾百萬。我們在地球上時常看見最小的隕石，成爲急速移動的火星在天空中飛過。我們稱之爲流星，但是巨大的隕石，我們是不大看得到的，牠們像火箭般地發出閃光，射出火花，最後掉在地上，成爲石子或鐵塊。這樣的隕石，你可以在任何博物院裏見到。要是牠們果真把窗玻璃打碎了，那末我們大家就性命難保，因爲窗子一打碎我們是會悶死的。』」



「悶死？爲什麼？」

「這個，你想喲，空間中是完全沒有空氣的。這裏地板上放着的大鋼筒，就裝着供呼吸的氧，是我從地球上帶來供旅行中需用的；這些鋼筒在徐徐地放出氧，使我們能夠維持正常的呼吸。然而這船壁假使給流星所打破，那末我們在沒有空氣的太空之中，是立即會窒息悶死的！」

「這才使他的同伴明白這次的旅行，實在帶着冒險性，現在危險雖然已經平靜地過去，然而過後想來，還未免有一點驚心動魄的樣子。」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覺得離月球愈來愈近了。牠像一個圓盤，盤上的一切，看去都很親切。牠懸浮在他們的頭頂，發出柔和的亮光。他們的船就正對着牠的方向，以極快的速度行近去。」

「『月球離地球究竟有多少遠，我們旅行到那裏要多少時間？』富蘭克的父親問。」

「『地球離月球約有二十四萬英里，朋友。』天文學家回答道。『其實這也不能算十分遠，只有從柏林到紐約來回路程的三十倍，許多有經驗的海員，還在走比這更長的路程呢。一個砲彈能夠在十天之內從地球射到月球，只要牠的速度不在中途減慢下來；如果地球上有了鐵路通往月球，那末一輛特別快車晝夜不停地行駛，化六個月的功夫也可以到達月球。然而我所發明的這飛船，其速度之大，遠過於砲彈，所以我們不久就可以趕到月球。你們看，我們這位老朋友已

經近在目前了；現在我們大家得預備登陸。最要緊的是大家該各自把氧盔戴好，因為在月球上是沒有空氣的，你得知道人類之所以不能在月面上生存，就由於這個緣故。現在我得把船的制動器調整一下，否則速度太大，到那時和月面一碰撞，真會被撞個粉骨碎身，大家同歸於盡呢！」

「於是三個人大家忙碌起來，但是不久就都裝扮得像戴着銅盔的潛水夫一樣，這盔把頭部完全包住，使與外界隔絕，在頸部又用橡皮帶收緊，所以不致漏氣。背上縛着貯氧的鋼筒，由一根管子把所貯的氧輸送到盔裏去。盔上開着一個有格子的玻璃窗，可從此望見外邊的世界。不過怎樣能夠聽見外邊的聲音，和別人的談話，這在小富蘭克的心裏，卻是個不能了解的問題。」

「他們的四周又包圍着一種奪目的亮光；這是從眩耀的月面上射來的。教授在忙着撥動各種的槓桿和螺釘，旋轉許多的把手和輪子，富蘭克的父親也在旁邊幫忙。這位老先生所費的力勁實在不小，他的白髮和衣角在背後不住動盪；結果終於把一切都整備舒齊了。」

「『現在，』他說，『快近那個嚴肅的時間了！再息片刻，靠了我這偉大的發明，就有第一批人類在月球上駐足。但是大家要當心，那個制動器的效率，即使確實良好，也難免發生猛烈的衝撞，而引起傷害。所以你們快些去坐上懸空的吊椅裏；這些吊椅是用橡皮、羽毛和彈簧來做成的，可以免除直接的撞擊，減少震撼。』」

「各人的心裏都在像鎚子一樣地一上一下，富蘭克想到了他也許會遭逢到骨肉迷糊的

慘劇，兩腳就不住發抖。可是時間已不讓他們作過多的幻想。他們才得在橡皮吊椅裏坐定，那飛船早已到達了月球！

「『坐好！坐好！』教授高聲地嚷着。當下就聽見轟隆的一聲巨響，每一件可碎的東西都震的碎裂了。小富蘭克的耳朵裏，只覺得噙噙的一陣響，渾身的骨頭隱隱作痛。但不久就寂然無聲，如在午夜，一切都平靜下來。」

這時候，老烏拉·波拉中斷了他的故事，又吸了一大撮鼻煙。孩子們一個個都興奮異常，張着嘴吧，像鼠子般寂靜地坐着，暗自推測這幾個月球旅行者的未來的命運。

「孩子，」烏拉·波拉說，「快把你們的嘴吧閉閉攏罷，不要給蝙蝠飛了進去！你們得讓我一息一息力。我是個老年人了，說起話來不像你們這班吵鬧慣常的野孩子那樣爽利！」說着他又吸了兩撮鼻煙，搖頭擺尾地打了幾個噴嚏，這才再繼續他的故事。

「在那艘殘破了的飛船裏的旅客殞直地躺臥在月球上，如果有人看見了他們的那副形容，一定以為都氣絕了。但實在他們只是暫時失去了知覺，富蘭克的父親身體最強健，所以第一個爬了起來。幸喜他一根骨頭也沒有跌破，並且看見其他兩人也還好好地活着。待他們蘇醒了以後，他就把他們一個個扶了起來。各人除了撞起幾個疙瘩，擦去一些皮膚以外，並沒有什麼大傷害，而靠了教授的藥箱，很快地把各人的微傷都醫好了。我想，我們的小富蘭克雖然淌過幾滴

眼淚，但是大致說來，總該算是很勇敢的了。

「『現在我們是否已在月球上了？』他問，仍舊帶一點焦急的樣子。『不過這裏的石子，這裏的砂土，還是和地球上的一模一樣啊，那又是怎麼一回事？真有點奇怪；天上有太陽，但同時卻還有滿天的星，像在夜裏一樣；並且時候雖在白天，可是天空卻又是那麼黑暗。』」

「孩子不住地發問，但是沒有人回答他；好像他們都沒有聽見他的樣子，他這才留心到就是他自己也聽不清楚他自己的話。

「『這是什麼道理？』他自己問自己，『想來是由於我們頭上的銅盔把聲音隔斷了。』正在這時候，教授觸了觸他的臂膀，又向富蘭克的父親做了個手勢，叫他注意。然後他從衣袋中摸出一支手鎗來，放了三鎗。他們果然看見火光，也看見煙霧，可是聲音卻一些也聽不出來。他們看見這博學的教授對於他們的驚奇在竊笑，同時他從袋裏拿出一本記事簿來寫道：

「『因為月球上面沒有空氣，不能把聲波傳到耳朵裏來，所以我們不能聽見任何聲音。在地球上，假使我們把一隻電鈴放在玻璃鐘罩裏，然後把鐘罩裏的空氣抽出，我們也不能聽見電鈴的響聲。在這月球上，就是在我們身邊放砲，也不能聽見砲聲。現在你們要發問，就得用文字寫出來，我要回答你們，也只有寫在紙上。』」

「他們點點頭，表示會意。接着富蘭克的父親用手指着奇異的天空。太陽像一個大火球懸

在空中，跟在地球上的一般無二，不過這裏的天空漆黑一團，像在夜裏一樣，所有的星都歷歷可見。

「教授也點點頭，揀一塊大岩石來坐好了寫道：『這也是由於月球四周並不包圍着空氣的緣故！地球上的藍色天空，是太陽光照射着高空中的空氣層而產生的，因為這層空氣十分明亮，所以把微弱的星光掩住了。在這裏月球上，既然沒有空氣，自然在日間也可以看見星光。』」

「『這個世界真是奇怪，』富蘭克想。『在這裏沒有人能夠吵鬧，也沒有音樂或唱歌可以聽見，即使有整隊的兵士或貨車開過，也將聲息全無。我們學校裏的所有功課，都得寫下來，並且人們要鬥嘴嚼舌，也得到紙上去。』」

「教授站起身來，招呼他的同伴跟着他走去。在他們的前面，是一個高高的山峯；這山峯矗立在一個大平原的邊境，教授領他們登上山去，想擴一擴眼界。四周都是些不毛之地。遠遠近近沒有一小點綠色的東西，沒有一株樹，沒有一棵草，看不見一隻鳥，也看不見一條蟲。極目望去，有的只是一些碎石片，以及深暗的岩洞和廣闊的罅裂，還有掩覆着乾熱的沙土的更為單調的平原。由於死一樣的岑寂，和墨黑的天空，這景象真有點陰森可怕！用地球來和牠一對比，該顯得是多少美麗，上有蔚藍的天空，下有草地，樹林，河流，海洋，以及千萬種不同的動物，而此外更到處有飄浮的雲，淒其的風，悅耳的音樂以及快樂的生命。」

「他們走不多久，就來到了山頂，這才看明白了山脈的實在形狀。他們的前面展開着一個其大無比的平原。教授告訴他們，在地球上用了一架大望遠鏡就可以看明白月球面上的一切情形。觀察月球的人曾經攝取了許多準確的照片，繪成月面的地圖給各條山脈各個平原都取了名字，正如地球上繪地圖的人給各個地方都取了名字一樣。

「『這個大平原，』他指着寫給他的同伴看，『天文學家稱之爲『雨海。』在從前，牠也許是一個大海，可是現在早已乾涸，正因爲這個死去了的世界上已沒有空氣，所以也沒有水了。在這個平原的邊上，你可以遠遠望見一連串頂上閃着銀光的大山脈，天文學家稱之爲『亞平寧山脈。』在平原的中央，你可以看見一個奇怪的火山口，像這一類的火山口，在這個奇異的世界上不知有千千萬萬。你們看着，牠們都是岩石圍成的大圓圈，而在這大圓圈的中央，往往有一個錐形的小山。』

「小富蘭克拿出他的記事簿來寫道：『月球上面所有的這些火山口，看去很像是蝕空了的雙重牙齒。』教授笑了笑，在下面寫道：『是的，孩子，你的話說得很對，不過這種牙齒往往有三十多英里闊呢。』

這一羣旅客現在又向月球的另一面走去，在那邊因爲照不到陽光，所以四周完全給黑暗所籠罩，而現在他們所駐足的地方，已臨近黑夜的邊境，那裏的月面也快要背向太陽了。富蘭克

覺得，他在月面上跑起路來，不但速率巨大，而且毫不費力，心裏奇怪了好久。由於偶然的高興，他拾起一塊石子來向空中擲去。這更使他驚異地呆住了！那石子直飛空中，高得差不多看不見形迹，結果又落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教授看見他的擲石子，看見他的驚奇，就叫他留心看他的表演。當下老人向前急奔了幾步，然後從一個小丘上把身體一縱，就躍入空中，飛過一個像屋子般高的小山，最後輕輕地降落在對邊的山脚下。當他在空中的時候，衣角飄動，手舞足蹈，那種形狀是非常的滑稽，這使在下邊觀望的父子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們對於這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表演，不用說是充滿了好奇心，他們立即也照樣來玩這個跳高的遊戲。富蘭克的父親比老教授跳得更高。他也來試玩投石的遊戲，他自然擲得比富蘭克更遠，有一塊石子竟遠得不知去向。當他玩過了以後，就同着富蘭克跑到教授面前，問他爲什麼他們在月球上所化的力氣，竟能做地球上最有力氣的人所不能做的事。例如有些巨大的石塊，在地球上連富蘭克的壯健的父親都捧不起，可是富蘭克卻竟能把牠們高高地舉起來。然而這些現象雖然奇特，經教授一解釋，倒也極容易明白。

「他坐下來寫道：『月球比地球小得多。用我們的地球可以造成四十九個月球。月球因爲太小，所以對於物體的吸引力，並沒有像地球那樣地強，因此在月球上的所有物體，都好像輕了不少，我們只消用很少的力氣來舉起牠；換句話說，也就是憑了我們的力氣，可以在這裏拾起較



從一個小丘上把身體一縱,就墮入空中



重的石塊拋着較遠的距離。因為我們身體的重量在月球上只及在地球上的六分之一，所以憑了我們的力氣來運動，身體就可以比在地球上輕六倍，來跳躍，就可以比在地球上高六倍！這些道理都非常簡單，從此可見，宇宙間實在無所謂神祕。一切現象的發生，都十分自然，你知道得愈多，你所能解釋的現象也愈多！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世界，』富蘭克就想。『假使我從地球上帶一磅巧克力糖來，再在這裏用彈簧秤來稱一稱，即使我一粒也沒有喫掉，也只剩了六分之一磅！』

「他們輕捷地向着月球黑夜的一面繼續走去，因為他們的身體很輕捷，所以他們走得雖快，卻並不覺得疲勞。太陽在月球的地平線上愈降愈低了，不久他們就突然陷入黑暗之中，因為月球上沒有空氣，所以在白晝與黑夜之間，天空中沒有燦爛的晚霞，也沒有蒼茫的暮色，不像在地球上，由於高處的空氣能將太陽光反射下來，所以日沒以後還有相當的亮光。這時候，只有幾個高山的頂上還有些陽光照着，給下邊黑暗的世界一對比，倍覺明亮，像是冰做的一樣，但是當這一點陽光也給別的山峯掩沒了以後，那才真變成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富蘭克的父親想擦一支火柴，可是火柴頭一閃就熄滅了；你看，他是忘記了在沒有空氣的地方，是什麼東西都不能燃燒的。但是老教授早已有備。他的腰帶上掛着一個很大的手電燈，他開了燈，就有充分的亮光照在路上。他們走過了不少的路，突然望見月球的地平線上現出一團亮光，起先看見的

是一個光芒四射的圓頂，他們向前走去，這個圓頂就漸漸大起來。這景象完全跟地球上所見到的初昇的月亮一樣。這一團從月球的地平線上升起來的亮光，愈變愈圓，終至高高地懸掛在山頂，雜在衆星之中，閃閃地照耀着。牠的光是非常明亮，甚至使這幾位月球的旅客能夠清楚地看見他們四周的一切，因此教授也就把他的手電燈關好了。

「他們滿肚子的驚奇，站定了疑視着這個昇上天空的奇怪的月亮，不過這個月亮比地球上所見到的月亮大了十二倍。富蘭克和他的父親，看見在牠的表面上有着許多明暗的斑點，牠的形狀似乎非常熟悉，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經看見過的樣子。於是這位天文學教授拿出了他的記事簿，在上面寫了短短的幾句話，使富蘭克父子倆驚奇不置：

「在月球天空中的那個大圓盤，就是地球！給教授這麼一提醒，大家就都恍然。富蘭克在學校裏看慣了地球儀，現在碰到了這個真正的地球儀，自然能夠清楚地看出各個陸地和各個海洋的輪廓。那個大三角形是南美洲，旁邊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南極一片白光，可以想見那裏是個冰雪的世界。總之對於這幾個旅客，原來的月亮已變成了地球，原來的地球已變成了月亮。博學的教授又給他們解釋說，一切現象都很自然，正因月亮從地面上看來，像浮在天空中的一個星，所以地球從月面上看來，也必得像一個星，不過形狀大些罷了。

「於是這三個旅客就借着地球的光在各處遊覽，正如地球上的人在月光下夜遊一樣。不

過在遠遠的地球上，那景色是非常美麗的，那裏有樹林，有原野，有花，有鳥，有海，有河，還有忙忙碌碌的人，可是在月球上卻什麼都沒有。想起了這些，就使富蘭克和他的父親突然懷念到他們的故鄉，他們渴望着能及早回家，去看看他們的屋子，他們的花園，尤其是分別時依依流淚的富蘭克的母親，想她一定在日夜盼望着那飛船的歸來吧。

「富蘭克拖住了他父親的手，遠指着地球。他的父親會意，便跑到博學的教授身邊，在他的肩胛上一拍，然後示意使他明白。他們現在應該上飛船去設法回家了。」

「但是教授搖了搖頭。『飛船已經摔破了，』他寫道，『我們只好留在月球上！』」

「那末我們應該把牠修理好來，」富蘭克的父親寫道。

「不！我們要留在這裏；這裏很有趣，我還有許多的現象要研究，因為我要寫一大冊關於月球的書。」這是天文學教授的回答。

「富蘭克的父親強硬地抗議，並且猛烈地抨擊這位頑固的教授，說他不應該沒有把回來的方法想好，而貿然引誘他們到月球上來。但是老教授只是頓着腳，作着同樣的回答：『我們要留在這裏！』」

「這位年老的學者好像突然變成了個野蠻的魔鬼。他的眼睛在眼鏡背後狡猾地溜動，同時粗暴而威脅地揚起了兩手，小富蘭克看見了這副形容，又是焦急又是害怕。」

「教授和富蘭克的父親忽然互相扼住了咽喉，扭做一團。他們你推我拉，越扭越遠，終至走到山岩中的一條裂縫邊，這條裂縫陰森黑暗，正不知道有多少深。於是那個含着眼淚的小富蘭克急忙趕過去，拖住他父親的外衣，想把他拉開，以免掉入這黑暗的深淵，可是已經遲了。他們一齊顛倒地翻身下去，掉啊掉的，掉入了這掉不完的無底的黑暗之中……」

「富蘭克突然覺得有一隻手把自己拉住了。這是在白天……他的母親站在牀邊，笑着說：「『懶蟲，怎麼睡到這時候還不起來？醒醒罷！太陽已經昇得高高了。我聽見你睡夢中在叫喊；你是在做夢吧？這是由於你昨天晚上聽講月亮，睡得太夜深了！』」

## 世界的末日

「你們看，」老烏拉·波拉擦亮了他的玳瑁眼鏡說，「這是個世界的擴大鏡，人家通常都叫牠做顯微鏡。現在你們大家都跑過來，站在我旁邊，我們要望到這鏡子裏去。你們看，這是一小杯污泥水，是女傭克立斯提娜從花園的池子裏舀來的；我們要拿出一點水來放在這顯微鏡下，把牠擴大幾百倍來看。

「好，來罷，我已經把牠裝好了。現在你們就可以望進去。

「像這樣的一點水，是個多麼奇怪的世界啊！你們曾經看見過這種蠕動的小東西麼？幾千個微小的生物在盞擁而來，浮的浮，沈的沈，逃的逃，追的追，熙熙攘攘，像是大都市裏的行人一樣。看那些小船喲，他們通體像玻璃似地透明，用了柔嫩的毫毛在水裏划動，划得像箭一般快，好像有什麼了不得的公事的樣子。他們獵取食物，他們互相追逐，他們的行徑愚笨得跟人類一樣，只是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看來，也許認為是絕頂聰明的。

「過了一樣，又來一樣，他們是輪狀的微生物。他們的頭頂上生着一圈微小的手指，每個手指都不住地在動；這個圈子的形狀好像是一隻小手表裏的齒輪，當手指轉動的時候，在水裏造

成了一個小小的漩渦，於是各式各樣的微生物，就順勢旋了過來，恰好落在這齒輪的張大的嘴裏。是的，這是個非常巧妙的計策，這些小輪子得常常努力地轉動，因為要不然，牠們的肚子就要空起來了！

「看啊，在水世界的中央有個島。這實在是一張爛葉子的微屑。用肉眼是看不出來的，不過在這小世界中卻是個大島了。所有的居民都非常微小，即使把幾百個集在一起，還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一個針眼兒裏。他們從各個方向急急忙忙地游過來，因為這島上出產豐富的食品，足夠供幾千個這一類奇怪的小東西的享受。你們有沒有看見，他們在你推我擠地擁擠而來麼？看啊，其中有幾個正在亂哄哄地跳舞，好像人們在舞會中一樣，而在這食物遍地的島上的嘈雜，也正像人類在大菜館裏一樣。」

「再看這裏！他們在表演大規模的追逐！有的追，有的逃，像警察捉強盜似地，橫衝過整個的水球，從北極到南極。現在，他們已經消失在顯微鏡的邊界上了，也許他們已經沈到水點的海洋中去了。」

「哦，誰會想到，在這不到半顆豌豆大小的一小水點裏，竟然別有一天，滿住着居民，過着和我們一樣的生活！要不是這顯微鏡，我們就永不會知道他們的存在。小朋友，你們想，要是住在遠處的星球上的人，沒有非常巨大的顯微鏡，他們也同樣不能知道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事情。我們

這個小地球，和幾百萬其他星球比較起來，也不過像是一個小水點呢。

「在水點中的小東西，懵然不知他們的命運是操在我們的手中，我們是他們的主宰。我們只要用手指來在玻璃上一擦，就可以把水點揩去，將他們一古腦兒毀滅了。要是水點上的居民能夠看見我們，知道他們的命運是操在我們的手中，我想他們準會尊我們是上帝呢。」

「現在再來看這裏，這小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看啊，牠已經縮小了。室內的溫熱已經使水點在慢慢地蒸發。那是一個天災。現在這小世界裏的居民，只能擁擠在更小的空間，世界是太窄了，於是兇毆殘殺的慘劇就不斷地發生。假使我們這世界突然縮小了一半，那末我們人類間也準會發生同樣的事情。那些可憐尷尬的羣衆都擠聚在小島的附近。看喲，他們都在互相爭鬥，互相排擠。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地擠到水點的中心，誰也不願意被撇在陸地上活生生地乾死。是的，這是天災，同時也造成了人禍，戰爭和革命是在這水世界裏發生了。」

「只是自然對於水點中的災禍，卻毫不爲意。溫熱把水繼續地蒸發。現在這水點只剩下微的一點了。其中的居民都紛亂地扭結在一起。你可以看見有幾個已經一動不動地縮成一團，成爲小點的微塵而躺在乾燥的邊界上了，而且這批災禍的犧牲者是越來越多，只剩少數的居民還在九死一生中掙扎着。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即使他們在最後的小水潭中再多活片刻，可是死神還是全權地控制着這個小世界，他緊緊地抓住一切，無論是快捷如飛的小船，或是柔

嫩的輪狀的小生物。結果是同歸於盡，什麼都完了。你看，這就是水點世界的末日。現在水點已完全乾燥了，從顯微鏡裏望起來，只剩下一點灰色的塵埃，所有住在水點裏的活潑的小生物，已全部埋葬在這裏面。我們再也不看見在水點的海洋裏飛駛着的小船了，再也看不見轉動着獵取食物的小輪子了。

「是的，我們真真看到了世界的末日！」

「當然咯，這祇是一個小世界，祇是一個微小的水點，但是在其中的居民看來，卻是整個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的滅亡，在我們是誰也不會把牠放在心上的。其實我們自己的地球如果要

在明天滅亡，那末在其他星球上的人看來，也一定不放在心上；因為地球也只是個小世界，太陽比之地球要大上好幾百萬倍。你在晚上所見到的燦爛的明星，何啻幾百萬顆，簡直多得像花園池子裏的水點一樣，這些明星就大都和太陽一般大小，甚至有比太陽更大的。自然之神只要用手指一蘸，就在天空中產生了一個新的星球，烏拉·波拉高興起來，也只要用手指向住滿微生物的水裏一蘸，就在顯微鏡下創造出一個新的水世界，不過現在我不想再玩這個把戲，因為一天裏毀滅一個世界，似乎是不能再多了！」



## 鬼迷亨利

我們要去看烏拉·波拉博士時，得走過一條黑暗而靜僻的小巷，在這小巷裏有一個古代的僧侶的墳場，四周是些彎曲而高大的老樹，當大風吹過時，樹巔發出淒慘的悲鳴，晚上在這個地方走過，總有點陰森森的感覺，就是我們年紀較大的，雖然不怕什麼地獄魔鬼，可是也覺得寒心。在那種時候，我們老是緊擠在一塊兒，把脚步特別加快，因為在黑暗中走過這個地方，心裏總覺得有點異樣。

有一次，一個女孩子走落在後面，她正走之間，忽見有一片白色的東西在墳牆上飄動。牠實在只是墳丁的曬衣繩上吹下來的一條被單，可是這已夠小攸爾蘇拉嚇個半死了，因為她以為是個鬼在追趕她。她趕上我們，尖聲地悲叫驚啼，一直到碰見了烏拉·波拉博士和老克立斯蒂娜，她還在唏噓不止哩。

老克立斯蒂娜拿了茶和糕來，把我們這嚇壞了的小朋友安慰一番；但是烏拉·波拉博士卻拖着巨大的氈呢睡鞋，嘴裏嘮嘮叨叨咕嚕個不停，他痛罵愚夫愚婦的那種荒唐的思想，他斥責男傭女僕把鬼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使他們不敢走進一間黑暗的房間。

「小朋友，」他說，「死了的人決不會從墳墓裏跑出來嚇小孩子的。他們安靜地睡在地下，連足趾也不動一動。世界上決計沒有所謂鬼，可是世界上卻儘有相信鬼的懦夫。現在我要來講這樣一個信鬼的人。他也住在這鎮上，是洪醫生的車夫兼傭人。有時候他得給洪醫生駕車到鄉下去看病，或給病人送藥去。他每逢在黑暗中總看見鬼，因此人家給他個渾名叫『鬼迷亨利』。」

「這個愚笨的小傢伙在洪醫生看來，真是個討厭的東西，無論你如何替他解釋，他所看見的鬼實在全是些與人無害的東西，可是他總屢屢發現了新的鬼。現在我要給你們講幾個他所認為可怕的鬼，使你們自己以後不致於相信這種荒唐的話！」

「有一次，在冬天，斯坦堡地方的旅館老板生了病，在黃昏時候，洪醫生差亨利帶了一瓶藥水到森林裏去。當他出發的時候，天色還有一點微明，地面的雪也反射出相當的亮光，但是不久就漸漸黑暗起來了。於是亨利點着了大風燈，緩步行去，走的盡是上山的路。一路上平平安安，毫無足以引起害怕的東西。後來他跑出樹林，走到一個空曠的高原上，那裏正浮動着一層密霧。」

「氣候是非常寒冷，亨利把風燈在雪地上放，想戴上他的手套。當他剛把手套戴好，擡起頭來的時候，頓然大喫一驚，頭髮像縫針一樣地直豎起來！在他的前面，距離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巨大的人，黑黝黝的一團，迷糊地沒有輪廓，像用黑紙板來剪成的一般。他的身體上什麼都像屋子般高，在密霧中望去，已不很清楚，但他是個真實的人，活生生地站在那裏，一點也不加想像！」

「『天啊！』鬼迷亨利說，他的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因為怕那個巨人會錯認他這無抵抗的行動爲一種威脅，跑過來惹他。『天啊！這是個什麼鬼啊？可惜洪醫生不在這裏，否則可以讓他自己來看看這種夜間在山林中往來的鬼怪，因為等到明天我告訴他的時候，他一定只是對我微微一笑，說，『喬青·柏塞爾，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牛笨！』」

「亨利瞟過眼睛去望着當前的黑色怪物。那東西寧神靜氣地站着，似乎在監視他的行動。亨利剛剛謹慎小心地伸了伸臂膀，那個黑色東西也立即把臂膀伸了起來，這可把個亨利嚇得魂靈出竅，急忙轉身來想設法逃走，卻不留心把他背後的風燈跌翻了身，把火焰也撲滅了。於是他就拿了藥瓶，像野兔一般的奔下山脚去了。」

「最後他氣喘喘地停住在樹林的邊境，向四面一望。那巨人並沒有追上來，連一點影跡也沒有。」

「『討厭！』亨利想，『可惜我沒有把那風燈帶了來。在黑暗的樹林中摸索着走是有點麻煩的。我想還是再爬上去把牠拿了來吧。』他鼓起了勇氣，伸了伸拳頭，很小心地慢步走回高原去。他還能辨得出他自己在雪地上的足跡……那風燈也還好好地留在那裏。這樣看來，那魔怪並沒有把這燈拿了去，而魔怪自己也已不知去向了。只有那濃密的霧，還像一堵白色的牆壁似地飄浮在那裏。」

「鬼迷亨利掏出他的火柴盒，想把那風燈再點亮起來。心裏想，如果他就此回去，沒有把事情辦好，讓旅館老板沒有藥喫，這該是何等荒唐。他遲疑地盤算着，要不要再去冒冒險。這祇消十五分鐘的路程，在這個期間內，那個黑色巨人也許會暫時離開這裏吧。」

「風燈是又燃點起來了，亨利蹲在燈前，想裝一斗煙來吸。他偷偷地向四周一望：『該死那可怕的黑色的怪物不也蹲在那裏嗎！而且他好像比以前更大了！』」

「我們的亨利小心的站起來，但是那黑色怪物也站起來，高得直碰着天。現在自然只有逃走了！鬼迷亨利提起了風燈快步奔下山去，把地下的雪攪得像粉末一樣地在他的背後飛舞。」

「他奔了不遠的路，悄悄他又看見前面出現一個黑色的影子，這一次是在他的前面，只是謝謝天老爺，他比從前那個是小得多了！『今天總是該死了，』亨利想，兩腳站定不動。『後面一個大鬼，前面一個小鬼，使你要防備也無法防備。』後來那小鬼漸漸近來了，叫道：『是你，亨利，你這個壞坯子！』」

「『我真是笨牛！』亨利想，『這是醫生好，謝天謝地！』來的人果然是醫生，原來旅館老板曾經差人來轉言，他的身體愈來愈壞，於是洪醫生就只好親自去看一趟。他原想：『亨利一定是從山上回來了，』等到他知道他並未到過那裏，就不覺驚詫起來。於是亨利就把他恐怖的經歷

說了出來。

「『亨利』醫生說，『你真使我火出三天門！你這個人一天愚笨一天，一天膽小一天。現在同我一起走吧。天知道你這次又會看見什麼鬼怪！在密霧中的一株矮樹或一塊岩石，你會當牠是黑巨人。記着我的話！當我同你在一起的時候，巨人就會消失的。』」

「於是他們爬上高原，不久就到了方纔亨利碰見可怕的怪物的地方。濃霧依然不散，但是那個魔鬼卻不見了。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醫生說。

「『噢，那是這樣的，』亨利說，『我把風燈放在這裏，戴手套，但見在我觀望着的地方就站着那個東西！』」

「『說着，亨利把風燈放在和以前同樣的地點，指着前面，發出一個異樣的叫聲！』」

「『你看，你看，醫生！他又在那裏了，而且現在更變出兩個來了！』」

「果然！兩個巨大的黑影站在對面的濃霧中。醫生擦亮了他的眼鏡，再擡頭望去，然後發出一陣捧腹的大笑，笑得震天價響。『喬青·柏塞爾，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牛笨！』他對莫名其妙

的鬼迷亨利說。『糊塗蟲，這就是你自己的影子啊，燈放在你背後，你的影子自然投射到霧壁上去了；所以你實在是給你自己的影子趕走的！你只要搖搖臂膀，踢踢腳，你就可看見你前面的那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醫生說。

個黑色怪物也在模彷彿你的動作；因為牠實在只是你的影子，不過這影子不像在太陽，月亮或路燈照著你的時候，投射在地面上，而是投射在你面前的霧壁上罷了，因為你的燈是放在地上的。

「現在亨利完全弄明白了，他垂頭喪氣地走在醫生的旁邊，決定以後不再這樣地想了。」  
烏拉·波拉博士敲出了他煙斗裏的灰，又從新裝了裝滿。「是的，」他說，「現在你們想，凡

是所謂鬼的故事是多麼靠不住啊！亨利所見的怪物，根本是山裏所習見的東西，牠的名稱叫做『山魅』（Mountain spectre）或『布洛根魅影』（Brocken spectre）布洛根是哈爾資山的最高峰，在那裏山魅是常常出現的。一年中每當密密的霧綃圍住山頂的季節，初昇的太陽就把我們的影子投射在霧壁上，這種霧壁有時候離我們很遠，所以那影子就顯得異常巨大。你們必須明白，一個完全無害於人而在濃霧中隨風飄盪的所謂魅影，是決計不會作祟的。」

「烏拉·波拉，」那個小姑娘問，「後來亨利又看見別的鬼嗎？」

「是啊，他還看見鬼，攸爾蘇拉他真是個蠢東西，永遠在發現新的鬼，好像是受了人家的津貼，專門在那裏探訪鬼也似的！有一次晚上，他要給他的主人去拿一些外科器械，因為有一個病人生了惡瘡，須要用刀。他看見村子就在草地的對面，決定走近路，從草地上筆直走過去。附近有很大的湖澤，而且有幾處地方更非常卑溼。天色漸黑，但是在遠遠的村子裏射出稀疎的幾點火光，因此亨利還不至於迷路，只是他總得提防卑溼的沼地，否則陷入泥潭就不能自拔。他平安地

走了一些時候，突然覺得詭異起來！在他的前面，有一點小小的光在黑暗中跳舞，時而上，時而下，時而這裏，時而那裏，最後一直跳躍到他手邊可以抓得到的地方，結果卻又看不見了。

「同時我們的亨利覺得自己已經迷了路，他腳底下的沼地正在搖擺。他向四周一望。他看見他的後面隨處有一流流淡淡的光。『噢！』他想，『那些是村中的燈光罷，我幾乎走錯路了。』」

「於是他就向着發光的地方走去，可是那個奇異的小光點又閃爍在他的前面，在空中離地不遠的地方飛舞着。『滾開些，小鬼，』他說，『我要走路，你如果高興，不妨跟着我來！』」

「突然，他本來以為是遠處村中的燈火，湧現在眼前。他覺得牠們並不是固定的，卻是在他的面前飄盪着。他掉了個方向，可是那些小火焰依舊在那裏閃爍，並且在他的前後左右都有一種輕微的哀訴聲，從各處發出，像一把水壺在沸騰，地面愈來愈軟，震顫得同橡皮做的一樣。此外還有一種像是抑制着的嘻笑的聲音。當他開始奔跑要避去這些怪火的時候，那些飛舞在他前面的綠色的小火焰，忽地閃避在兩旁，但是新的小火焰又出現在他的足邊，像從地下爬出來的一樣。」

「後來可憐的亨利愕然地站定了。靴子頂頭不住擠出水來，怪光也明滅不絕。這可把那個可憐的傢伙作弄得走投無路，不知怎麼辦才好。他已完全迷了路，決不定那村子究竟在什麼地方，因為現在除了那些小小的綠色火焰在前前後後跳動之外，已經看不見再有什麼燈光了。」



「『是什麼鬼戲啊？』他屏着氣說，『他們一定是什麼精靈（我相信精靈總是帶一點綠色的，）或者是溺斃在這個沼澤裏的死人的靈魂。總而言之，他們一定是鬼，因為他們在夜間出現，並且用了他們迷人的跳舞和閃光，把一個規矩的基督教徒糾纏住了，引導他們走入歧途。我想我的主人洪醫生對於這種鬼把戲，不知又要作怎樣的解釋。』」

「鬼迷亨利迷惘地站立了好一會，還是拿不定主意，因為他實在不知道怎樣去打開這進退不得的局勢。有時候，這些小火焰飛得非常近，甚至於可以伸手去把牠們捉住，他在火冒中一連捉了幾次，可是他們都像虛無所有地從手指縫裏溜走了，並且一點也不覺得溫暖。」

「亨利大約這樣地站定了一刻鐘，突然高興地側着耳朵，好像聽見在很遠的什麼地方，有一輛車子在石子路上滾動的聲音。倏倏，這車子慢慢地走近來，又隔不久，他聽見有兩個人在談話。最後，他已能清楚地辨認在不遠處的車燈的紅光，於是他就顧泥水的飛濺，拚命地奔了過去，直達車邊。」

「『噲，噲，』他打着招呼。」

「『噲！』車中人回答。」

「『這一條路是不是通前面的村子，你們是不是恰巧也上那裏去？』」

「『一點也不錯！如果你想搭車子，就請上來！』」

「於是亨利把身體一縱，就躍入車中，暗自慶幸，這個機會的湊巧。」

「爲什麼你方纔從沼地中走出來？」一個鄉人說，「你迷了路吧？黑暗裏走這條路是很不安全的，一不留心，便會溺死在那裏！」

「於是亨利把如何來此，如何被跳躍的火焰所引入迷途，從頭至尾講了一番。」

「喔！」鄉人說，「那是鬼火啊。這些小鬼以前曾經欺瞞了不少的人。他們引誘人離開大路，使之慢慢地深入沼地，無聲無臭地淹死在那裏。據說在好幾百年以前，這村子裏住着的鄉人，都很蠻橫，有一晚天下大雨，村中來了一羣飢餓的疲勞的乞丐，想討一點喫的東西，和借一點住的地方，可是村中的鄉人卻把他們全都趕走了。於是這些乞丐走入沼地中都溺死了，現在他們的靈魂在夜間出來跳舞，想引誘鄉人到沼地裏去，把他們弄死。一般人果然是這樣說，但是據牧師和小學教師講起來，以爲這些話全不可靠而鬼火是沒有什麼神祕的！」

「真該死，這些真是惡鬼！」餘怒未息的亨利說，「對於這些惡鬼，警察是要負一點責任的，可是事實上除了你夜裏多喝了點酒，在街路上唱一支小曲以外，他們就什麼都不管了！」

「是，是，」鄉人說，「你的話一點也不錯！」說了他們喊着「邪許邪許，」他們的馬就提起脚步，走向村子中去了。亨利留心不把這個經驗告訴洪醫生，因爲他知道洪醫生聽了一定又要取笑他的……」

「我也看見過這樣的光，」一個孩子說，「不過他們都在夏晚出現，而且都飛舞在門外的樹林裏，非常好玩，像是許多綠色的小燈，較之針尖大不了多少。」

「喔，那是和鬼迷亨利所碰見的鬼火不同的，這些是螢火蟲，」烏拉·波拉回答。「在暖熱的夏夜，他們飛迴在小樹叢中，或是棲息在草葉上，任何人見了這些奇異的發光的小東西，都很喜歡。鬼火完全是另外一種東西，而且很可能地會把過路的人誘引到沼地上去，因為只有在卑溼的地方，那裏堆積着許多腐敗的植物，才會湧出這種跳躍的小火焰。然而這個現象是非常地自然，一點也沒有可異的地方！你們記住！凡是任何東西在腐敗的時候，都能發生一種可燃氣體，而在沼地上的大批腐敗的植物，就能產生同樣的氣體。如果你在靜寂的晚上走過這種地方，你就會像鬼迷亨利一樣，聽見一種輕微的哀怨的聲音，但是這並不是鬼，這是從地上發生出來的。千千萬萬個小氣泡的爆破的聲音。有時候這種氣體會自己着火，成爲小小的火焰，浮游在卑溼的沼地上面。這些就是俗稱的所謂鬼火或磷火。從此你們可以知道，牠們實在並不是鬼，不過這個現象也的確有點神祕，因為當今的學者至今還不能確切地知道牠們是怎樣着火的。牠們並不像路燈中的真的火焰。牠們所發的光好像是紅頭火柴上的磷光，是一種奇特的冷光，輕如煙霧，隨風飄揚，因此看起來像是在沼地上跳舞的一樣。」

「是的，小朋友，世界上奇特的事情真多得很，凡是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的人，從自然界中

看出種種奇蹟，原是不足深責的；其實他們對於這些現象若能作仔細而小心的觀察，就可以證明牠們不會比天上浮動的雲，和小小的穀粒裏生出來的穀穗，更爲奇異。但是在這方面亨利是一個老主顧！他堅信有鬼，就是年齡一天天大了起來，也始終不能拋棄這種信仰，俗稱接二必連三，我方纔既經講過他兩個故事，現在就得把第三個故事也講給你們聽！

「在一個夏末的晚上，他從哈南克利穿過樹林回哥斯拉來。夜晚的氣候十分涼快，但是在樹林中天色非常黑暗，天空陰鬱地像要沈下來的一樣。樹枝間有一種奇特的折裂的聲音，這在多疑的亨利自然要發生各種愚笨的思想了。

「突然他聽見一個驚駭的叫聲，和沈重的振翅的聲音，就在他的前面不遠，有一個奇異的東西。

「牠有人一樣高，從頭到脚閃出一種奇特的黃綠色的光。牠的頭很大，形狀卻十分難看，所能看見的只是一對巨大的黑眼。一大叢的毛髮披在他的前額。樹林中雖然寂靜地沒有一些兒風，這些毛髮卻不住地在擺動。粗大的臂膀，顏色好像黑炭，伸得開開地像要攔住亨利的去路一樣。這怪物非常可怕地悲叫着，有時哇哇地像一個小孩子，有時又作悽慘的嗚咽。

「鬼迷亨利愈是望得長久，那個鬼所發的光在黑暗中就愈是明亮，於是他久久地膠住在那個地方，不敢放膽走過去。

「然而他心裏卻在咀咒這個『不講道理的惡鬼』，那個東西連四肢都不動一動，只有牠頭上的毛髮卻在牠發光的前額上往來地飄拂。牠的兩臂還是照老樣子張得開開的。」

「渾身發抖的亨利忽然把手杖也掉落了。那個鬼發出一個高響的慘叫，同時好像有什麼東西向他撲了過來。但是接着他卻並沒有再聽到什麼聲音，也沒有再看見什麼東西！他只是立刻把身體轉過來，拔起腳來就跑，驚叫着穿越樹林子去，因為他逃得太快，連臉孔也給小樹林打痛了。他跑了好一段路，才敢停下來重重地喘一口氣。然後橫過最近的伐木人所闢的小徑，沿着樹林外圍兜了個大圈子，很晚才回到家裏，弄得筋疲力竭，連肚子也餓透了。」

「『這一次』他說，『我可把那個醫生難住了！我要告訴他，森林裏出了個怪物，我嚇得把手杖都丟掉了。以後我死也不願意再在夜裏去做這種跑腿的工作了。我倒要聽聽，他對於這個新的鬼又有什麼話好講呢！』」

「他回到家裏，果然又把遇見鬼的事情和他將來的要求都講了出來。老醫生素來相信他在其他方面是個好人，他現在所提出的要求也無非是由於受驚之故，所以不想再去用話來激怒他，就對他說：

「『很好，親愛的亨利！今天晚上，我們可以一同去，因為我無論如何一定要看看哈南克利的那個患病的小學教師。如果我不能夠向你當面證明那東西是不用害怕的話，那末你一定可

以如心稱意，不必再帶了藥品到樹林中去跑夜路了。然而這一次假使依舊證明你是個鼠膽的懦夫，我卻只有說，「喬青·柏塞爾，你這個人是多麼牛笨啊！」

「因此，到了晚上，他們一同出發，不一會就到了前天亨利駭走的地方。在這條樹林中的小徑上，還保持着原狀，亨利的手杖好好地躺在地上，在十步外有個老樹樁，折裂腐爛，實在已只剩了一半。樹樁後面是一顆小松樹，牠的極枝伸展在腐敗的樹樁後面，樹樁的頂端生着一叢下垂的鳳尾草。從撒在那裏的種種垃圾和羽毛看來，醫生知道曾經有一隻小蒼鴉<sup>●</sup>在這地方棲息過。」

「『哈哈！』醫生想，『原來這就是他所謂的鬼。』接着他笑對亨利說：『你來看，亨利，這就是愚弄你的討厭鬼。爛木頭在黑暗中是往往會發強光的，當我們今夜在黑暗中回來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這樹樁又會發光。兩隻眼睛只是生在那裏的兩片蘚苔，而毛髮就是鳳尾草。你當作手臂的是樹樁背後的大松樹枝，還有嗥嗥嗥嗥的叫聲是從小蒼鴉發出來的，牠原來躲在樹樁上，使毛髮飄動的也正是牠。當你掉落手杖的時候，這鳥就驚叫着飛去了！你所謂的鬼就是這個樣子。』」

● 蒼鴉 (Screech-owl) 屬於鴉目，牠在黑暗的樹林中的特異叫聲，很容易使膽小的人聽了害怕。

「亨利雖然已經疑信參半，可是他還是固執地強辯着聽見的確是一個鬼。」牠所發的光亮是太奇特了！他說，「但是如果那裏的老樹樁今天晚上依舊會發出這樣的強光，那末我就真心相信我是錯誤了！」

「不久，醫生公幹完畢，他們倆就一同回家，當他們行近那棵腐敗的木樁的時候，果然看見牠發出很明亮的光，連醫生自己也不大親眼看見過這樣的現象。」現在你看，我的話一點也不錯！他說，「你把牠砍下一些來帶回家裏去；牠會發生很強的光，在夜裏你可以對着這光去看錶。現在讓我來解釋給你聽。有許多菌類是會發光的。腐敗的魚和肉在暗處也能發強光，特別是在溫暖的時候，因為那裏有許多發光的細菌寄生在上面。在南美的森林中，有些菌類能在黑暗中發出奇異的光。這個老樹樁上纏絡着無數的菌絲，使樹木腐敗而同時使腐敗的物質發光。這個道理是不難懂得的，朋友，是不是？但是我這些話，明知沒有什麼效果，你還是要去發現新鮮的鬼的。所以我始終說：「喬青·柏塞爾，你這個人是多牛笨啊！」」

## 潛水夫杜蘭德

老烏拉·波拉的屋子可以算得是一個正式的博物院。牠矗立在哥斯拉的佛蘭根堡平原上，光光的石板屋頂，五彩的木質裝修，小小的窗子，都顯得非常古老，非常奇特。這屋子從地窟到屋頂都塞滿了書籍，儀器，以及各種的搜藏品。到處都是鐵封皮和白銅鎖的古董箱櫃，據女僕老克立斯蒂娜說，裏面盡是些「沒用的撈什子」，不過她實在也一點不知道這些撈什子到底有什麼用處。其中有幾箱是不常見的貝殼，甲蟲，成爲化石的動物，死人的骸骨，和剝製過的鳥類。又如老式的表和航海儀器，擴大鏡，罕見的貨幣和郵票，印第安鳥蛋，弓箭和野蠻人所用的刀，也塞個滿箱盈篋。

此外還有別的東西。在這古怪老人的書室裏，有一個極奇特的櫥。櫥窗玻璃的背後，遮着一個綠色的幕；從外面望進去，看不見裏面的東西；但有時候，當我們小朋友去看他的時候，這老人往往在櫥裏東尋西找，於是我們就偶然得瞥見其中所放着的各色各樣的東西。一對非常特別的煙斗，一把巨大的鑰匙，一柄鐵鏽的寶劍，一支本來用作鋼筆的鵝毛管，一件綠色的背心，一個淺色的空瓶，骨骼，從棺材蓋上落下來的金屬片，因年代久遠而焦黃了的信，小月桂冠，以及許多其他的東西。



「這是烏拉·波拉博士的紀念樹，」老克立斯蒂娜曾經告訴我們說，「當他翻檢他的古董的時候，你們不要去打擾他，因為其中的每一件物品，或是足以紀念一樁奇特的經驗，或是由久已長埋在地下的名人所留下的。」

一天，我們又去看他，他正站在這老櫥的前面，描準他巨大的玳瑁邊眼鏡，檢視着一個鏽了的鐵栓。我們悄悄地站在他的旁邊，不敢驚動他，卻不懂他在這片爛鐵上看出些什麼東西來。突然他轉身說：

「你們看，小壞蛋！這段鐵的來路很遠呢。從前牠曾經躺在海底下，並且曾經救了一個人的命。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約翰·杜蘭德，是個潛水夫。承你們到山上去給我割來了許多青草，我今天就決定把關於這段爛鐵的故事告訴你們，像杜蘭德自己講的一樣。」

老人踱到他的高背的安樂椅邊，照例安閒地吸了一口鼻煙，打了兩口噴嚏，然後開始講述。

「我們碰見潛水夫杜蘭德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的父親最初認識他是在一次往南非的長途航海中，我的父親就在這船上當醫生。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火車、輪船，以及其他各種現代人所覺得頭痛的東西。只有巨大的帆船，往來於國外各地。杜蘭德是一個舊式的有本領的海員。高個子，闊肩膀，風霜滿面。藍色的眼睛嵌在棕黃色的臉上，左耳殼上穿着一隻金耳環。那是海員的老規矩。」

「他住在我們家裏一共有三整天，朝夜和我的父親絮談着早年航海的故事。一天晚上，外邊下着大雨，風在門縫裏嘯嘯地悲叫，我的好母親同我們坐在一起，做着活計，而他們倆卻在喝着暖烘烘的酒，當時潛水夫就拿出這個鐵栓來，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醫師』他說，『昨天我答應告訴你關於我在伊薩貝拉號上的經歷。我想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就不妨來談談這件事情。好聽着罷！是在一八二二年，我在直布羅陀和威德角羣島間執行業務。這是一條繁盛的水道，有許多很好的船都在亞速爾羣島，馬得拉羣島，加里羣島或威德角羣島附近沈沒了；一個能幹的潛水夫常常可以在那裏摸到一袋銀幣。在那個時候，我在美麗的馬得拉島的芬查爾地方工作，因為那裏的海港基礎是需要多量的潛水工作的。一天晚上，著名的老潛水夫柯克差了一個人來。說是有一艘大帆船從葡萄牙都城里斯本開到馬得拉來，已在夜間於波多桑多的東北方位沈沒了，奧爾·柯克要我去商量這件事。」

「『我正和我的同伴坐在「巴洛馬」酒店裏喝甜酒；我們打着紙牌，拚命地抽着煙，掛在室頂的發煙的油燈的光，簡直透不過這氳氳的氣氛。』諸位，我對在座的同伴說，「辛辛苦苦做了一天工，得到了酒喝，得到了煙抽，還要忙些什麼。如果那老水鬼以為我肯去撈波多桑多外面的那艘沈船，他就轉錯了念頭。老弟，你就把這些話告訴他，現在先去叫一磅甜酒喝喝，錢算是我的。」



一艘大帆船從葡萄牙都城里斯本開到馬得拉來

「來人聽了我的話，喝得醉薰薰地走了。」

「我們打了約一小時的紙牌，突然，門開處走進了那胖得像酒桶般的奧爾·柯克，遮在濃厚的煙霧裏。」

「諸位，」他說，「我差人來邀杜蘭德，他不肯來，所以只好親自出馬。」說着他在寬大的橡木桌子邊坐了，只是喘着氣。

「老板，」我高聲說，「快來一大杯最好的酒，給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奧爾·柯克，熱帶地方最有本領的水鬼。」

「於是我們就都坐着大喝大飲，吞雲吐霧地抽着煙，直至對面望不見人。到了半夜，那老水鬼忽然悄悄地說：「好，那末明天早上我們就趁了潛水船出去，讓杜蘭德擔任去探檢那艘沈沒了的伊薩貝拉號。牠沈在三十尋的深處，如果約翰·杜蘭德不下去，那就沒有人能下去了；尼爾斯·尼爾生雖然也可免強下去，可是他已經生了好幾天病，據說他的胃還得修補修補哩。」

「三十尋！」我說，「那是很危險的！做這樣的工作，連氣都喘不過來。而且我沒有心思去做這樣的事，這伊薩貝拉究竟爲什麼值得你這樣地着忙。是不是上面裝着大批金塊？」

「孩子，」那老水鬼說，「你不曾知道奧爾·柯克碰到了一件喫重的工作，是非有一筆大進賬不幹的嗎？現在這事，更有甚於普通的收入。葡萄牙政府還懸有一筆特別的獎金哩。」

「『他媽的，事情有點麻煩，奧爾·柯克，不過進賬倒也不錯！』」

「『可不是！現在在你別吵，讓我來把這事情的原委告訴你。牠的經過是這樣的：伊薩貝拉從里斯本開來，船上載着個大亨，總是什麼大使之類，他帶着一些重要的文件，送交島上的政府。船上還載着些兵器和火藥。要不是夜間出了什麼亂子，如爆炸之類，那船準不會沈得這樣快，這樣突然。並且，波多桑多的燈塔守，在那一夜曾親眼看見海上有一陣眩耀的閃光，還聽見一聲巨響。那一定和這件事變有關。現在葡萄牙政府願出重金來取回這批文件。今天他們的代表曾經來看我，央我找一個得力的潛水夫。我告訴他，三十尋的深度可就麻煩，人的心和肺不是牛皮做的，怕有點抵當不住。我只知道有一個人，也許可以一試，他叫杜蘭德，大概上帝本來要把他造成一條水牛，只是拿錯了泥土和骨骼。』」

「『說得好，』我的朋友都大笑說，『這是一句確切的話！』」

「『這狡猾的老狐狸見我還遲疑地決不定是否要去擔任這工作，就說出了一個新鮮的故事來。』噲，朋友，在從前，我還是個青年人，我會做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在那個時候，潛水衣和空氣唧筒還造得不像現在那樣的考究，但是現在人老了，不能再幹了。然而，我倒還想去冒一次險，因為在伊薩貝拉號上有一個年青的女人，她要到這裏來同她的兩個孩子回西班牙去。她的丈夫是個官吏，原和孩子們住在一起，可是最近亡故了。現在，她也跟着那艘帆船沈在海底，可憐

的是那兩個孤兒，他們整天站在燈塔裏，眼淚汪汪地望着那個劫奪了他們母親的茫茫的大海。那女人的身邊也許還帶着一筆現款。這一筆錢如果也能找到，那真是一件無量的功德。給海水所打擊的孩子，不由海員來幫忙，還叫誰去幫忙呢？」

「『奧爾·柯克，』我說，『你的談吐倒像個律師，會從反省院裏救回一個已經失去了的靈魂。好罷！』孩子們看着，一個海員不單會喝酒。我願意下水到伊薩貝拉號上去，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得親自去管理潛水船上的工作，因為即使有些微的事情不加檢點，出了毛病，就會發生生命的危險。」

「『那是不用說的，朋友！』老人怡然地說，在我的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巨大的手掌，至今還硬得像鐵的一樣。『現在，大家快些去小睡片刻。我們明天一天亮就得開船。』」

「『於是大家都搖搖擺擺地走開了。外邊很黑暗，而且有霧，但是老柯克的紫銅色的鼻子卻像是船上的吊燈，在黑暗中閃閃發着光。』」

烏拉·波拉說到這裏，停下來裝了一斗煙，老克立斯蒂娜給我們拿了些茶來，又給他的主人戴上一頂睡帽。然後把爐火撥了撥旺，管自走開了。

「像這樣的工作是十分危險的，小朋友，」老人又開口說。「要潛行到海底，真是非同小可，普通潛水，只能在很淺的地方。當杜蘭德的那時候，潛水還很危險，他之所以不大願意去找尋那

躺在三十尋深處的沈船，是不難明白的。

「但是水底的工作爲什麼會這樣困難呢？那就是由於大量的海水對於人體的壓力！現在你們聽好！實在我們都是住在一個大海的底下，那個海就是『空氣海』，因爲空氣高達數十里，牠壓着我們，假使我們四周的空間沒有空氣的話——像在月球上的那樣——那末我們的行動就要輕快不少。」

「然而水差不多比空氣重了八百倍。當你提着空鉛桶到河邊去取水時，桶中只有空氣，但是當你提了滿桶水回來的時候，你總會注意到這個事實吧。潛水夫在下海的時候，巨量的水壓在他身上，他入水越深，壓力愈大。這個壓力對於人體的影響極壞，因爲人體的結構是適於在地面上生活而不適於在海裏生活的。心和肺的作用，一經水的高壓，大受損害。所以我們往往看見有些年老的潛水夫，患着盲目耳聾以及各種的心臟病。」

「假使你把一個空鐵罐沈入海底，然後再把牠提起來，你就會發現那個空罐已經壓扁了，假使是一個軟木球，結果甚至會被壓得像銅幣一樣。不過上面所說的那鐵罐，必須沈到水面下幾千英尺的深處才行。是的，孩子，海底就有這樣深呢。在有幾處地方，例如日本羣島的附近，深達二九、七〇〇英尺，如果你把世界上最高的山峯——就是亞細亞的額非爾斯峯放到海底，也只能及到牠的鼻子邊，因爲額非爾斯峯的高度只有二九、〇〇二英尺。」

「你們只要想，潛水夫至今還不能下水到三百二十英尺的深度。（現在已能達到更大的深度——譯者）躺在這樣的淺水中的沈船能有幾條呢！所以凡是人和財物一經沈到了這樣的深處，就將永遠留存在那裏，不能再見天日。他們躺在黑暗的海底，照不到陽光，也透不過波浪，永遠是死一樣的靜寂。」

「現在我把潛水夫約翰·杜蘭德的故事，再照着他自己的話講下去。」

「『下一天黎明時候，』他說，『我們大家都齊集在潛水船上。奧爾·柯克，我的朋友尼爾斯·尼爾孫，還有帶着溺死大使的照片遠道而來的葡萄牙政府的官吏，以及這次潛水工作中所雇用的一切人員。當我們正要開船到波多桑多去時，忽見岸上來了個女尼，領着兩個失去了母親的孩子，他們的母親，照情理推想起來，大概已跟伊薩貝拉號一同沈入海底了，因為事後並沒有發現任何救生船在什麼地方靠岸，所以我們只能假定這亂子是發生在夜間，而且變起倉卒，結果是一個人也不能逃生。』

「『「孩子，」老柯克叫道，「這位先生就是要到你溺死的母親那裏去的！他要去把她所帶的一切東西，都拿起來還給你們。你們該祝福他，祈禱上帝保佑他。他是個勇敢的傢伙，他的潛水完全是爲了要幫助你們！』

「『那兩個眼淚汪汪的小孩子的祈禱聲，輕得無法辨認。女尼畫着十字，祈禱着潛水的順



利，於是我們就開船離開了芬查爾灣。

「我們的船向北航行。空氣還很涼爽；水面上掩着一片薄霧，遠處時時有一對帆船出沒，望去好像是白色的蝴蝶。只有一陣軟風拂過光滑的藍色的海面；這是一個最好的潛水天氣。

「到了波多桑多，燈塔守跑上船來，告訴我們伊薩貝拉號大概的沈沒地方。我們不久就開到那個地方，那裏離陸地很近。我們拋了錨，差不多觸及海底，然後慢慢地向各個方向巡行，搜尋了約一小時，就覺那錨抓着了什麼東西。我們把錨拉起來，環着這障礙物的四周巡行着，不息地用錨來探察牠的位置。毫無問題，這裏就躺着那艘沈船。一次，那錨抓得很牢，當我們把牠扭脫了捲上來的時候，只見牠的鈎子上套着一個滑車。哈哈，這船尋到得這樣快，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然後我們把潛水船停下來，拋了好幾隻錨，接着就有潛水頭目奧爾·柯克率領着全體船員小心地去安排潛水的預備工作。

「你得知道，我們潛水夫潛行海底，整個的生命都是依靠着空氣的。那些空氣由皮管從水面用唧筒壓下來；假使皮管或唧筒萬一有了破損，那末除了能迅速昇上水面外，就只有永遠葬身海底。然而要迅速地昇上水面，卻又往往是不可可能的。不過，謝謝天，器械的損壞，究竟是不常有的事。那個供給我空氣的唧筒，早已經過了嚴密的檢查，又選定一個可靠的人來管理牠，於是

我由奧爾·柯克扶持着，安心地穿上了潛水衣。這潛水衣差不多是新的，密不透水。腕上踝上都

有橡皮袖緊緊繃住。然後他們給我穿上了那配着厚鉛鞋底的笨重的潛水靴，以便在水中穩穩地站定，使不致像輕飄的木偶那樣地一碰就倒。

「最後我又戴上一頂像銅球那樣的潛水盔，把頭部完全包住。這盔用螺旋釘來釘住在潛水衣上方的銅頸圈上。這裏又套着一圈橡皮，用來防止水的漏入。其次還須縛上一條腰帶，帶上掛一把刀子，以抵禦鯊魚及其他危險動物的襲擊。這樣我們就把一切都預備妥當了。」

「奧爾·柯克已經把氣管旋在我的鋼盔上，當尼爾孫拿住那鑲着厚玻璃的面甲，正要把我關出在人類世界以外的時候，我立即攫取我親熱的煙斗，猛吸了幾口煙。」老尼爾，我說，「這一次下去，結果誰也不能預料，以後是否再能吸到這樣的一斗煙，更十分難說，所以我該趁早儘量享受一下！」

「『潛水起來我也這樣想，』老柯克說，『你記好，孩子！拿到了船裏的帳簿和文件，就可有一筆很大的外快，至少每人可以分到一大桶甜酒，和一大箱荷蘭煙草！不要忘記把這些東西帶上來！』」

「那個葡萄牙人，本來只是站在旁邊好奇地看着我穿潛水衣，這時卻走到我面前來。他戴着一個獨眼鏡和一頂禮帽，在我們水鬼看來，似乎十分奇特。」杜蘭德先生，請你再望望卡勃雷拉先生的照片。敝國政府曾經懸賞一千元，徵求他身邊所帶的那些文件。你開始工作罷，祝你

平安！

「我點了點頭，答應必盡力做去。」一千元，我聽見奧爾·柯克在自言自語地說，並且他一定在盤算這筆錢可以賣多少桶甜酒，因為他嚙着紅色的彎鼻子，帶着一點迷惑的神氣。

「預備！我喊。」

「銅盔的玻璃窗是旋上了。管理壓氣唧筒的人立即着手工作，柯克把救生繩（潛水夫在水底拉扯這繩子，以傳達信號於水面）縛在我的腰帶上，然後我拖着沈重的鉛靴，爬下懸在船邊的繩梯。」

「在下水前，我最後所見到的是那個帶獨眼鏡人的大禮帽。一經入水，就從潛水衣外傳來了一種寒冷的感覺。我抓住了繩梯的末端，把牠用力一拉。於是他們就小心地把我緩緩地放下去，愈沈愈深。在我的四周盡是些翠綠色的清澄的波紋。在我的上面，有一個黑影，那就是潛水船的龍骨。」

「我非常徐緩地下沈，時時在同一的地方一動不動地停歇片刻，因為做潛水夫的在潛入深水之前，必須使他的心和肺習慣於改變了的水壓，這是十分重要的。水像玻璃一樣透明，我能夠看見小小的魚類在遠處閃動。隔了片刻，我已能望見下面有一個顯明的黑色的東西，躺在黃色的地上。這顯然就是那艘沈船了，不過牠離我還遠，不能看得十分清楚。」

「我愈沈愈下，中途仍時時停歇，周圍的黑暗漸漸增加。就是在清澄的水中，到了九十英尺的深處，即使當明朗的白晝，也像在陸地上的黎明時一樣，到了三十尋的深處，你就看不見什麼東西，只有在最好的天氣，太陽才能穿得下去。

「但是躺在海底的沙土，卻還有一點亮光，沙上掩蓋着千千萬萬閃亮的銀色的貝殼和貝殼的碎片，所以倒也不覺得十分黑暗。並且我們做潛水夫的，在這種光亮下工作慣常，像鼯鼠一樣，差不多能夠在黑暗中看得見東西。

「海底的地面，並不是到處都平整的。我曾經到過幾處地方，那裏滿是黏軟的爛泥，你站上去很容易往下陷。那是在英國的沿海，近一條大河的入海處，河水流瀉，沖積成一大堆的沙泥。還有些地方，地面像個荒野的樹林，遍生着纏繞的藤蔓，你跑過去不斷地會給纏住，每一分鐘會發生慘劇。但也有些地方是山地，底下是高底不平的；有深壑和岩壁，還有從幽暗的深谷中高聳起來的珊瑚礁。

「老柯克這一回做事確很小心！大約在八分鐘以後，我的腳才踏着了海底。我拉動救生繩，把這消息告訴了在水面上的朋友。

「伊薩貝拉的黑色的船身很顯明地橫在離我約二十步的地方。牠斜躺在沙灘上，牠的桅桿森然矗立，而帆布和桅索都異樣地懸垂在下面。「你現在終於到了海底，朋友，」我對自己

說，「要安全回到海面上去，就得非常小心。事情要趕快，動作卻又不宜操切。」原來在這樣的深處，潛水夫是不該過分勞力的，否則五分鐘後就會疲憊不堪，要是他不願有凶險的結局，就得立即發送信號。我謹慎小心地慢慢爬上船邊垂下來的繩子，登上甲板。我兩次看見躺著的水手，但是我並不停留，因為這些可憐的傢伙根本已無藥可救，而在海底下的時間更值得萬分珍惜。我在海底下最多只能作一刻鐘的勾留，然而這個時間內，我所必須做的事是有多少啊！

「在甲板上看不見有什麼船長，公使，或孤兒的母親。他們大概都在甲板下面。我小心地不使我的氣管和救生繩給帆索所纏住，望着通下邊船艙的昇降口走去。但是我走不下去。伊薩貝拉是一艘過時的老船。當船身下沉時，有些木桶和梁桁就滾下去把昇降口下邊的小門塞住了。然而我立即發現了另一入口，那只是一個裝着機門的洞穴。下邊有一隻陡直的梯子直通下層，我就留心地爬了下去。那裏很黑暗。但不久也就漸漸地習慣了。從厚厚的玻璃圓窗——天窗和邊窗——裏，射進來一流極幽暗的光線。就在這狹狹的甬道一端，是船長室。船長本人並沒有在那裏。但是在牌桌下面的鐵箱中，卻一定放着錢箱和船上的文件。我決定先把這鐵箱提上去再說。在陸地上，這笨重的東西，一定要兩個壯健的人纔拖得動，但是一切東西在水下都減輕了不少。這好像水要把闖進去的陌生人推到地面上來一樣，而這個推力，就是使物體在水中容易被提舉的原因。這樣我就把那隻大鐵箱一直拖到洞穴邊，再把牠拉上陡直的艙口。等牠到了艙

頂，我就發了個信號，叫他們掛下一條繩子來。不一會，就有一根繩子懸着重物，飄近我的身邊來。我把箱子縛好，然後拉了拉繩子，於是在水面的朋友就把這箱貴重的財物慢慢地吊上去。我看着牠消失在我頭頂的綠色的亮光裏。

「這時候，我已習慣於幽暗的光亮，我能夠清清楚楚地看見我四周的海洋生物。各種奇形怪狀的動物在我旁邊游過，有許多動也不動，躲在沈船的複滑輪間，好像在竊聽着什麼一樣。一個大口的塘鵝魚悄悄地行近了我，牠的形狀十分奇特，約有半碼光景長，看去像個水杓，因為一隻大嘴差不多占了牠全體的大部分。牠的顏色像貓一樣黑，狡猾地望着我的銅盔，後來顯然由於看見我有點陌生，就喫驚地向遠處慢慢地游去了。可愛的海葵和水母，閃着五彩虹光，在游過來，牠們的柔嫩的身體差不多是透明的，牠們脆弱的手臂向各處浮動，在捉捕着什麼看不見的東西。牠們看去像是用五彩玻璃來做成的玩具。生着五條長臂的大星魚，悄悄地滑過，可怕的海蟹突着眼珠，划着亂七八糟的腳，伸着小角和觸鬚，跟隨着星魚的後面。一隻長腳的海蜘蛛偷偷地走近我，一羣銀光閃閃的小魚在我的周圍遊戲，像蚊蚋等小蟲在河邊的楊柳樹間穿來穿去一樣。此外還有個可怕的傢伙，一個生活在泥土中的黑鯨，看去像一隻形狀古怪的皮袋子。在牠的頭上生着一條細長的觸鬚，像馬戲團中的小丑頂在頭上的孔雀毛一樣。牠的大口中生滿了尖銳的牙齒。牠正在追逐着一羣小蟹，而小蟹們卻在設法逃避這貪嘴的皮袋子的吞食。你



我能夠清清楚楚地看見我四周的海洋生物

還可以時時看見會發光的深海居民，牠們發出一種灰白的黃綠色的光，像是火柴頭上的紅磷。在我的四周，全是些匍匐爬行的生物，有着最奇異，最古怪的形狀和色彩。自然的漫畫在一幅幅移動，奇異的動物看去像雜色的鮮花一樣。

「凡此種種我也只能稍稍瀏覽；因為我的時間很短促。我又爬進艙口，但是偶不留心，在陡直的狹梯子上，一滑，卻把繩子輕輕地拉動了。突然背後碰的一響，望出去變得更為黑暗。我心裏一怔，擡頭望去，喫驚地看見那扇機門已經闔上了。我的心嚇的卜卜地亂跳。我弄得手足無措，時時刻刻顧慮到空氣供給的被阻塞，因為機門闔上時，那條氣管顯然要被刺住的。我加速了步子，竭全力推着機門，幾次都一動也不動。好像有着魔鬼坐在那裏的一樣。這時候空氣的供給還是照樣地通暢。探過頭去仔細一望，我看見有個鐵栓把機門扣住，使牠不能全完闔上。那裏還留着像拇指那樣厚薄的一條縫，所以氣管竟沒有被壓癟。否則我一定早經悶死了。就是照這樣子我也像住在水底的牢獄裏，毫無得救的希望。的確，那救生繩已張得很緊。我已不能再發信號給我水面上的同伴，而求得他們的援助了。這真是一件危險可慮的事情，因為我在水底下是不能再多勾留了。顛顛骨邊卜卜地跳動，耳朵裏嗡嗡地作響，這早就預示我的身體已喫不住這水的壓力了。」

「小朋友，」老烏拉·波拉說，「這時候潛水夫覺得為紀念他當時的歷險起見，有再斟一



杯暖酒的必要。他在糖湯裏混和了大量的甜酒，一口喝了下去。但是在那個時候，我也是個無知無識的孩子，同你們一樣，只是張大了嘴吧，像要咬去自己的耳朵似的，專心地聽着，跟坐在那邊的漢斯一樣。潛水夫又慢慢地裝滿了一斗煙，出神地回想着過去的情形，幾乎已忘記了自己現在是坐在一間小室裏，但是終於他警覺到自己並不在船上，於是又繼續講他的故事：

「在這一以前，我也曾碰到過不少危險的事情，每一次都能安然地脫險，但是這一次卻是我一生中最慘苦的遭遇。我久久地望着那個鐵栓，我的救星，心裏想，假使我竟能逃脫這不幸的處境的話，我一定要把這鐵栓扭下來帶在身邊。等到上面的人知道出了亂子，大概已隔了好一會工夫了。結果成爲問題的，就是那個唯一敢潛水到這樣的深處來的尼爾斯·尼爾孫，不能來援救我。各式各樣的悲慘的圖畫，一幅一幅地在我腦海裏掩映着。我記起了好許多朋友，他們都遭遇了同樣的事故而慘死的。其中有一個把頭纏住在繩箍兒裏，當他的同伴把他拖起來的時候，恰好把活結抽緊，他就因此而被縊死。等到上面的人發覺這情形，下邊的人早已死了，後來由另一個潛水夫下去，才把這屍體解下。

「不久，我已漸漸能安靜了下來。一切悉聽天命。爲了珍惜時間起見，我又開始工作。我切斷了把我縛住在機門上的救生繩，急忙忙跑進艙內。在第三間裏我找到了那個來挈領孩子回家的女人。她穿着完整的衣服，躺在門邊，看神氣似乎由於海水的突入而喫驚地捧住她盛着最

重要的財產的袋子。她雖然是死了，她的臉孔卻還是可喜，不過由於懷念她的孩子，流露出一副無限悲苦的表情。在她的桌子上，我看見一本日記簿。在這簿子裏，她記下了這次旅行的印象，和關於孩子的觀察。在最後的攤開的一頁上，有一首短詩，是在她死前不久見到了陸地而寫的：

「落日餘暉已盡銷，

細聽拍岸浪聲遙！

薰風爭向帆間宿，

暮靄深沈駐寂寥。

「晨風拂拂戲舟前，

心在青葱遠樹邊，

一任白帆飛欲去，

停橈我自感蒼天！

「我讀這幾行詩時，心裏覺得異常難過，更加意識到我自己的絕望的境遇。這位母親永遠不能達到這近在目前的港口。誰知道我自己是否能再見這個港口呢？」

「突然我喫了一驚！真奇怪！我的耳朵裏聽見了一陣響亮的鐘聲，然後又聽見其中夾雜着齒輪的旋轉聲，一種沈濁的噪聲充滿了整個的房間。我非常驚懼，忘記了四周的一切，急忙奔

到有梯子的甬道裏，像着了魔一樣。我漸漸地回復了知覺。一闕活潑的舞曲，還是餘音裊裊地追逐着我。突然那旋轉聲又響了起來，但是等到這噪聲一停，船中還是照樣像死一般地靜寂。我跑了回去。「老朋友，」我對我自己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順乎自然。這裏除了你自己外，沒有一個活人，死人是決不會奏樂的。」我向四周一望，立刻在女子客艙的門上發現了我驚恐的原因。在那裏懸着一架巨大的八音鐘，這鐘至今還在走，每隔一小時，就奏一闕樂曲。現在你得知道，聲音在水中遠比在空氣中來得響，傳得遠。由於船中全裝滿了水，這無限的靜寂中的聲音，就更爲有力（尤其是你料不到會在這地方聽到音樂，）結果就把我嚇得差不多像中風的一樣。今天想起這件瘋狂的事情，真正可笑，但是在當時，總以爲是着了魔鬼！等到我神智稍稍清楚了以後，我就攪了淹死的婦人的日記，挾了她的行囊，再跑到梯子邊去，因爲我已覺得身體有點支持不下去了。我很明白，我在水底下的時間已經終了。我的頭像低音四弦琴一樣地營營地響着，鼻子上滲出血來，四肢沈重得不能動彈。我在梯級上坐下，差不多要昏過去的樣子。在我四周的東西，都像在遠處的綠光中游動；面前好像是一個綠葉的海，波濤洶湧，在我眼睛裏潦亂地閃動着；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淒楚的韻律，在我的耳朵裏單調地唱着。這無非是由於那種吸呼過了的空氣，成爲氣泡而從我銅盔的排氣活瓣中逸出的緣故，但是我的心神是非常混亂，我已不能辨別一切的東西，一切的原因了。

「突然我覺得像從大夢醒來的一樣。在我的上面有一種打擊的聲音，接着是一種震耳欲聾的噪聲——破裂聲，像房坍屋倒的一樣。一直到事後我才明白這聲音的由來。尼爾斯·尼爾孫已經來搭救我。他看見艙口的氣管和救生繩的一端，又看見在沈重的關閉着的機門上橫着一塊不知從什個地方落下來的鐵件，由此明白我爲什麼不能再發送信號。他好容易滾開了那鐵的障礙物，拋開了當路的木料，又在艙口插了一根鐵棒，設法把機門撬開來。所有這些噪聲，經過水的放大，強度增加了幾百倍，在我這個奄奄一息的人聽來，還像雷震一樣。」

「我的朋友把我拖起來，用絞盤機上懸下來的繩子，縛在我的腰帶上，然後發送一個捲揚的信號。我用了僵硬的手指抓住了那藏着孩子的財產的行囊，好像有人要來奪去的一樣。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下意識的，但是在我疲勞的腦筋裏所活動的最後的思想，卻是我必須盡力安全地帶給那兩個孤兒。當下我被非常緩慢地提舉起來，仰臥在水中，像一隻沒有知覺的袋子。」

「提舉的緩慢，也是老柯克謹慎的一端，正如你下深海時不能過於迅速，以避免水壓的劇增一樣，在離開高壓的區域時，也不能過於迅速，因爲當人處在水底時，其身體上的器官已與其四周的壓力相適應了。許多潛入深海的人就由於對這件事情太過疏忽，致遭不測！起先是各種器官的麻痺，其次是空氣泡滲入心臟和血管，而引起死亡。」

「但是結果我終於昇上水面了；他們引我到船上，旋開了銅蓋，把我仰放在甲板上，曬着

日光，疲勞的感覺就消失得像來的時候一樣快。我又得見天日，一陣暖風拂過我，暢快的，清淨的空氣流進我的肺部，海鷗啾啾地飛繞在船身的四周。奧爾·柯克蹲在我的近旁，戴着禮帽和眼鏡的葡萄牙人站在一邊，似乎在想起潛水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孩子』奧爾·柯克把咀嚼着的一大口煙草很熟練地隔着絞盤機吐去了說，『真麻煩，你究竟碰到了些什麼事？我們大家都以為約翰·杜蘭德已經做了鯊魚的點心了！』」

「有沒有把那文件帶上來？」葡萄牙人躊躇地問。

「我搖了搖頭，只把我在水底下的遭遇很簡單地說了幾句。船上的錢箱已經帶上來了，那母親的財產也已保全了，只有那討厭的文件卻還在水底下。於是潛水夫頭目老柯克立即很快地吊下一塊石板到水底下去，上面寫着：『尼爾孫，搜尋葡萄牙的文件。』」

「從下邊救生繩的扯動傳來了一個信號，表示在沈船中徘徊着的我們的同伴，已經接到了這個指令。」

「我依舊穿了潛水衣蹲在甲板上曬太陽，並且從新感覺到抽煙的滋味。」

「『那是一樁麻煩的工作，孩子，』老人說，『而你已經完成了最大的任務，要是那倒楣的機門不給閉上，那些文件現在早已到了我們的手中；這真像有了鬼的一樣，要不是那鐵栓，你早就超登天國，啣了你的泥煙斗和天使在一起了。不過要真是如此，老柯克也沒有錢來買多量

的甜酒，舉杯祝你的永生。」

「老柯克高興地嚙嚙着，但是我聽見了那空氣唧筒的陰沈而單調的噪聲，卻漸漸覺得疲倦起來。因為這時尼爾孫還在水底下，爲了維持他的呼吸起見，打氣的工作是不能間斷的。

「我大約熟睡了一刻鐘左右，忽然給一陣急速的足聲和激動的語音所驚醒了。我聽見潛水夫頭目的聲音：「今天真是見鬼，」他大聲嚷道。「我已經耽心了好久，爲什麼尼爾孫膽敢在下邊逗留了這麼長的時間，我見他沒有送上信號來，就把那救生繩拉了三次，卻一點回音都沒有。我拉了又拉，可是始終不見有回覆的信號。尼爾孫在這倒楣船上怕凶多吉少吧，朋友！在道次的潛水中，想不到兩個最好的潛水夫都受魔鬼的捉弄。但是老柯克不能眼看着弟兄在危難之中而坐視不救，他還要讓他的老骨頭再去嘗嘗潛水衣的滋味。弟兄們，大家振作起一點精神來，把最後的一件潛水衣給了我。快一點！否則怕要來不及了。」

「我聽着立即跳了起來。「柯克，」我說，「不要這麼蠻幹。你的機器已經老了，你下水去沒有到中途，就會壞了你的輪子。如果一定要派人下去的話，我是義不容辭的，因爲尼爾斯·尼爾孫既然急忙來救了我，那末以德報德，正是海員的本分。幸喜我還沒有把潛水衣脫下。快把銅盔給了我，我立即就下水去。」

「別人都同意了我的話。大家以爲老柯克只徒然冒了生命的危險，而毫無結果。如果杜

蘭德自己覺得他的體力已經恢復，就讓他再冒幾分鐘危險吧。他們把銅盔拿了來；我努力把精神振作一下。在兩分鐘以後，我已潛入水中，下降的時間比第一次更慢。我安全地到了水底下，爬上沈船，從艙口攀援而下，看見尼爾斯·尼爾孫仆倒在通客艙的過道角裏。我推推他卻不見動靜。他究竟是昏了過去還是已經死去，我還無法知道。我竭了全身的力氣，把他拖上甲板，然後設法把他吊到水面上去，像不到半小時前他把我吊上去的一樣，因為這傢伙所缺少的，就只是新鮮的空氣。尼爾斯·尼爾孫是下水來援救我的，現在他反而自己喪失了生命嗎？我一再地在腦海裏縈迴着這樣的思想，心裏自然感覺到非常不安，把我其他的任務，完全拋在腦後。然而我終於驚覺到時間的短促，即忙放開步子急急地走進房艙裏去。我打定主意，至多在水底停留十分鐘，即使找不到那從里斯本來的紳士所帶的政治文件，也非上去不可。事實上，我到底在客廳裏找到了卡勃雷拉先生。他躺在安樂椅和其他的器物間，一切東西都東倒西歪，散亂得不成樣子，這是因為出事時正值深夜睡夢之中，所以大家都驚惶失措了。我的認識他，就由於已見過他的照片。他的胸前也懸着一塊勳章。經過仔細的搜索，我終於在他的衣服裏尋到了一隻厚厚的密封的皮包，我覺得其中一定有那個文件在內。而事實上也確在其內。

「我一分鐘也不敢停留，因為我的耳朵裏已在鳴響了。我爬上艙口，拾起一個沈重的鐵件，把機門上的鐵栓敲了下來，因為他救了我的性命，我要把他留下來做個紀念。然後我發送了

一個上昇的信號。

「我慢慢地漸浮漸高，直至我的擦亮的頭盔在海面照到陽光。

「我攀上了潛水船，把衣服脫去。可憐的尼爾孫已經死了，他躺在潮濕的甲板上，浴着朝陽，四周圍着他的同伴，他們已想盡了種種方法都無法使之復生。他在沈船的黑暗的過道裏，受到了什麼驚嚇，就很快地毫無痛苦地解脫了人世的一切歡樂與愁苦了。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海員時常看見死神的經過，如果死神抓去了他的一個同伴，他只有脫下了雨帽，祈禱死者的得救，這種經驗久久地印在他的腦海裏，每當啣着煙斗，喝着燒酒，敲着海上的風波和從前苦樂相共的友人的時候，總不會忘記他。

「海是殘酷的。要是我們不及時避到岸上來，總會有一天我們大家作牠的犧牲。我們都哀悼我們的友人。我們每人得到了很大的報酬，我就化了一筆巨款，給尼爾斯·尼爾孫建立一個相當富麗的墓碑來紀念他。在芬查爾的墓地上，高高的柏樹迎風發出沙沙的聲音，與海波擊岸聲遙相應和，白色的墓碑反映着眩眼的陽光，使人遠遠可以望見，而尼爾斯·尼爾孫就長眠在這地下。當時，我又把從葡萄牙政府頒給的賞金，分一大半給那兩個孤兒，他們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他們在伊薩貝拉號沈沒的每個週年紀念日，至今還往尼爾孫的墳墓上去獻一束鮮花，而他們對於我，也始終牢記在心裏。他們時常從太陽較熱甜酒較濃的地方，寄一箱東西到我現在



所住的沿德國海岸的一個陰涼多霧的濱海小鎮裏來，箱子老是裝滿了酒類，給老杜蘭德溫暖內心的皺痕。在這種時候，我就斟了兩杯酒，拉了兩隻安樂椅，在我小室中的桌子旁坐下，喝着酒，和老尼爾孫講着話，好像他坐在我對面一樣！

「潛水夫的故事是講完了，我的父親又同他喝了一杯酒，然後又繼續講着他們在年青時候的情形。那個鐵栓當時就留在我們家裏。現在你們聽了牠的故事，總知道烏拉·波拉爲什麼要把牠放在古董櫃裏了。在這東西上縛着人類的命運。是的，許多死的東西，有時候往往如此。牠們和人類的生命相連繫，帶來了幸和不幸，像這片鏽鐵一樣，這種東西如果給一個乞丐見了，恐怕還不比一個小銅錢來得看重呢！」

## 太陽請假的時候

「從前有個時候，」一天晚上，烏拉·波拉說，「人們忽然覺得悲觀起來，他們不滿意自己，不滿意上帝，也不滿意世界。」  
「喔，」他們說，「生活真是個重累。工作太多，娛樂太少。我們得把這個辦法顛倒過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因此他們把所有的事情都中途擱置起來，一齊罷工！所有的機輪都停止了，煙囪裏不再出煙。剛造好一半的屋子，四周搭起高高的鷹架，永遠照老樣子矗立天空，裁縫從此不拿縫針，皮匠不再擦蠟線，不再釘鞋底，店員緊閉店門，礦工停止下礦，漁夫不願張網。最快活的尤其是那些牛羊，牠們高興地跑跑跳跳，吵吵鬧鬧，不用耽心有人來剝牠們的皮了。」

「鄉間的農人，無論是張三，李四，阿貓，阿狗，都聚集在小茶館裏說，『好，既然城裏人一齊罷工，我們又爲什麼一定要去種田呢？我們也要罷工！』於是犁頭，鐵鋤，鏈刀，水車等等的農具就沒有人去顧問了。」  
「隨你們便，」城裏人說，「我們的倉庫裏有滿倉的米穀，我們的地窖裏更有滿窖的馬鈴薯。我們還暫時不需要你們的農產品！」

「太陽驚奇地從天空中望下來，注視着地面上所有的奇事。」

「『啊，』月亮說，『世人都着了魔。我在地球四周環行了無數萬年，我曾經看見過不少瘋狂的事情，可從不曾看見過像現在那樣的荒唐。我看人類是要發生不幸的結果了，因為把一切團結起來的只有工作，現在他們連手指都不動一動，結果他們就一定要遭到滅亡之禍。哦，我對於工作是非常感得興趣的，我將要繼續在夜間照亮，領導着黃金色的星的羊羣去牧草！』」

「可是現在農人們早已停止耕種，張三，李四，阿貓，阿狗都整天坐在茶館酒店裏打牌喝酒，這就使太陽非常灰心。『既然這樣，我又何必再照着這大地呢？』一天他感傷地說。『你們既然不下種子來叫我成熟，既然用不到我來照着你們做工，我的照耀已完全失去了意義。你們儘可以在黑暗中優游歲月，我是不願意照着一班懶惰蟲的。因此你們得想想明白，趕快做工，否則我也要請假了！』」

「『由着我們罷，太陽先生，』人們抱怨地說，『你要怎樣做，隨你的便，我們早已決定不再作工了！』」

「在那一晚太陽西下時，臉色通紅，他顯然是發怒了，第二天早晨就不再回來。他已經請假了！」

「『太陽真的躲開了，』人們說，有好些人都哭喪着臉。『這麼一來，天要冷起來了，』他們說，『而且白天也將同黑夜一樣黑暗了。』『不過夜裏是可以有光的，』還有些人說，『因為夜

裏有月亮出來照耀我們！」

「可是到了夜裏，天空還是烏黑。月亮似乎也請假了。於是人們都跑去問最著名最博學的天文學家，這是什麼原因，為什麼月亮不在天空照耀。

「『喔，這個麼，』他們說，『她是沒有方法來照耀了；太陽不發光，連月亮自己也躲在黑暗裏，因為她先得給太陽照亮了，才能把這光反射到地面上來。』」

「『原來如此，』人們懊喪地說，『那麼她就不必照耀了。我們還可以用電燈來照亮街道，用電爐來溫暖房屋。』」

「於是他們用煤來燒汽鍋，開動巨大的蒸氣機，造成電流，把全鎮上每家每戶的幾萬盞電燈都點亮了。從煤，他們又造成了煤氣。他們把煤放在大匣中加熱，把其中發生的氣體用導管通到每家每戶去作照明之用。同時他們可以用電火爐取暖，用煤氣灶煮菜。他們嘲笑着太陽。

「但是過了相當時候，所有的存煤都用盡了，由於礦工不願意替別人服務，汽鍋裏的水就無法煮沸，蒸氣機就不能開動。同時煤氣也沒有了，光也沒有了，溫暖也沒有了。人們又開始感到不安起來。

「但是有些人說：『不要灰心，我們不怕沒有太陽，要是真個沒有煤來開動蒸氣機，我們還有水力。世界上有不少的瀑布，從高的地方流下來，我們可以在那裏裝些水磨和輪機，讓水流沖

在輪上，使輪子迴轉，開動發電機。這樣我們又可利用電力來採光取暖了！」

「但是當人們跑到瀑布附近時，卻看見那裏涓滴不流。然而這並不是由於瀑布因寒冷而凍結，實在是山於那裏滴水全無。於是他們都跑去問最著名最博學的氣象學家：「請你告訴我們，那些瀑布為什麼都乾涸了。」

「『喔，』聰明的氣象學家說，『那是很簡單的。瀑布之所以從很高的山頂頭流下來，是由於太陽把山頂的冰雪融化了，變成水的緣故。現在太陽既然停止照耀，冰雪就不再熔解，同時山腳邊也不能有瀑布了。在山頂頭積起來的雨水，本來也可以成爲瀑布而流入山谷，可是現在太陽既然不把河海裏的水蒸發起來，就沒有水蒸氣升入空中，變成雨雲，同時就沒有雨和瀑布！太陽用了他的溫暖來造成雨露霜雪的變化，但是現在他請了假，就什麼都沒有了。』

「『真該死，』人們說，『爲什麼我們要任憑太陽的擺佈呢？你想，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可以利用風。風可以替我們轉動風磨，我們有了這風力就可以運轉輪子，開動發電機了。不要灰心！我們要建造巨大的風磨。』

「『啊，』木匠和鐵匠卻憤憤地說，『大家又要過忙忙碌碌的生活了！』

「但是旁人寬慰他們說，這工作只是暫時的，只要等到風磨裝置完竣，大家又可以過安閒愉快的生活了。」

「於是他們日夜趕造巨大的風帆和磨輪，把手足都凍僵，因為那時候地面上的氣候是一天比一天寒冷了。後來這工作終於完成，只等風來，就可把巨大的風帆旋轉，於是輪子和發電機就可跟着轉動，他們又可有電力，電光和電熱了。可是事實上，那時候風息全無，不但最小的樹葉靜靜不動，連微細的塵埃也不見飛揚。

「於是人們又到氣象學家那裏去問：『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再有風！』

「氣象學家深深地嘆了口氣，整了整他們的眼鏡，然後說：『沒有了太陽，也就沒有了風，因為造成風暴的就是太陽。太陽溫暖了各地的空氣，但是有的地方所受的陽光多，有的地方所受的陽光少，所以有的地方比較暖，有的地方比較冷。溫暖地方的空氣向上昇，於是寒冷地方的空氣就沿地面流動去補足溫暖地方的上昇空氣。這就造成了風。如果沿地面流動的空氣走得太快，這就是風暴，如果牠們走得慢一點，那就只成爲一種搖拽樹枝的輕風。現在太陽既然不再溫暖空氣，空氣就不再流動，你們的建造大風磨，實在是勞而無功的。』

「於是人們從早到晚都氣烘烘地扳起了臉孔，有時候甚至一言不合就打起架來，可是這並沒有用，他們還是不能使風帆轉動一分一毫。『你們必須再到礦底下去挖出些煤來，』人們說，但是礦工那裏肯聽，因為大家休息，他們怎肯獨自做工。『我們不願意凍死！』大家齊聲叫喊起來，於是各處都沸沸揚揚，吵吵鬧鬧，甚至有許多人打開了頭。他們把所有森林裏的樹木一齊

砍下，用來燒煮熱湯，溫暖房屋，但是許多人由於露天工作的寒冷而凍死了。

「地球上是一天冷似一天，像住在北極一樣。海水凍結，深達三百三十英尺，因此輪船不能裝運遠地的食糧和其他日用品，漁夫不能撒網。森林中的動物都冷死了，空中的鳥類凍僵了落在地上，把血都凝成了冰塊。地面凍結，硬得像鋼鐵一樣，就是真要犁來耕種，也是不可能了。可怕的黑暗籠罩着整個的世界，只有冰冷的天空中的遠遠的繁星，還射出慘淡的微光，照到這不幸的沒有太陽的地球上來。」

「人民的處境是愈來愈壞了。『我們要復工，』他們不得不喊了出來，『我們要享受光明和溫暖，我們要享受風和雲，我們要享受青翠的森林和迎風起浪的穀田，我們要享受小鳥的歌音和花草的芳香，我們要太陽回到天空，是的，太陽，太陽，他使我們快樂，舒適，萬事稱心！』」

「但是那些提倡不作工的發起人，也就是那些造成這次大不幸的負責人，那些把所有的機器封存了，把所有的手臂鉗制了，設計排斥太陽的人，卻反對大眾的意見，因為他們還存着大量的煤和許多其他的東西供自己的享用，他們把這些物品祕密地藏藏在安全的地方，他們住在遠遠的森林中，過着華貴舒適的生活。」

「但是到了某一天，大眾實在再也耐不下去了。他們糾合了大眾的人，跑到黑暗的樹林中去，把那些造作邪說的人一個個都打死了。」



水手和漁夫照常工作



「我們要復工；讓太陽再來照耀。」大家齊聲呼喊，聲音震動了整個地球。

「當太陽聽見了這喊聲，他向地球一望，看見人們已經醒悟了過來，他就張開笑口，從地平線上昇起來，閃出耀眼的光芒，把世界重又容納在他溫暖的懷抱裏去了。」

「無論男女老幼都跑出屋子來站在睜眼不開的陽光中，溫暖他們發抖的四肢。一種新的生命很快地顯現在他們灰白色的臉上。太陽憑了他的光線，又表演了無數的奇蹟，都是人們一向所不曾注意到的。他解放了冰封的泉水，讓他們向前潺潺地流去，他融化了江河湖澤，讓海水再生波浪，水手和漁夫照常工作。太陽又把空氣層溫暖，引起氣流的紛擾，於是風也吹了，風磨上的風帆也轉動了。熔解的冰雪從山巔流下來，於是瀑布也蘇醒了。風磨和水磨的老板又啣着煙斗，高高興興地磨着他們的麥粉。張三，李四，阿貓，阿狗又在新解凍的田裏用犁來翻着泥土。樹木茁長新芽；殘存的小鳥從潛藏的洞穴裏飛出來，快活地唱着歌；在天空的雲端背後依舊漂浮着那環游地球的老旅行家月亮，臉上露出一種狡猾的笑容。」

「但是太陽拉開了圓圓的臉，笑迷迷地漸漸西沈，像是賢明的父親關心着他的孩子們一樣。」

「於是人民就跪下來唱着太陽的頌歌，因為他們對於他已不再輕視了。」

## 風暴四弟兄

是一個怪猛烈的風暴！大風召集了他全部的樂手，組織了一個巨大的音樂隊，橫衝直撞而來，一路上只聽見哀號怒吼，慘叫悲鳴，東邊嗚嗚，西邊拍拍，穿過了城鄉，又越過了山林。他把煙囪當作號角，把電線當作筊篨；撼動理髮店前的銅盆（德國理髮店前常懸一銅盆，以作業務的標記——原譯者註。）使之像鐘一般鏗鏗響響，搖震門窗，使之拍地飛開，又砰地關攔；呼呼地穿過罅隙和鎖孔，發出一陣慘叫，一聲咆哮，把樹頂的叢葉像剪髮似地刮去了大半，然後又在三角牆和折裂的風鷄四周不住地怒號。他嬉弄着大張的紙片，時而把牠們在天空中打旋，時而把牠們在地面上拖走。他把肥胖的老法官的帽子滾這麼一里路，然後讓牠停在那裏，等到老法官氣喘喘地趕上去正要俯身拾帽時，他卻哈哈大笑，又把那帽子滾了開去，結果更猝然一吹，把牠吹落在水裏。他把朱力奧媽媽的洋傘吹朝了天，好像這位老太太要飛上天去的樣子。他又從玻璃窗裏捲起一個花盆來，打上書記官的頭上，這使書記官對於朱力奧媽媽的笑聲立即停止了。

接着是一陣大雨，代替了狂風的一切戲謔殘暴的行爲。他們倆一前一後，把那些街道掃除得乾乾淨淨。小朋友們把鼻子抵住了窗玻璃，望着灰色的天空，看有沒有放晴的機會，原來外邊

一下大雨，他們給悶在屋子裏，就覺得無聊起來了。

可是到了晚上，他們還是穿上外套，披着圍巾，偷偷地溜出屋子來，冒着風，逕向烏拉·波拉博士的老屋子而去。實在說來，這樣的天氣，正是聽講故事的最適當的時候，何況更有一杯甜茶可喝呢！

老烏拉·波拉穿着睡衣，拖着氈呢軟鞋，蜷縮在比他更老的安樂椅裏，嘴裏含着一隻像是郵船上的煙囪似的長煙斗，時時閃出紅熾的火光。在這種天氣，正是他的痛風發作的時候，像有什麼東西在啃着，咬着他的老骨頭。

「小朋友，」他的臉色顯得非常憂鬱，「這是最惡劣的天氣，大風往往會捲起瓦片花盆來打着無辜的人。我們能夠坐在溫暖的屋子裏談談天，說說地，實在是夠快樂的。但是在外邊廣大世界上的惡劣天氣，和我們的所謂惡劣天氣，卻截然不同，一個有經驗的水手或是一個慣於出門的人，曾經走過遠路，見過世面，看見我們碰到這樣的一點風就爭先恐後地往屋子裏躲，一定要哈哈大笑，因為我們對於真真的風暴，連一點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小朋友，你們記着，人住在陸地上是和魚住在海底下一樣的。在魚的四周和上方是水的海洋，在我們的四周和上方是空氣的海洋，我們就住在空氣海洋的底下。魚住在陸地上要窒息，同樣人若離開了充滿着空氣的大地，也必悶死。海洋裏有強烈的水流，在我們的空氣裏也照樣有強烈的氣流。造成氣流的便是

太陽。如果氣流的力量小，我們就稱之爲風，如果力量大，我們就稱之爲風暴。太陽在熱帶地方把空氣加熱，空氣受熱後，體積膨脹，質量減輕，便向上昇騰，於是四面八方方的冷空氣，沿地面衝過來補充熱空氣的缺，這樣就造成了風與風暴。當我們坐在特別快車裏的時候，我們差不多以每分鐘一英里的速率向前馳去，但是風暴卻有時甚至用比這快五倍或六倍的速率來掠過地面，因此他們毀損了人類的一切創造物，而成爲破壞的魔王。今天我要來跟你們談談風。你們再坐近一點，仔細聽好，我講的是風暴四弟兄的故事！

「風暴弟兄通常都整年不相見面。他們各自東來西去，跑遍世界上所有的地方，虐擾人類，但是到了某一天，他們必團聚一處，舉行一次家庭會議，這時候空氣平靜，連樹上最小的葉子也一動不動，橫渡洋面到西印度去的大海船上的水手，都安然點着了他們的泥煙斗，閒散非常。風暴四弟兄老是在這特別的日子，聚集在伊朗的得馬溫得山裏，這個山高峻插天，離海面約有一萬八千英尺。藏在這深深的山岩中，有個巨大的洞窟，在這洞窟的四周有白雲圍繞，像是高塔上盤旋着的小鳥一樣。

「第一個風暴，在一清早就到了。他的名字叫沙風，又叫熱風。他來的路並不遠。他是從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飛過地中海，一逕趕到這裏來的。在下面帶着羊皮帽，來來往往的伊朗人，猛覺得天氣突然溫暖起來，因爲沙風，從他酷熱的家裏帶來了一片火熱的陽光，從他巨大的翅膀裏撒

下了無數的黃沙，把個天空遮得昏天黑地，只要把牙齒一嚼就可發生一種噁啞的聲音。他像魔鬼一樣地溜進了得馬溫得山的洞裏。「阿拉！」他操着阿剌伯語說，「這裏是多寒冷啊，我真有點耐不住呢！在我的家鄉，有酷熱的太陽，有美麗的熱沙，獅和豺在陽光底下負喧，巨蛇在沙土裏孵蛋。這個洞多陰暗，怎麼比牠得上！並且，照老規矩，我總是第一個到。等待他們到來時，我一定會染到很厲害的傷風。」

「於是他裹住了廣闊的外套似的翅膀，垂頭喪氣地蜷縮在壁角裏，呆呆地默想着。」

「他等了許久，頭頂上忽聞有一陣疾馳怒吼的聲音，好比上千的魔鬼，突然被解放出來的一樣。雲像海燕般地飛開去，雨像擂鼓般地落下來，霹靂在山裏發出回聲，像是幾百支的排槍，眩眼的電閃曲曲彎彎地射向地面。在一陣可怕的冰雹中，第二個弟兄颯風趕到了。」

「他張着笑口。從他鉛灰色的翅膀上搖下了許多雨點和冰雹，像淋浴一樣，接着就鑽進了洞窟。「哎，」他粗魯地說，「多討厭的灰塵。我的天，這真夠叫人把喉嚨都乾枯了呢！」

「忽然他看到了在暗角裏的沙風。他立即趕了過去。「弟弟，」他大叫道，「跟着是一連串的笑聲，『是你躲在這裏，老沙袋！忘八羔子，怪不得這裏滿是灰塵啊，我們好久不見了，你好，太陽的兒子！』」

「『阿拉，你不要走近我，』沙風有點不樂意的樣子。『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響聲！這樣的

閃光！這樣的大水！這太可怕了。你身上有魚腥氣！不要走近我，我耐不住這樣的潮溼。下一次我們要在我的家裏聚會，讓你也嘗嘗乾燥的滋味。」

「颶風心平氣和地哈哈大笑。『你真是個不中用的傢伙，孩子，』他說，『這洞裏已滿是泥沙，你還不稱心，等我們出去時，怕不都變得像一袋袋麵粉！』」

「他們倆你一句，我一聲，吵了很久的嘴，忽聽見有一陣噪聲，越來越響，這顯然是報告第三個弟兄趕到了。他漸漸行近，地上的行人都嚇得來不及望屋子裏逃避。空中有一陣咆哮疾駛的聲音，像是移山倒海一般。東方的天空現出硫黃色，在西方的天空攔着一道巨大的黑色壁障。從這壁障裏掛下一條氣柱來，直達地面。這氣柱以極猛烈的速率在不息地旋轉。凡是牠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一樣東西不被吸了起來，沙土咧，野草咧，瓦片咧，水潭咧，無不被捲上空中；要是有什麼東西敢公然抗拒，就轟然一聲，立即斷裂，他彎折一株樹木像彎折一根火柴梗一樣。這就是旋風，只要他足跡所及，無不造成破壞。現在他已經行近洞窟，接着就像砲彈一般地射了進去。」

「他的來勢是非常猛烈甚至把沙風吹出了壁角，一直捲上窟頂。至於那颶風，也給他吹得像陀螺一樣地團團打轉，終於被摔倒在一個壁角裏。」

「『忘八蛋，』颶風罵道，『我看你這樣子有點像美國的大力士停下來，你這惡鬼！』」

「沙風也大發脾氣，像豺狼一般地咆哮起來，嘴裏是一連串阿刺伯罵聲，針對着他粗魯的

哥哥。但旋風只是哈哈大笑，像是一隻熊，他連連道歉地說：

「對不起，今天得看見你們，我是非常高興！」的確，他正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剛剛從加利福尼亞趕來。

「但是他的弟兄還是不住地在破口痛罵，洞窟裏充滿着爭吵叫罵的聲音，可是在旋風卻毫不介意。他拿出一隻短煙斗來抽着煙，又把偶然插在他翅膀裏的一根橡樹幹，用小刀來削成牙杆，以解寂寞。」

「當正午時，伊朗地方照例是很燠暖的，可是這時卻突然變得異常涼快。天氣是越來越冷，太陽已經躲過了，在高高的天空中佈滿着小片的羽毛狀的卷雲，這種卷雲都是由無數的冰晶所造成的。停了一會，高空下起雪來，起初很慢，漸漸越下越大，接着又跟來了一陣冷風，叫人把脈管裏的液血都凍結起來，風過處是彌天的大雪，使人看不見面前兩碼以外的東西。在遠處，四個弟兄雪風在赴會了。」

「他是風暴四弟兄中的老大哥。在他白色的頭髮和鬍鬚上都掛着一條條的冰箸，他的翅膀上積着閃亮的雪花，大塊的冰膠住在他的腳上。他的氣息所及，使任何生物都凍得失去了知覺。他呼呼地吹着氣，悄悄地溜進了洞窟。『喔，諸位弟兄，現在我們大家都到了得馬溫得洞裏了！』他一邊歡叫一邊搖去了身上的雪。」

「洞窟裏充滿了冰冷的空氣，於是沙風立即哭喪着臉說：『你真叫做雪上加霜！這樣的寒冷，簡直要把我凍死了！』說着他蜷縮在岩壁的罅隙裏，躲避他老大哥的氣息。颶風也在抱怨着這頭北極熊，因為他身上還在不住地淋着的雨滴，已經在開始凍冰了。」

「『弟兄們，』雪風說，『大家都不要吵罷！我們一年只碰頭一次，對於各人的習性應該互相原諒一些。沙風的乾熱和沙，颶風的雷電和驟雨，猛烈的旋風的破壞一切的暴力，以及我自己的寒冷和冰雪，對於別人固然覺得討厭，不過我們都有自己的特殊工作，並且住在不同的地域，關於這些希望大家能夠諒解。現在我們不要再鬪嘴罷！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哩。你們都知道，在元旦這一天，我忝為大哥，得向氣候之神報告我們的已了及未了的工作。我們的名譽都不很好。人們都向聖彼得控訴我們的各種破壞的行爲；海王納普青對我們更是非常忿怒，而花神弗洛拉和獸神福那也痛恨我們在世界各處所造成的災禍。我早已料到我們將要受到各方面的責難，所以我們急需設法來辯白清楚。然而第一，得請你們先把自己的錯誤向我報告一下，因為我必須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知道了以後，才可以有所辯護！』」

「『我們是永遠不能使人類滿足的，』颶風懊惱地說，『要是你多睡了些時候，或是吹得輕一點，他們就埋怨稻麥不生長，樹木不結果，帆船走得慢，風車旋不動。要是你規規矩矩地喘幾口氣，那就更不對。我想他們最好是自己來創造他們的天氣！』」



「可不是嗎，」旋風說，「人類都是忘恩負義的，而弗洛拉，又是位多愁善感的小姐，只要有一株小樹被拔了去，就會哭這麼半天！」

「不要儘怪別人，野孩子，」雪風反駁說，「你們都瞞不了我，我小時候也像你們一樣。不過現在我們不要徒說空話，浪費時間！先把你們的頑皮行爲報告出來罷！」

「四弟兄大家蹲在得馬溫得洞的中央，由最小的弟弟沙風先來講述他的故事：

「一天，事情出了岔子，人們當然是抱怨了我，但我並不是故意的。我躺在卡瓦綠洲中的莫谷頓山上睡着了。山下是廣袤千里的撒哈拉沙漠。驕陽毫不留情地照下來。灼熱的石子把草都燙焦了。蛇和鱷魚張大了嘴，懶懶地躺着，老獅子熱得從沙裏逃出來，躺在我近旁的一株枯萎的老樹的陰影裏。綠洲中停滯的藍色水池，吐着蒸氣。四面八方都是死一樣的靜寂。

「到了下午，當太陽西沈以後，我醒來了。獅子在我的旁邊，蛇在沙上，鱷魚在池子裏，都繼續酣睡，空氣是異樣的陰沈。就在這時候，我遠遠看見有一連串黑色的斑點，在酷熱的沙地裏蠕動着。好奇心驅使我，要看看牠是什麼東西。並且，這又是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在這裏，乾旱和酷熱已經繼續了好幾個禮拜，什麼東西都焦燥異常。所以我想，我得用我的大翅膀來在空氣的海洋中掀起一點風浪，好從海面上帶過一點溼氣來；或許竟能醞釀一次大雨。因此在傍晚時，我就立起身來，展開了翅膀，向依舊在遠處蠕動的一連串斑點飛去了。」

「我的翅膀掘起了巨量火熱的塵沙，瀰滿整個空間，把天空遮得變成深黃色，太陽變成棕紅色。所有的動物都鑽進洞裏去了。當我行近那一條斑點時，我看見這原來是一隊運貨的商人，他們趕着十匹駱駝，又有幾個披着白色一口鐘的阿剌伯人，騎了馬在旁邊護衛着。他們遠遠地望見我揚起了橙黃色的灰幕，奔騰疾馳而來，就都在沙地上仆倒了，沙土顛簸起伏，一望無際，一直伸展到地平線以下。駱駝都緊擠做一團，兩腿埋到膝際。在牠們的中間，還掩臥着不幸的人。我在他們的上而呼嘯怒吼，向着海面疾馳了三小時，沒有工夫來理會他們。要是我知道我這火熱的氣息會使他們遍體焦灼，灑在他們身上的細沙會掩埋他們，我早已改從別條路走了。誰會想得到人類是這樣不中用的東西，並且他們既然這樣地荏弱，又爲什麼要冒險到沙漠裏來討死呢！」

「我席捲着掠過的梨波里的山巔，掠過突尼斯和長綠的沙洲比斯克拉，還掠過君士坦丁的一排排白色的屋子，我的塵沙的外套把太陽染成了鐵銹色，無數的沙粒在空中盤旋飛舞，給他們帶來了沙漠的兒子沙風到臨的消息，於是他們都驚惶失措地急忙躲到屋子或茅舍裏去了。」

「在日落時，我到了地中海濱。塵沙從我的翅膀隙縫中落下來，我是疲倦極了。我已經到了我的王國的權力的邊境。我輕輕地吹了幾口氣，就轉身回來。月亮已經上昇，幽暗的沙漠又躺

在我前面，我又回到了方纔碰見隊商的地點了。不過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是一個漂動的沙坵，在這沙坵下面偶爾可以看見一條重載的駱駝的腿，或一張青色的人臉，在月光底下閃爍着。」

「沙風說完了話，就默默地不再出聲。」

「你這個小流氓，真會鬧亂子，」雪風搖着他冰凍的鬍鬚說。「我們不大聽見你做過一件好事。沙漠中不知有多少的人畜，都給你這酷熱的氣息所烤死，不知有多少的人畜，都給你活埋在熾熱的沙土中，結果又給太陽漂成了白骨。我希望氣候之神最好重重地打你一頓！」

「沙風聽了這一番話，似乎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去在岩壁的隙縫中躲了起來，嘴裏嘮嘮叨叨地用阿剌伯方言來說着下流的話。接着是輪到颶風說話了。」

「我，」他說，「是一年四季沒有閒工夫的。在沙風弟所住的地方，居民極少，因此他可以一月月過着幽閒的生活，而養成一副懶骨頭。可是我的手頭卻常常積着做不完的工作；在我的國土裏，有着大樹林、大原野、大城市，還有海洋和船舶。要是我的風吹得輕一點，雨下得少一點，那就要釀成荒年。要是我儘管下雨，使勁吹風，再加閃電打雷，那也不對，田野裏還是要受到嚴重的損害，農夫立即跑到教堂裏去向天父禱告。但是最討厭的是水手。他們住着螺獅殼般的小船，到海洋裏去航行，你只要把衣角一帶，就可以闖下大禍！」

「今年春天，我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那時候我正住在雷孫其保大山中，打算在那裏休

息幾天。不料有一天，當我正在和山神魯背查爾打撲克的時候，忽然接到了一大批責難的信，說是要找尋風和雨的下落。原來那時候整個歐洲都萬花怒放，可是沒有一點風來給牠們傳播花粉，好讓牠們到秋天結成蘋果、梨子和櫻桃等果子。花園裏和田野裏也乾得差不多要起龜裂的樣子。

「『一天啊，』我對魯背查爾說，『我得趕快走了。』他一聽見這句話就破口大罵，因為他剛剛把四張愛斯全拿到了在手裏，可是我管不了這些，把撲克牌一丟，就起身出發，飄過了山嶺，向鄉村中去了。」

「『在起初，我是隨隨便便地走的，每小時走五十英里；可是後來我看見下邊一輛特別快車追出了我，我就展開翅膀，把速率大大增加起來，於是下邊的火車不久就遠遠地落在後邊了。當我正在經過德國時，我看見太陽又在日曆上溜過了一頁，天氣是一天熱似一天了。小樹非常乾渴，顯出十分憂鬱的樣子，花的顏色也憔悴而帶一點病容。我把從海岸裏，湖河裏大量上升的水蒸汽聚集起來，提高了，加以冷卻，造成一張藍灰色與白色相間的美麗的雲幔，使太陽不能再向乾裂的地面上放射他的熱箭了。然後我慢慢地小心地讓這些溼氣凝成微小的水點，飄落下來。」

「『在下邊的村子裏，農人翹首望着天空；他們從嘴裏拔出了煙斗，鄭重點了點頭說：『下

微雨了！下得正好！」當然，在市鎮裏的幾個漂亮姑娘是要覺得討厭的，因為我曾經淋壞她們的繡花裙和新草帽。梅耳先生學校裏的一羣小學生都大聲喧嘩，他們對着天上的雲高叫道：「半年天天晴，一落雨傾盆！」

「但是農人卻還是望着天空，嘴裏咬住煙斗，舒着氣，吐沫橫飛地說：「這沒有用！還要下得大！」

「誰能使人類滿足呢？這時我惱了，我把所有的雨水都開放了，讓牠盡量地倒下去。我拼命地放着霹靂，播着電鼓，發動了一次大雷雨。當我閃過時，城市裏的居民都狼奔豕突，像着了魔一樣。朱力與太太的假髮，梅耳先生的新帽子，縣長太太的窗簾，都給吹到席勒廣場的中央，在作華爾茲舞，所有的洋傘都歡喜若狂。肥胖得像酒桶般的酒店老板卻氣得臉色發青。「天主，」他叫道，「今晚上誰還要到這裏來喝我的啤酒和喫我的炙羊肉呢？啤酒已經有點酸了，羊肉已經不新鮮了。我真該倒楣！」但是馬車夫和修傘匠卻快活地說：「你儘管下罷，你下得越大，我的荷包就越滿！」

「到底誰能夠知足？」

「當我經過大陸時，飛過奧得河和易北河以及威塞爾河和萊因河的上空時，把樹林都刷新了，把種子都灌溉了，把城市中的熱空氣都趕走了，可是我沒有工夫來注視海面上的情形。」



城市裏的居民都狠奔豕突,像着了魔一樣

僅僅是一雙眼睛，誰能同時顧算到各個方面呢？又要當心朱力奧太太的假髮，又要留心果園裏的梨樹，誰還有工夫來管到從瑞典開到英國去的貨船北極星號已經行近了礁岩呢？我帶着雷電衝向前去，太陽已經下山，灰藍色的雲片，低低地浮在天空，使你看不清一英里以外的東西。在這小船中的乘客都異常驚愕。我的閃耀的電光似乎把天和地都燃點了起來，雷聲在雲塊裏打滾，像是上帝的憤怒的吼聲。我鞭打着灰綠色的水波，就激起水沫飛濺的波峯，跟我兇猛地挑戰，我迅速地衝過廣大的水面，比人類的最大的戰艦還快上一倍。我對着這洶湧的大海，高唱戰歌，掀得牠天翻地覆。等到我看見遠處北極星號上的紅綠燈光時，已經太晚了。牠正對着我，開足了馬力疾馳而來。從牠的煙囪裏吐出棕黑色的濃煙，像羊毛一樣。巨大的波浪時時把牠的尾部高攀到水面以上，閃亮的推進器的槳葉在空中格格地發響，看神氣，似乎要全部粉碎的樣子，正像一隻八音鐘從高空落到石板上一樣。

「『船裏的那些小東西，既英勇又沈着，拼命地從事營救；我對於他們致最大的敬禮。我很想去助他們一臂之力，可是已經太遲了。在近英國海岸的地方，那船給一個巨浪猛摔在礁岩上。牠的底破裂了，船裏漏滿了水，側了個身，人像火柴般地給漂了開去。有幾個爬上岩石顯然獲得了安全的保障，可是大部分的人，都靜靜地沈到海底下去了。我可憐他們，卻沒有方法來援救他們。小小的人敢在小小的船裏與驚濤險浪相搏鬥，結果總是不幸的！』」

「颶風說了，他的大哥雪風嚴肅地搖着頭。」

「此外還有許多帆船和漁船也在這一夜裏給你吹翻了，而弗洛拉也因了你的暴力，尤其是那些雹子對於田野和庭園所造成的嚴重損害，大哭一場。我知道，你自以為做得沒有錯，你跟乾旱和酷熱英勇地鬪爭，但是你跟我們的老敵人海王納普青一見面之後，就使起性子，把人類完全忘記，這就是你的錯處。不過我們同是有罪的人，我是不配來批評你的。」

「等到我看見他們，已經來不及了。」颶風辯護着說，「因為我的眼睛望着半個歐洲和整個北海。而且我不能使我的巨大的力量在頃刻之間就平靜下來，正如人類不能使閉足了速率的火車在一秒鐘裏驟然停止，以避免碰撞一樣。人類也該自己小心一點纔好啊！」

「突然，旋風跳了起來。他哈哈大笑，直笑得一切都搖震起來，他一邊笑，一邊還跳着一次道地的黑人舞。然後他挺胸凸肚地站在颶風的前面，說：『老弟，你是個不大見世面的鄉下人。要是在什麼地方吹去了兩塊窗玻璃，或是把一隻老貨船吹沈了，你就像毛丫頭一樣地哭。真不中用！如果螞蟻堅執要住在巨象經過的地方，那末他們一旦給巨象踏死，他們一定是毫不為異的。如果你願意結交暴戾的朋友，那末你一定也肯忍受暴戾的待遇。我的想法就和你不同。我偶然使起了性子，就管他媽的小小的人類，管他媽的人類的創造物。』」

「你是著名的頑童，你把我們全體的名譽都弄壞了。」雪風不滿地說。『你總不會得到



好結果的！

「『你這可怕的熊，你不要自以為是在你所住的地方，人們也不見得會感謝上帝罷！』

「『好，算了罷，』沙風不高興地說，『我渴望着非洲的太陽！』

「『聽着，老傢伙！——人類是固執而厚顏的東西，至少是在我的故鄉。他們自稱征服了自然的力，他們是世界的主人，這些自傲的傢伙有着紙糊般的屋子，還有光亮奪目的玩具，在海洋裏航行。他們利用了嚇嚇發響的水鍋，在薄鐵條上直爬到山頂。他們又在全世界各處張着銅絲的網，最近更膽敢用了吹大的臘腸和噙噙的旋翼高飛到雲端裏。不但如此，他們還把鐵塊射到空中，同時發出人造的雷聲和電光。難道我們能容忍他們這樣橫行，反而要處處替他們設想嗎？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奴隸；而同時他們卻要把我們這些巨人淪為他們的奴隸。你們喜歡怎樣，聽你們的便罷！至於我，如果他們敢來侵犯我的權益，我誓必與這些矮人一決雌雄！』

「『老哥，聽說你某一天經過中美洲時，確會同他們英勇地決鬥過一次。就是歐洲的報紙上也亂烘烘地詳記着這次旋風所造成的大破壞！現在就請你把當時的情形，作一個詳細的報告罷！』

「『好，颶風弟弟，讓我來講，你聽了我的話，以後就是打碎幾個花盆也不至驚叫悲號了。你得知，我做起事來是和你不同的；我並不吹，不過我要顯示我的威力的時候，我只是吸！我的旋

轉不息的氣柱從天空下掛，好似象鼻子一般，無論什麼東西碰到了牠，牠就舐着，吸着，把這東西攪到空中，又遠遠地一摔，摔個粉碎。要是有什麼東西敢反抗阻撓，我的鐵腕就把牠撕個粉碎。我權力所及的範圍是很狹小的，不過我在那裏確是個殘暴的魔王，對於人類的創造物是毫無顧惜的。我的足跡明顯得像鐮刀一樣，在稻田裏割成了一條深深的畦溝。

「在錦繡的哥羅拉多的落磯山巔，我出發了。是在五月中的一個熱天，我從銀光閃閃的積雪的山巔下來。首先，我徐徐地從岩谷間穿過。在我的後邊，天空像一堵牆，又黑暗，又低沉。崎嶇的落磯山輕蔑地望着我，要設法阻止我的攻擊。但是我的氣力是在逐分逐秒地增大起來。我用了比特快車四倍的速率，向岩壁上衝過去。幾百年的老樹，樹幹都粗得像廟裏的圓柱一樣，在我的盛怒之下，被折裂成片片了。一輛火車從瑟薩斯平原氣喘喘地跑上山來，面對着我。牠的兩架大引擎發出嗤嗤的響聲漸漸地在峻峭的岩壁上越爬越高了。一個深淵張着大口，躺在牠的下面，喘急的溪流穿過未有火車以前就倒落在那裏的大樹時，發出高聲的怒吼。我正對着這個滾動的玩具衝過去，就給了牠一個悲哀的結局。牠尖聲地驚叫了。山壁把牠的叫聲彈回來，像是幾千個的叫聲。但是我大量的空氣吹過山峽，那種雷震般的咆哮聲音立即把牠的叫聲淹沒了。接着我又振作了精神，再向滾動着的長蛇衝去。車窗給震碎了。有好幾節車子，車頂給吹離了車身，像紙片一樣地飛到下邊的深淵裏去了。不久火車進了一個山洞，牠停止了，牠同我放棄了

鬪爭。只有最後的幾輛車子像蛇尾般地露出在黑暗的岩洞外面。我沒有工夫，我必須繼續前進，但是我又撲着了這幾輛車子。我用了比特別快車快五倍的速率衝過這人類的玩具。我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對於每平方碼的面積要發生一千五六百磅的壓力。裝滿了行李郵包的最後兩輛車子東倒西顛，搖撼得格騰格騰地響。車子傾覆了，帶住車輛的鐵鏈折斷了，結果就滾過堤防，向下邊黑暗的陷坑裏落下去。我看見牠們像火柴盒一樣地消失了。

「我又向牠們投擲許多巨大的石塊，和高如房屋的杉樹。那時候我已經到了山脈邊境，降落在平原上了。我的藍黑色的雲陣陰沈沈地佈滿在我的四周，把白天變成了黑夜。我把黑暗的氣柱掛到地上，不住地疾轉，好似象鼻子般橫掃一切，吞吸一切。在我的前面是塔克薩斯的大牧場。大羣水牛東奔西突，騎馬的人加鞭疾馳，都希望逃避我捉捕一切的臂腕。但是我在岩壁間通行無阻，我竭力盤旋着向前進行。一株小樹阻擋了我的去路，我就像巨象拔草似地把牠折斷了。我把近百年的老樹旋到空中，然後又把牠們像掃帚般地打到一羣奔跑着的牲畜中間去。下邊有一個牧場，一間木造的平屋，四周圍着一個花園。這屋子裏就住着牧場的主人和僕人。我拔起一株杉樹來像標槍般地擲進這木屋子去。那些老是誇說能控制自然力的小東西，現在也縮成一團，面色慘淡地發抖了。我忽然想到，要設法叫他們明白，自然力至今還是地球上唯一的統治者。我搖撼着這木盒子像火柴盒一般，把牠連花園都吹離了地面；然後再用我的氣柱把牠吸

到空中，又讓牠墜落在幾百碼遠的一個小樹林裏。這一件事，我可以保證，一定會使他們弄得莫名其妙（註：這裏所說的旋風的行爲，和其他所說的一樣，都是實有其事的。）我做這一件事，手脚非常輕捷，因為我並不要殺死這木盒子裏的小人，我只要給他們一個教訓。我想這些聰明的小東西總該覺得有點驚異吧！

「『偉大的阿拉，天和地都讚美他的工作！』沙風說。『我們的美國兄弟倒會得像教士一樣地講童話。把整個屋子帶到天空，這簡直連先知者也想不出來！』

「『放你的屁！』旋風說。『你這乾癟的木乃伊說些什麼？你以為我說的話是哄人的麼？天知道……』」

「『算了吧！大家不要吵！』雪風勸慰說，『這個大胖子說的確不是虛話。那時候所有人類的報紙都詳細地記載着他這一次所開的玩笑，有學問的人也會爲此寫了一冊冊厚厚的書本。他們把他的這種行爲叫做蓋爾凡斯東旋風（Galveston Cyclone）。』

「『一點也不錯，正是蓋爾凡斯東，那是墨西哥海灣沿岸的一個大市鎮，自從我離開了塔克薩斯的森林和草原以後，我就來到了這個地方。幾隻牛駕着一輛車子向我走來。我把這些牛和這輛車全舉到空中，把牠們搬了個場。靠近市鎮的入口處，又有一個人類的小玩具；一間屋子裏有許多輪子在轉動，牠的動力是由一隻滾沸的水鍋所發生的。水鍋底下是一堆火，屋子外邊

有一個很高的石塔在那裏出煙，大概是一個煙囪吧。我把牠着底一掘，牠就倒了下來，把頸部折斷了。然後我把水鍋拉出了牆壁，把牠安放在屋外的草地上。於是我跑進市鎮，又在那裏玩了許多新鮮的把戲。在一簇屋子的四周有一片大廣場，那裏矗立着一根巨大的鐵柱，上面裝着電燈，想是用來照明廣場的。我用了我平生的力氣想把牠拔到空中去，不想這鐵柱深深地埋在地下，並且是用螺旋來釘住在厚重的石板上的。因此牠不願意跟我同去，於是我伸出氣柱，把鐵柱扭了六次，做成了一個巨大的螺旋錐。這個世界第一的大螺旋錐至今還矗立在那裏。人們把牠留作我到過那裏的一個紀念品，稱之為叢柱（Cluster Column）。此外，我又把門窗拉離了鉸鏈，把屋子揭去了屋頂，把佈滿在各處屋頂上的銅絲網撕個粉碎，更在停泊着許多船舶的港口舉行了一次狂歡的跳舞，直到這些船舶全都歸於永遠的沈寂。

「『一直等到我遠遠地跑到海裏，我才慢慢地平息下來，到了晚上我就睡着了。啊，那一天真是忙得要命！』」

「風暴弟兄大家都默然。這位美國兄弟的勇敢行爲實在是毫不足取的。他們一致承認他是個危險的人物，警戒自己不要去和他爭吵。還是老雪風把旋風的一番報告下一個結語，他說：『你還沒有說起，你在蓋爾凡斯東這次勇敢的行爲，曾經傷了五十多人的生命。』」

「『啊，那是真的嗎？我可從沒有計算過。不過，人類在發生戰爭的時候，他們互相殘殺，常

是一死幾百萬人呢。我的殺人，並不是出於本心。我把地面上的穢氣掃除個乾淨，把無數害蟲毒菌殺滅個精光。我想這總可以算是替人類盡了一點義務吧？因為這不但防止了疾病的蔓延，而且還增加了穀物的收穫。冰鬚髭，你既然喜歡批評人家，那末何不把你自己的故事也講出來讓人家批評批評呢！」

「雪風搖了搖牠凍結的長鬚髭，潤了潤喉嚨，說：

「我的年紀是老了，精力是衰頹了。我沒有沙風那樣的火氣，颶風那樣活潑，又沒有旋風那樣的蠻力。我穿着一件大斗篷，凡是我所到之處，我就用這斗篷來遮蔽着地面。我把世界披上了一層銀白色，只要一個通宵，我就能把大藝術家「秋」用魔筆所繪成的灰色圖畫，全變成黑白畫。我的天性雖好和平，可是總還免不了要傷害人畜和農作物。因此有人竟叫我「白色死神」。」

「在十一月中的某一天，天氣已非常寒冷，我在高空更加有點耐不住的樣子，我背負了巨量的雪花，穿過北美的英屬哥倫比亞到平原上去。當我展開翅膀時，天空頓然陰暗起來，雖然是在白晝，卻望不見百碼以外的東西。各處地方的人都把電燈開亮了。我搖了搖我的灰色的斗篷，下邊就降着大雪，據當地的老人的傳說，像這樣的大雪，是他們生平從來不曾經驗過的。不上幾分鐘，這廣大的世界已全都包上了我這閃亮的冰霜。雪花下降得又密，又快，不久就找不到道路，找不到人跡，地面上的一切都已埋藏在幾尺深的雪下面了。甚至徒步的人看不見面前的

樹木，以及方纔對準了方向跑過去的房屋。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世界已全變了樣子。步行和乘車都不可能。我吹起了一堵堵雪的牆壁，高得連人也爬不上去。在街路上一切的活動都停止了。我把幾百萬枝尖銳的小標槍擲向行人的臉上。街上是非常沈寂。屋子給掩埋了。重厚的積雪壓壞了各家互相通話的電線網；屋頂壓了下來，巨大的雪山從斜坡上滾下來，一直滾到坡下。

「村子裏積滿了雪；雪粉遮住了低矮的草屋，一直觸及屋檐。屋子裏的小人兒想設法逃出這個險境，但是我的冰冷的氣息和尖銳的小標槍卻又把他們趕了回來。」

「火車發出尖銳的嘶叫聲，格格的车輪聲，對着我咆哮地猛撲過來。他們喘息着向我噴出一流流的水蒸汽。我伸手把這玩具用力抓住了，叫他們停留在這閃亮的雪海中。於是他們尖聲地嘶叫，發出求救的信號，不久，就有別的玩具急忙趕來援救他們，這些東西真奇怪！他們咆哮着沿軌道滾來，勇往直前地不稍退卻。他們用蒸汽來推動巨大的犁耙，把軌道上的積雪全剷在一旁。他們喘息呻吟，息了息力，又繼續前進。我讓他們去胡鬧，可是到了後來，他們終於氣盡力竭，不能開動，也照樣埋在軟軟的雪花下面了。因此他們還是不能照預定的計劃，清除軌道上的積雪，而把那一列長長的火車援救出來。」

「一切都停止了活動，都市中的匆忙緊張的生活，現在似乎突然麻木了起來，人們都失望地自嘆力量的渺小。沒有一個人敢離開村子，也沒有一個人敢走進村子。我還是把大量的雪

花不斷地向地面撒下。火車的前後左右都冰結在白粉的海洋裏。載着乘客的郵車，靜靜地停在山谷的中央，車身陷在積雪裏，只露出了車軸以上的部分。像這樣的大雪，簡直連什麼東西都不能前進。冷得麻木了的乘客，枯坐在車子裏面，變成了我的俘虜。我又把海上的帆船改裝成一個怪物，我用大量的雪花遮蔽着他們的桅檣和帆桁，他們的大砲和絞盤，他們的指揮塔和他們的索具，漸漸地雪花結成了冰，使他們不由自主地東飄西蕩，像蝴蝶掉落在蜜瓶裏一樣。

「在高原上的樹林，由於樹頂受積雪的重壓，不息地發出呻吟聲。尖削的寒風給樹枝塗上一層厚的雪皮。他們已失去了柔順的天性。當我撲過林子的時候，不勝重負而彎腰的大樹，就像玻璃棒一樣地一段段折裂了。整個的樹林都受到雪和風的蹂躪，從杉樹和橡木的林子裏，你可以聽見一陣嗚咽的聲音。」

「不過我的年紀是老了！我的力氣是不長的。經了幾小時，我早就疲乏地躺在赫貞灣的邊境了。我已經給世界穿上了一件皎潔的白衣，但是不久，太陽又穿過雲層，立即把藝術化的冰雪建築，慢慢地消蝕了，把麻木的生命慢慢地蘇醒了。」

「老人的話說完了。」

「諸位兄弟，」颶風說：「我們實在都找不出別人的錯處！我們大家都做着不得不做的分內事情。鴿子的柔馴原出於天性，而虎豹的兇猛也是無法自主的。天父的創造我們，都依照着



我們各人的本性。」

「沙風和旋風都同意他的話。」

「得馬溫得洞的風暴會議就此宣告結束，」老雪風說。「大家可以各自回去趕自己的工作。至於各位的行動，我一定向氣候之神作如實的報告。現在我們且暫時分別，待明年舉行家族會議時再見吧！」

「風暴弟兄一齊立起身來。他們各自展開了翅膀，準備回家。」

「讚美阿拉！我現在可以避開你們的寒冷的威脅了，」沙風說。他爬出洞窟，在四周佈滿了暖氣，就向南方飛去了。

「再會，沙袋兒！」颶風在背後叫着，接着是一連串的霹靂，和一陣的驟雨，咆哮看向西方歐洲吹去了。

「我們可以同走好多的路，冰鬚髭，」旋風的聲音像拉風箱一樣。「飛吧，到金圓國去！」  
「你的速度太快，我有點跟不上來，」雪風搖着頭，躊躇地說，「並且我們倆同時經過一個地方，對於人類是有害的。你先去吧，野孩子！」

「於是這個美國的野孩子就怒吼着疾馳而去，遠遠裏還聽見他在高聲地叫喊，「老糊塗，再會了！」

「雪風又留戀地徘徊了片刻，纔慢慢地振翅高飛，指向他遙遠的家鄉，在高加索的崎嶇的岩谷裏，飄着小小的雪花。

「這時地面上的人們，聽見在老鷹盤旋的高空中，傳來一陣陣奇特的咆哮之聲，久久不已；原來這就是風暴弟兄的旅行歌。

「小朋友，」老烏拉·波拉講完了說，「這就是風暴的故事。你們不聽見此刻颶風正在煙囪裏奏樂嗎？現在把你們的帽子戴戴好，把你們的外衣紐紐牢，快些兒回家去吧。不過你們要記住，當你們舒舒服服地躺在絨被裏，聽見百葉窗上有風聲的時候，你們應該想到那些暴露在荒野裏的人，他們正在海洋裏，山谷裏，沙漠裏，跟從得馬溫得洞裏出來的風暴弟兄們作生死的鬭爭呢！」

## 玻璃棺材

「小朋友，我們今天要講玻璃棺材的故事！」

「烏拉·波拉，這是個格林童話，我們都聽見過，那是講小白雪給矮人放在玻璃棺材裏！」

「可是我告訴你們，我這個故事是你們不會聽見過的。在我所講的玻璃棺材裏，並不躺着小白雪或別的美麗女郎。這棺材就放在我的大樹裏，停一會兒，你們可以親自去看其中究竟藏着些什麼。但是你們先得聽聽這個故事，因為我們喫糰子，喫餅兒，是不能把餡子挖出了喫的。」

小朋友們坐下來，猜不透這位老人講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的故事的開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約摸算來總有好幾千年了！」

「是在一個美麗的夏天，太陽從蔚藍的天空中暖暖地照下來。海在很遠的地方奔騰怒吼，綠葉在樹頂頭颯颯地響，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一個大森林的附近。」

「一個可愛的小蒼蠅，生着柔嫩的翅膀，趁着太陽，在花草間快樂地飛舞，不知怎麼一來，她突然展開翅膀，嗡嗡地穿過了草地，飛向樹林中去了。那裏長着許多大松樹，高插雲霄，太陽正照得火熱，附近但聞得一派松脂的香味。」

「我們這個小蒼蠅，停在一株大松樹的幹上息力。她伸起她的腿來拂刷她的翅膀和生着紅眼睛的圓頭，因為她飛行了大半天，身上已積滿塵沙。」

「可是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可怕的蜘蛛，划着長長的腿在慢慢地爬過來，存心想把這個蒼蠅捉來當一餐美味的大菜。他小心地搬動他的長腿（要搬動這八條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慢慢地沿着樹幹，離小蒼蠅越爬越近了。」

「蜘蛛把這件事情仔細地盤算一下。『啊呀！』他想，『這位小姑娘分量並不多，除去一雙綠翅膀和一對觸鬚以外，剩下來的實在就很少了，不過知足不辱，就是這一點小小的天惠，也該滿足。要是我不留心，給她的大眼睛看見，振翅飛去，我的大菜便要落空，說不定會餓這麼一天呢。』」

「小蒼蠅卻太慕虛榮，像所有的女人一樣，她不住地刷着她綠紗的翅膀，身體左彎右孌，像小貓一樣的東舐西舐，一點也不知道她的敵人已偷偷地愈來愈近了。」

「當蜘蛛正要猛撲時——突然發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中天的驕陽威逼着整個樹林，老松樹上滲出了厚厚的松脂，在陽光中閃閃地發出金光。忽然有一大滴的松脂從樹上掉下來，剛巧落在樹幹上，把蒼蠅和蜘蛛一齊埋葬在下面。」

「蒼蠅的新裝和蜘蛛的大菜都完結了；無論是友是敵，總之都一齊淹沒在老樹的黏稠的黃色淚珠之中；他們暫時前俯後仰地掙扎了一下，終於都不免一死。」

「新鮮的松脂繼續落下來，蓋住了原來的松脂，最後積成很大的一塊，把這一對昆蟲包裹在裏面，像是個透明的棺材。」

「但是世界的歷史悄悄地在每一頁一頁翻過去，凡是不得不發生的事情，都一一發生了。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的時間一轉瞬就都成過去。許多新的夏天，以及幾千萬的綠翅膀蒼蠅與八足蜘蛛，都來了又去了。誰也不再會想到在許久許久以前，有一對昆蟲被埋葬在一滴松脂裏面而懸掛在一株老樹上。現在這老樹早已躺在泥土裏霉爛得不成樣子了。」

「後來又有變故發生了！陸地漸漸沈下去，於是大量的海水湧上現今波羅的海怒吼的地方，漸漸行近這個古老的森林。有一天，牠竟把森林淹沒了。波浪不斷向樹幹沖刷，甚至把牠們連根拔起，樹木就漸漸斷絕了生機。海風在死樹頂頭高歌，歌頌着他們的勝利，老樹幹在海水底下嗚咽，哀悼牠老家的毀滅。」

「所以在波羅的海咆哮的地方，從前曾經是個大森林。至於那株掛着松脂珠的老樹幹當然也給波浪所吞沒，海沙所掩覆，終至完全污爛了。只剩下那顆松脂珠，掩埋在海沙的下面。」

「又是千餘年過去了。偶然海面吹過一陣猛烈的大風，澎湃的怒濤把海裏的泥砂捲到了岸邊。一個窮苦的漁夫同了他的兒子在海灘上徘徊，想尋找幾千年前的老松樹在烈日中所掉下來的各式各樣的松脂珠。這種松脂珠，現在已成了黃色的化石，人家叫牠『琥珀』，他們用牠

來串成珠、鏈或耳環，十分寶貴。

「那孩子赤了脚，在深深的砂土裏踢着了什麼東西，就把牠掘起來。」

「爸爸，你看，」他快活地叫道，「我找到一顆了。我想他該值十八個辨士吧。」

「他的父親就把琥珀拿過來揩去了泥砂，把牠放在太陽光裏照着。」

「好運氣，孩子，」他歡天喜地地說。「有兩個小東西被關在這個玻璃棺材裏，一個蒼蠅和一個蜘蛛。在格賴夫斯華爾特的讀書人都願意出金幣來跟我們收買呢。琥珀裏有兩隻小蟲，那是個寶貝！」

「在格賴夫斯華爾特的讀書人果然把這個玻璃棺材收買了下來，後來牠又輾轉流傳到老烏拉·波拉的手裏，現在我們大家來看罷。看那兩個小蟲還是躺在裏面，正像幾千年前牠們臨死的時候一樣。蒼蠅小姐在太陽光裏老坐在樹幹上刷她的新裝，兇狠的蜘蛛正想獵獲一餐大菜。你至今還可以看見他們身上的每一根毫毛，和他們怎樣直挺着腿子地死去。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在黏稠的松脂裏怎樣無可奈何地掙扎着，因為在他們的腿子四周，顯出有好幾圈黑色的圓環。我們可以從此探測出發生在近一萬年前的故事的詳細情形，正如發生在目前的一樣，並且我們從此知道，就是遠在那個時代，世界上早已有可愛的小蒼蠅和可惡的蜘蛛了。這世界實在已經是很老很老了。」



赤了腳,在砂土裏掘着了什麼東西

## 金剛石和他的弟兄

有一天，我們聚集在我們老朋友的屋子跟前，正要跑進去看他，不料小朋友中間突然發生了口角。原來這一次有一個皮匠的兒子也參加了進來，想聽聽童話，吃些糕餅。但是他的木拖鞋和綴補破敝的小褂子，跟別人的漂亮衣服很不相配，所以豪闊的礦務監督的兒子，就不讓這個窮小子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不能穿得像吃丐一樣去見烏拉·波拉博士！」他一再地在那裏嚷。然而其餘的人卻以為這並不重要，應該讓他參加進來。至於那個可憐的孩子只是縮在後面，感到非常狼狽，非常不快。

但是老烏拉·波拉已經輕輕地推開窗子，竊聽着他們的爭吵。他突然冒起火來，其聲色之厲，是我們不常聽見的。

「你們這批小壞蛋，」他憤憤地對我們尖聲說，「你們已經像大人一樣，單憑衣服來評判一個人嗎？要是你們再這樣，你們，無論那一個，就得倒楣。至少，再給我聽見了，我就不讓你們跑進我的屋子來。現在你們大家跑上來，讓小皮匠漢斯第一個走！我要對你們講一個故事，讓你們知



道穿着短服的工人比之穿了天鵝絨背心的懶蟲更爲可貴。你們聽了以後，回家去把老烏拉·波拉教你們的告訴你們的家人，因爲他們對於這一件事顯然是不放在心上的。」

於是老克立斯蒂娜拿進茶點來，小漢斯坐在暖和的火爐近旁，因爲有威嚴的老人的保護，心裏十分高興。至於烏拉·波拉還在氣哄哄地咕嚕着，他先在長煙管裏裝了一斗煙，然後說出他的故事來。

「有一個富人，他擁有許多的礦坑，輪船和工廠。在他的寫字檯上放着一隻奇異的金剛鑽戒指。這鑽石大得像一顆蠶豆，射出萬道光芒，好像是着了火的一樣。估起價來，牠總要值幾千塊錢，牠穿的衣服是用金子做的。」

「鑽戒旁邊躺着一支樸素的鉛筆，身上只穿一件杉木製的棕色外套。他整個早上都給主人定計劃和寫數字，現在辦公完畢，已經輪着休息的時候了。室內是非常靜寂，只有那長長的老時鐘按着徐緩的節拍，威風凜凜地在說，『的……答……的……答……』」

「鉛筆在微睡中忽然聽見附近有一個文雅的聲音。這是金剛鑽。」

「『這裏真悶氣，』他說，『我這樣的人，慣常出入於豪華的交際場和狂歡的跳舞會，耳聞目睹，都是些賞心快意的事情，真不配住在這樣的地方。』」

「那個穿着杉木外套的平凡人物，卻不做聲響。他還很疲倦，只想睡眠，不想講話。」

「金剛石很生氣。」好不懂禮貌的傢伙，他想：「我看他一點也不知道我是何等樣的人。」於是他盡力閃着光，興奮地說：

「請你允許我自己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金剛石男爵。我是從南非洲來的。我的妻子名字叫珍珠。她是世襲的爵夫人，出生於一個代代貴顯的望族。她和海洋的統治者海王有着很近的親戚關係。」

「我的名字叫鉛筆。」另一個說，「我只是這屋子裏一個平凡的傭人。我只知道做我的工，人家的事我不去管。」

「老是給人家做工，該是多麼厭氣。我就不高興這樣做！」

「一點也不厭氣！」鉛筆反斥道。「我的工作是很有興趣的，因為我第一個知道我主人的一切新計劃，這些計劃以後將成為全世界所討論的題目。財政家和新聞家早已在等着採訪我們這些新計劃的內容了。我今天早晨所寫東西發表了出去以後，幾百個工程師和幾千個工人就將獲得職業。你看，那邊的筆座先生，乃是我的勁敵。他爲了不會做這一件工作，正在自己嘔氣呢，因爲在我們，作工是第一大事，而在你們，卻是作樂。」

「這要看各人的地位，」男爵傲慢地說。「我也有個勁敵，就是紅寶石爵士。有時候我的主人也戴着他，不過他到底不及我這樣華麗，在高貴社會裏是沒有他的身分的。他的閃光只像

一滴血，而我卻能發出五彩的虹光，無論什麼人只要一瞥就能認識我的家系，認識我的價值！」

「對對對，你已經說過了，」鉛筆說，「不過你實在沒有什麼用處，如果我們這班人不辛勤地作工，給我們的主人賺一筆大錢，他就買不起你。」

「喔，世界上當然也要有做工的人，我們是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平等的。」金剛石辨駁道，「不過我也沒有辦法，工作不是我分內的事。牠是太單調了。你老是在這裏做着同一的事情，自然見識不廣。然而我走過不少碼頭，飽嘗人生滋味，很知道怎樣去過生活！」

「那末請你告訴我，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鉛筆說，「這些事我很高興聽，因為我忙着工作，就從沒有功夫來看看外面的世界！」

「這故事很長，」金剛石說，「不過你既然喜歡聽，我就不妨來同你談談。高貴的紳士有時候是應該給可憐的人幫些忙的。現在你聽着——我和我的弟兄都出身在南非洲。我們深深潛伏在岩石裏，潛伏在地球的懷抱裏。你總該知道，凡是人家日常看得見的東西，都是不值錢的，你要是能夠遁世絕俗，那末人家就會把你當貴人看待了。」

「有一天，那裏來了一大羣黑色的工人，他們不住地在地上鋤着，鏟着，掘着，在尋找我們。他們都是些可憐的黑奴，他們的工作是有報酬的，所以他們不能佔有我們，爲了預防我們跑進他們的衣袋裏起見，他們就只得裸體做工。在印度和巴西，也有人在找尋金剛石，不過無論從什

廢地方找到，總不及我故鄉南非洲所找到的那樣巨大，那樣華麗。在我的弟兄中，有許多比我更為高貴。我們中最大的是屬於英王所有，他的名字叫「克立南」(Cullinan)，他大得像小孩子的拳頭一樣，足足有一磅多重。他的身價要值八十萬金鎊。當發現時，爲了怕路上被人搶劫，英政府曾經派了一大隊的警察，把他護送到倫敦去的。還有一位叫「愛克賽爾雪」(Eckelsior)也是從這個地方來的。他有克立南的一半大，約值六十萬金鎊。但是那位著名的「科依諾爾」(Koh-i-noor)，意思是「光之山」，卻是從印度來的。他是我世界聞名的親戚，也屬於英王所有。他約值十四萬金鎊。

「是的，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且聽聽我的經歷。有一天，一把鶴嘴鋤正在我附近的地上工作，隨後就來了一把鐵鎚，把我連同各種亂石，一箇腦兒都拋到一輛獨輪車上去了。後來這些亂石被車到一個小舍裏去細細地檢查，而我，恰巧躲在獨輪車的角落裏，又加渾身遮着厚厚的泥土，又骯髒，又難看，所以結果就不會被發見。那個把空車子推回去的黑奴，也是出於偶然，恰巧注意到了我。他連忙把我挾在腋下，想要把我佔有起來，可是有一個同伴看見他，把這秘密拆穿了，結果他們倆就商定一同逃走，預備將我帶到開普敦 (Cape Town) 甚或歐洲去出賣。

「在夜霧中，他們真的向荒涼的叢莽中逃走了。然而貪心的人總不會有好結果。當一人熟睡時，另一人乘機把他刺死，奪了我再逃。這時候在金剛石礦上的警察，當然早已在搜尋這兩

個工人了，因為誰都猜得到，他們之所以失蹤，無非是偷走一顆很值錢的金剛石。因此那個兇手兼竊賊，爲了要免避給拿住和送命起見，只好揀偏僻的樹林裏逃。最後他在荒野裏迷了路，因爲沒有食物，結果還是悽慘地餓死。一直到好幾個星期以後，才有人發現他的給太陽烘乾了的屍體，在他黑色的手裏，還擒住了我，他的賊物。」

「由此可見，你這種高貴的身份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鉛筆插嘴說，「我相信這餓死的黑奴，在他最後的彌留時，一定願意拿你來掉一塊硬麵包呢！」

「也許會，朋友！」金剛石略有一點卑屈的神氣，但還是偏於辨駁。「像我這樣高貴的人，是不配去對黑奴同情的。他原該識相一點，不要來碰着我。但是你且聽我再說下去，我是回到我正當的主人那裏去了。不久我去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頓，因爲凡是最有資力，最有名望的金剛石商和金剛石琢磨家都住在這裏。我到了這個時候才如夢初醒地發出我的光彩，原來每一顆金剛石，當牠從泥土中發掘出來的時候，是和普通石子一樣地給人看不上眼的。牠一定要經過磨琢以後，才能透光，才能閃光。金剛石在磨琢以後，牠的返射光線的力量要比原來強上千倍呢。此後，我到了一個金匠那裏，他給我圍了一條黃金的腰帶，接着我又到了巴黎，躺在電燈下的一個藍天鵝絨墊子上，所有走過的人都停下來嘖嘖稱讚：「喔，好一顆華貴的鑽石！」太太們望着我徘徊不忍離去，她們的黑眼睛裏藏着無限的戀意，結果卻還是嘆嘆氣走開了。」

「在某一個晚上，一樁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有人從這條冷靜的街上走來，像閃電一樣地用鐵錘把玻璃打破，把我攔了去。他飛一般地穿過了大街小巷，時而向左轉，時而向右轉，但結果卻還是逃不了。原來看門的人一聽見玻璃的碎裂聲，就立即跑出來追趕。在一間屋子的暗角落裏，他被捉住了。於是我的名聲大振，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在新聞紙上登載了出來，並且還控訴到法官面前，把竊賊判了好幾年的監禁。然而我卻因此得從他骯髒的手裏救了回來，重復躺在天鵝絨的墊子裏，走過的人見了我就說：「這就是失竊過的金剛鑽啊！」

「後來有一位紳士到這珠寶店裏來，他的臂膀裏挽着一位美麗迷人的姑娘，是巴黎偉大劇院裏的紅舞星，那個憔悴的嚴肅的紳士愛着她，比愛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名譽更厲害。她看中了我，幾次三番請求她的朋友買我去做她的頸飾。這個嚴肅的紳士躊躇不決了好一會，但最後他終於答應了，於是我就屬於這個大眾藝人所有。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被用小小的金鍊子懸掛在她雪白的頸子上，在近千盞的電燈下面，我一閃一閃地跟着她在舞臺上跳。這是何等的威風啊！耳朵裏聽見的是多好聽的音樂，眼睛裏看見的是多鮮豔的顏色，幾千人用了他們的觀劇鏡來望着我。樂殺了先生們，妬殺了太太們（尤其是那些年老難看的。）太太們說這是對她們的一種侮辱，但是我卻不懂得她們的意思。

「最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在某個晚上，如泣如訴的音樂正充滿了空廓的劇場，縈繞在



有一位紳士到這珠寶店裏來

金碧輝煌的雕柱和紅天鵝絨的廂座之間。最漂亮的姑娘穿着輕軟如雲的衣服，在我的四周跳舞。就在這時候，那個憔悴而嚴肅的紳士卻正在他家裏的寫字檯邊結賬。他寫了幾封信，給他自己在任經理的大銀行，在這些信裏，他說明他已私自挪用了大批的賬款，無力清償，所以只有一死；隨後他就從抽屜裏拿出一件亮光光的東西來，乒的一聲，自殺了。」

「鉛筆見到這貴族化的傢伙同自己離得這麼近，覺得渾身難受，他恨不能拔起腳來就溜。『天哪！』他說，『你的文雅和美麗，只會惹禍招災，毫無用處。我不像你這樣的貴族化，真是萬幸！』」

「『哎呀，』男爵傲然笑道，『對於愚笨的人，叫我有什麼方法可想呢？後來，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在新聞紙上登載了出來，這對於我當然是一種重大的侮辱，但是我的名譽卻更大了。可惜的是那銀行經理的死，也給那紅舞女帶來了不幸；她只得離開了劇院，同時把我變賣了去。她窮苦潦倒，飄流在異鄉，結果也窮困地死了。最後我就來到我現在的主人這裏，他把我鑲嵌在戒指上，我的故事也就此爲止。你看，世人曾經寵愛過我，羨慕過我，現在我已經成爲名人而廁身於最高的貴族中了。』」

「鉛筆沒有回答；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才好，照他想來，這男爵（他的妻子，就是那出身名門的珍珠，是個世襲的伯爵夫人）既不見得有特別可敬之處，也不像真真高貴。這時候他突然覺得一慄，從回想中清醒過來，而金剛石也嚇得耳朵直豎。原來在屋子的角落裏，忽然發生



一個粗厲的叫聲，「親愛的先生，請不要太吹牛罷，吹得太大了是要爆碎的！我到並不是說因爲你惹出了一種災禍，所以將有不幸發生，我是說你這樣地吹牛，也許要使我們的主人生氣呢！」

「在屋子的角落裏，有着一座華美的火爐，爐壁的荷蘭磚映出綠色的光，你在牠塗鏤的門外可以從雲母片裏望進去，見到紅熱發光的煤，在火爐的近旁有一隻美麗的裝煤箱子，箱子旁邊放着一把鏢柄的小鏟。金剛石和鉛筆看見說話的是塊很大的煤，平滑而光亮，像是鏡子一樣。『爲了你，』他繼續說，『三個傢伙，把性命都送了；還有兩個，一個進了牢監，一個受了磨難，也都只爲了你這個懶骨頭；是的，你真是個懶骨頭，只顧美麗地閃着光！』

「『親愛的朋友，你說的全是些嫉妬話，就因我是從貴族出身的，而你只是個溫暖房間的小工，穿的是這樣污穢的衣服，不用鏟子，連僕人也不肯來碰你一碰！』

「煤放聲大笑：『哈哈！你這個牛皮大王！我和你以及我的朋友鉛筆，都出身在同一的家族裏。我們三個原是親弟兄啊。不過他和我忠實的工人，而你卻是個浪子，引誘人愛慕虛榮！』

「『親弟兄？怎麼是親弟兄？』金剛石憤憤地辯解道。『一塊金剛石怎麼能做一塊煤和一  
支鉛筆的親弟兄呢？』

「『是的，這事實雖然有點討厭，卻確是事實，』煤咆哮說，『我們三個都出生在同一的家族，我們的父親是碳，筆鉛的真名叫石墨，也是碳，同我一樣，只差我的身體裏還含有許多雜質。』

「我懂你的話，」金剛石說。

「這是很簡單的，」煤回答說。「你看，在桌子上你的前面，有着一杯養花的水；在窗玻璃上結着冰；在室外正開過一列火車，牠的機頭裏噴出幾片水蒸氣的雲。牠們也是三弟兄，像我們一樣。在杯子裏的是液體的水，在窗子上的是由水結成的冰，而從機頭裏噴出來的白雲，是氣化了的水。他們三個都含着水，正和我們三個都含着碳一樣，所以我們是弟兄！」

「唉！那個有身分的人雖然不免有點懊惱，卻還是帶着謙卑的口氣說，『你的話如果可靠，那末我在火裏將也會燃燒，跟你一樣，而且人們還可以從煤裏面製造出金剛石來了？』」

「一點不錯，我的高貴的弟兄！人們不但會，並且已經做過！在極熱的火焰中，你和我一樣會燃燒，親愛的朋友，小小的人造金剛石早已有人從煤裏製造出來了，不過製造的手續非常麻煩，那是因爲人類還不會發現自然太太的食譜的緣故。你得知道，我們三個都是由自然太太烘烤出來的。你的所謂的門第就是這樣！試把牠仔細一檢查，就會發現其中一無所有，而且無論如何，你是個最沒用的東西。卽就你的同類而論，也有和善而勤苦的人，那就是五金店裏的學徒劃玻璃的那種金剛石。他是個忠實而可親的人。固然，他常常發出油灰的氣息，你一定不願意把他認爲弟兄，不過我卻反是喜歡他而不喜歡你！」

「也好，」滿肚子不高興的男爵回答道，「關於我的家譜，你也許比我知道得更詳細，不

過我們之間即使成立一種很遠的親屬關係，無論如何，你總得承認，我是，而且永遠是，我們家族中最高貴的人！」

「親愛的先生，」那個黑色工人從火爐中發出高興的咆哮聲說，「你不要以為做你的親屬是一樁愉快的事。漂亮，你當然比我和我的弟兄鉛筆漂亮；但你是一個極不名譽的人，你牽涉到殺人和搶劫等犯罪的案件。我想不出你有一樁可以值得稱為榮譽的事。我敢自信，雖然我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我實在比你更高出一等，因為沒有了煤，人類的世界就將發生嚴重的恐慌而趨於毀滅。要是我們罷了一天工，只就我們的主人而論，其所受的損失，就比你和你妻子（世襲的爵夫人）合起來的價值還要多十倍。我們的力量使幾千家的工廠開動機器，我們在人類的大都市中給人照亮，給人暖室，我們拖走各地來來去去的車子；把輪船馳過廣大的海洋，這也是我們。皇帝和國王，主人和奴僕，富翁和乞丐都缺不了我們，我們請了一天假，什麼事都得停止進行。可是假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金剛石都擲在海裏，結果是什麼都沒有影響，就是世界上最小的輪子也決不會因此而快一些或慢一些。」

「喲！我聽見我們的主人在進來了，他是不喜歡嘈雜的！再會吧，你這個好虛榮的呆子，請你代我致意你的妻子，那位出身貴族的珍珠（世襲的爵夫人）吧！」

「煤！哈哈！」大笑，聲音非常洪大，尖銳的鉛筆也「嘻嘻嘻嘻」竊笑，帶着點諷刺的神氣，

獨有男爵卻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接着，他靜默得像一隻老鼠。煤和鉛筆弟兄倆也屏息不響。

「門突然被推開了，屋子的主人走進室中。他把僕人叫了來。『再加一點煤，』他說，『天氣太冷，我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弄好呢！』他在書桌邊坐下了，拿起鉛筆，努力地寫着。

「那金剛鑽戒給他不介意地推在一旁。他用不着牠！」

「這就是世態，小朋友，」老烏拉·波拉說，「所以你們應該記好這句格言：『人不可以貌相。』」

## 冰山

在早春的某一天，老烏拉·波拉舒舒服服地坐在安樂椅裏。他的小辮子在背後搖擺，他的玳瑁眼鏡架在鼻樑上像一輛腳踏車，他的長煙管裏透出濃厚的白煙。

當我們走進屋子時，他就是這樣地坐在煙霧瀰漫的書室裏讀報紙。

「小朋友，」他說，「你們有沒聽到過？有一隻美國商船沈沒了，船員全體都遭了難。好幾百條性命都隨船沈入深深的海底。這新聞今天的報紙上記載得很詳盡。據說造成這慘劇的原因是由於冰山，如果你們喜歡聽，我就來講一個冰山的故事。這事發生在許多年以前，牠的經過情形也和現在報紙上所記的大致相同。一談起這個題目，不免有一點陰森森冷冰冰的感覺，我們最好招呼女傭克立斯蒂娜，去弄一點熱茶來，然後大家圍爐端坐，作冰天雪地的格林蘭旅行。」

「嗯，這格林蘭是地球上的一處不容易居住的地方。在那裏住着的全是些哀斯基摩人和少數捉捕海豹和鯨魚的人，此外只有些馴鹿在搜尋藏在冰雪底下的食物——灰綠色的蘚苔。是的，那裏是冰山的家，關於牠的故事，今天我要和你們談談。在那裏，每年中沒有幾個星期照着陽光，冰冷的北風席捲着這整個的嚴寒黑暗的陸地，溫度計下降到冰點下五十度左右。這是

北極的客廳。冰和雪越積越高。地面上遮着的冰，深達三英里以上。在這冰上，只能看見幾個山峯探出頭來，像海裏的小島一樣。但是新鮮的冰還是在繼續地增加上去，使這小小陸地漸漸有些擔當不起的樣子，於是牠慢慢地，慢慢地把巨大的冰流向比較溫暖的海岸邊推去。這種巨大無比的冰流廣袤不下數千碼，通稱爲冰川。像這樣的一個冰川，就是我們所說的冰山的母親。漸漸地，這寒冷的冰流滑向海邊去了。黑夜已經連續了好幾星期。太陽老是躲在地平線下，祇有天上的繁星在冰牆上反射出一點閃爍的微光，還有那神祕的北極光在寒冷、沈寂的北極上空炫耀着牠奇異的綠光。

「當冰流到達了海岸以後，因爲那裏高峻陡削，下臨深海，所以就有無數巨大的冰塊沿岸突出在空中，這所謂空中，恰當陸地的盡頭和海洋的起點，冰塊間不時發出一陣高響的破裂的聲音。接着是冰塊上顯出無數的裂痕，於是那懸空的大冰塊就突然滑了下去。這樣一塊大冰，你簡直可以在牠的上面造上十來幢市房，現在牠脫離了牠的母體冰川，就像雷聲般轟隆隆地沖入怒濤洶湧的海中，直激得牠掀起巨浪，攪起漩渦，伸出一條白色的水柱，指向天空。

「這就是冰山降生時的情形！

「牠在冰水中像是一座海上浮宮，上面有高塔，有堡壘，有樓閣，慢慢地給海流從海岸邊沖開去了。牠漸漸南進，經過巴芬蘭 (Baffin land) 沿拉布刺達 (Labrador) 海岸，直達北美，最

後更流入大西洋。

「你們聽着，這冰山離開家鄉越是向南方飄流，天氣就越變得溫暖。後來，連太陽也出現了。牠像是一個暗紅色的圓球，在近地平線處的天空中移動，映着下邊的水面，又像是一個噴火的輪子。現在我們這冰山看去是怎樣的一副形容呢？真是奇觀！牠已經變成一座魔宮了。遠遠望去，簡直像是一個焚燒着的殿臺。火紅的太陽，映在閃光的冰牆上，好像是從牆裏噴射出來的一束束火焰，因為在這個水晶的宮堡上，已結有許多的裂紋，牠把太陽分散了，像金剛鑽一樣地閃出五彩的虹光。

「冰山越飄向南方，太陽就昇得越高，陽光也變得越暖。牠漸漸在浮宮裏熔出了幾條深深的凹槽。水從每個角落裏流下來，凝成了幾千條巨大的冰簷，像橡樹一般地粗，像電桿木一般地長，懸掛在浮宮的四周。太陽的溫熱已經給這水晶宮開門，立柱，在其中築成了各式各樣的樓臺亭閣。在正午，這座魔宮浮在碧藍的海水中，閃出眩眼的白光；在晚上，太陽沈入海底牠就反射出一種火紅色的光芒；到了夜間，月光普照，牠又映出綠色的微光。

「這冰山在水面上像教堂一般地高高聳起，但同時牠又深入水下，比在水面上的可見部分，更不知道要大多少倍，這是因為牠的體質太重，所以仍有大部分淹沒在水裏。

「但是在某一天，海上刮着大風，於是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原來這冰山的朝南部分，已經

給太陽和水中的暖流融去不少，因此牠的身體就失去了平衡。四周的牆壁都漸漸開始傾斜，同時牠北部的基底也慢慢地昇上水面。當一股猛烈的大風吹向冰壁時，這整個的大冰山就給倒翻了個身。

「這一個翻身，從深深的海底捲起了滔天的怒濤。其所激起的巨浪直伸展到一英里以外，但見白色的水沫，在空中飛舞，四周的海水都形成了一個個的漩渦，發出咯咯的響聲。等到這場風潮平息以後，那座水晶宮又順着潮流的推送，還是緩緩地沿着紐芬蘭的海岸而前進。

「大羣的海鷗棲息在冰山的頂上，時時展開了銀色的翅膀，遠遠飛去，然後又在牠們的尖嘴裏啣了一條小魚匆匆飛回。

「但是那冰山愈飄愈遠，終於行近了從紐芬蘭到英國的航路了。

「大汽船北極星號，正慢慢地，在黑暗中航行。船頂上閃着永明的星光，船底下揚着飛濺的浪花。舵工傑姆頭戴雨帽，厚大衣外又罩上了一件雨衣，他站定在他的崗位上，向黑暗中探望着。他的嘴裏嚼着一大口煙草，他的脚伸在油光光的長統皮靴裏，在一左一右地頓着。

「船長慢吞吞地跑近傑姆，他的嘴裏啣着一支短短的煙斗，灰色的長鬚在風裏飄拂着。『傑姆，』他說，『我們已行近海峽了，現在你要留心，這裏有可惡的冰山，從北方向南方飄來。在這種時候你真得閉攏了嘴吧，睜開眼睛，否則我們也許會給那些東西攔腰一撞，可就要了我們』



大家的命！我已經派了兩個眼光銳利的人來幫你的忙，要叫他們向着這茫茫的黑暗中勤加偵察——一個人的精力有限，長期的集中注意，是難免有什麼差池的。」

「我的鼻子很靈敏，船長，要是果真碰到了冰山，我能夠嗅得出來。」老舵工照着海員的老規矩，把嘴裏的煙塊熟練地吐在三四碼以外的甲板上，然後回答說。「在這個地方，我常常碰到這些可惡的東西，當牠們在黑暗中行近來的時候，我簡直連骨頭裏也感覺得到。但是最靠得住的自然要算是溫度計！」

「是的，溫度計是最靠得住的哨兵。我們這船上現在已有四隻溫度計：兩隻懸在水中，一隻在右舷，一隻在左舷；還有兩隻懸在空中，都在駕駛室的兩旁。牠們可以準確地指示出水和空氣的溫度是否在下降。這種大冰山能放出多量的冷空氣，所以當牠們一飄到船的附近，我們就可以在遠處從溫度計上覺察出來。」

「讓我來留心水中的溫度計，傑姆，你去留心空氣中的溫度計。」船長說過，就一搖一擺地顯出海員所特有的姿態，走出駕駛室去了。

「波浪發出哀怨的聲音，桅頂上紅的綠的信號光和白色的燈光，在水面上交相輝映，獵戶座的腰帶出現在地平線之上（獵戶星座中央斜列的三顆星，通常認作獵戶的腰帶——譯者註），銀河像燦爛的絲縷般橫亙在天空。許許多多的眼睛一齊向黑暗中注視，提防着高如房屋

的冰山突然在船邊出現，而引起了不幸的破壞。

「天空的明星都慢慢地帶上了面幕，船首的燈光像探照燈似地投射出無數支小小的光束，海面上在發生夜霧了。在開頭還只是一種薄霧，其後很快地濃密起來，大約經了一小時的工夫，他們就被包圍在密密層層的白霧中，望開去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了。

「陰沈的霧角，悠悠揚揚地衝破了孤寂的海面，在警告不能看見北極星號的一切來往船隻，海員們都撐起了耳朵，留心着有沒有從遠處傳來的回答的聲音。

「傑姆是一味地焦躁，發出各式各樣的罵聲，嘴吧裏拼命嚼着煙塊。霧珠從他的油衣上輪下來，成爲巨大的水滴；把他的鬍鬚也溼潤了起來。這時船長又走回來。

「『事情可有點麻煩，傑姆，』他恨恨地說。『霧在這裏往往是個不祥的預兆。那些可惡的東西把空氣冷卻了，就會生霧。我可以打賭，在這裏附近一定有冰山。只是我們的視線怎麼能夠穿透這白霧去發現牠們呢？現在我們簡直是束手無策。我們只有把我們的命運交給上帝和溫度計了。』

「『對啊，先生，』舵工回答說，『在紐芬蘭海岸的附近，簡直是上帝所忘記了的地方。據說這裏是惡魔出沒的場所。只是我的鼻子能夠嗅出這種可惡東西，而此刻我還嗅不到什麼氣味！』

「只要今晚能夠挨得過去，朋友，」船長說，「明天早上我們就可以跑出這危險地帶，在白天當不像在夜間那樣的可怕。現在我要去看看那兩隻溫度計。」

「他的背影在濃密的霧障中消失了。」

「半小時以後，傑姆忽然在黑暗中大叫起來：『船長，我已經嗅到了氣息。有一股冷氣正在向着左舷而來，那一定是冰山。』」

「天哪！」船長驚叫道，「但願牠不是！不過，水中的溫度計似乎已下降了半度；半度，我想，該總沒有什麼關係罷！」

「不過，船長，我已經嗅到了強烈的氣息。我可以拿我的生命來打賭，那一定是冰山！」

「船長又回去看溫度計。不久他就急急忙忙地趕了回來。『傑姆，真的，真的，溫度計在下降了！』」

「是啊，是啊，船長，這裏的空氣溫度計也在下降呢。該死，該死，那個可惡東西已經近在面前了！」

「可不是麼？你猜牠是在什麼地方？牠是向着那裏飄的？是在我們前面？在我們後面？是從左舷來的？我們有沒有經過牠，還是正在行近牠？離我們很遠還是很近？我們是在面臨千鈞一髮的最後關頭了！」

「船長的額上蹙起了一條條的皺紋。這船，這貨物，這些乘客，這些船員，都把一切交托了他。現在北極星號的鄰近有着一個危險的敵人，這樣的敵人，是世界上任何航海家所不能防禦的，由於冰山位置的無法確定，一切的機謀策略都毫無用處。無論他們採取怎樣的戒備，他們總不能防止與這龐大的冰山相碰撞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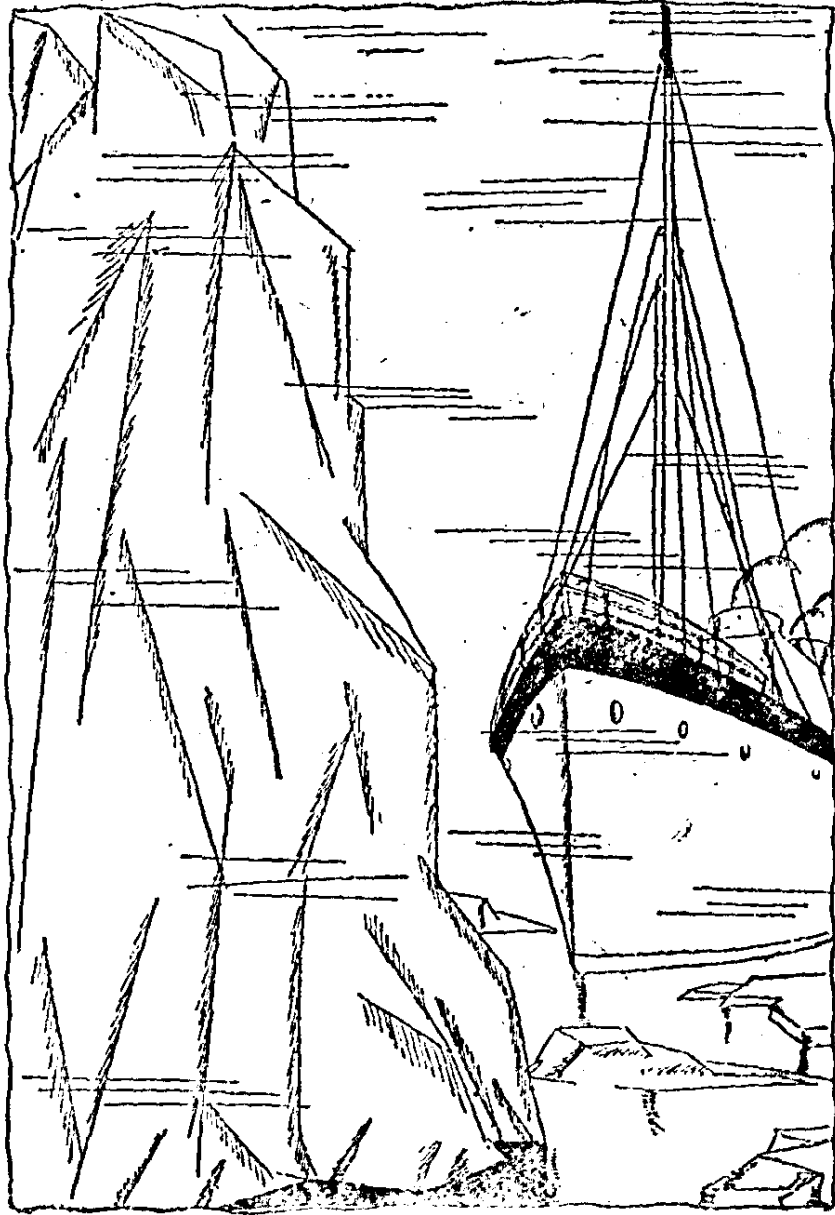
「『船長，』舵工說，『我們既然自知無可倖免，就得振作起精神來準備應付一切。也許，當冰山到了可見的距離以內，我們還來得及作最後的掙扎。總之，一切都操在神的手中。』」

「船長急忙忙跑了開去。他召集了全體的船員把萬一撞到冰山時如何救生的事情，詳加指示，又命把船行的速率減小下來。以外他就再也不能想什麼辦法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在黑暗中。」

「船上異常地靜寂。在遠處隱隱約約有霧角的聲音。水波輕輕地打在船邊，船行的速率已漸漸慢下來了。大家都屏息靜氣地守望着這躲在不可知地方的不可見的敵人——冰山。」

「突然，有一統灰白色的牆壁朦朧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雖然映着船上的燈光，但也只能隱約可辨。牠像魔鬼一樣地倏然而至，形狀古怪，上面懸掛着水晶的燈彩，聳立着螺旋的高塔，是一個怪物，是一個巨人，隱蔽在霧障的後面，這就是冰山！」

「一陣冷風吹過。所有的人都發抖。」



這就是冰山

「大家不再躊躇，都立即開始工作了。舵工把船首遠離冰山，推進器很快地反向轉動，一切的努力都在解救與冰山的可怕衝撞。由於這船原在向前進行，所以現在雖然立即把推進器逆轉，結果也只是把前進的速度減慢些罷了。船與冰山簡直好像是在互相追逐着的兩條野狗。接着就聽見船底發出格格破裂聲，軋軋的磨擦聲。原來北極星號的龍骨已經撞着了沈沒在水下的冰山的基底了，不過這時候牠的飄動的速度並不大，還不致有嚴重的損害。冰山的上部現在已經離船很近了，牠反映着左舷的紅色燈光，似乎有小小的火焰從冰塊的隙縫和裂痕裏迸發出來。北極星號因為和大冰山的基底相觸，所以猛烈地顛動，船身也略有傾側。現在牠的舵轉換了方向，引擎把船時而推向前方，時而推向後方，於是只聽見軋軋地一陣響，那龍骨就從冰塊上滑了下來。最初速率很慢，然後逐漸加增，終於脫離了冰山。」

「由於桅頂燈光的照明，大家看見那座燦爛的浮宮，已經悄悄地像魔鬼般從北極星號的船首飄過了。不久，牠的表面照着右舷的燈光，映射出一片綠色，終於那個危險東西慢慢地向南遠去，像一個慘澹的鬼影，消失在密霧之中。」

「『他媽的！』舵工傑姆高聲地嚷道，『那真是個可怕的惡夢！以後就是擺滿黃金，我也不願意再幹這勾當了！』」

「他到這時纔發現了他嘴裏的煙塊已經嚼完，他嚴肅地搖了搖他鬚毛灰白的頭，想起在

最近二十年來，像這樣的大危難，這還是第一次。對於這次的脫險，他覺得並不全憑命運，至少也經過一番小小的鬪爭，而他的鼻子能夠在肉眼未發現以前就嗅出牠的氣味，這功績更是不可磨滅的。

「好，傑姆，」船長說，「靠上天保佑，我們終於又把難關逃過了。」的確，只差一些兒這北極星號會給北來的冰山撞個粉碎，像破帽籠兒一樣呢！「諸位，」他大叫道，「我想大家快去痛喝一杯，該不能算是過分罷。一切責任都由我來擔當。」

「說着他跳了開去，而北極星號又依着牠正規的航路，向東開到歐洲去了。」

「冰山飄啊飄地，向更熱的地方飄去了。太陽光愈來愈熱，舐着每一處曝露的地方，海水愈來愈暖，把冰山漸漸銷熔，所以牠的身體就慢慢地消瘦了。牠隨時在失去平衡；牠翻着筋斗；牠的高塔融化了，圓柱倒下了，懸空的游廊滴下來像燭淚一般；牠已變得非常渺小，沒什麼人再看得起牠了。」

「這個北方的冰兒子，就是這樣地飄近阿非利加海岸，當遠遠的摩洛哥的椴樹林映入海水的時候，連最後的一片薄冰，也完全熔解在暖流之中，冰山已不再是冰山了。」

## 老樹

「小朋友，現在我要給你們講一棵老樹的故事，這棵老樹站在靜寂的森林裏已經有百來年了，但是最後却落得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

「牠的軀幹生得十分挺直，這在牠自己想來，自然是覺得非常榮幸的。牠身上穿着一件深綠色的針狀衣服，既厚且密，當風兒吹過森林，衝進了老樹的枝幹間時，那些枯枝就發生一陣像鶴鳥挾喙的聲音。一叢叢闊大如扇的針葉發出松脂的清香，小鳥棲息在這上面唱着新歌。啄木鳥向樹幹剝啄，聲音嘈雜，往往使老樹覺得頭痛，小松鼠往來追逐，在濃密的枝蔭裏玩着捉迷藏的遊戲。

「到了冬天，在松樹的廣闊的手臂上積滿了大堆的雪，每當積雪凍結時，樹枝上就綴滿了無數晶瑩的鑽石，時時發出噁噁啾啾的響聲。雌鹿和雄鹿在樹腳邊東嗅西嗅地尋找食物。狐狸豎起了耳朵，在樹幹背後東奔西走，等候着野兔的光顧。夜間常有貓頭鷹飛來，坐在樹頂頭嗚嗚地啼叫，像是在手抱中的嬰孩一樣。

「但是一年中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夏天，太陽是那麼和暖，小鳥的鳴聲是那麼婉轉。就在這



時候的某一天，那裏忽然來了一個老公公和一個老婆婆。他們手攜着手，停步在大松樹的足邊。

「『就是這一棵，』老人說，擦擦他的眼鏡。然後他向樹幹四周檢視了一遍，觸着那破裂了的樹皮。

「突然他快活地叫了起來，『是的，就是這一顆！』那是太長久了，在那個時候，我們是多年青啊！」

「一點也不錯，原來在老樹的樹皮上果然刻着一個心形，在心形下邊好像還有兩個字母，不過因為時間太久，經許多年來風雨的剝蝕，早已看不清楚了。啊，四十年是一個不很短的時間，當這位老公公在樹皮上刻這個記號的時候，他還是個少年人哩。這對老情人在樹旁默默地站立了好一會，才手攜着手漫漫地跑開了。

「像這樣一棵老樹，實在是一個很忠實的朋友，年青的獵場守護員，每當日中時，太陽正射在地面的時候，時常到這樹底下來休息，因此他愛這老樹，像愛他的親兄弟一樣，

「可是在某一天，所有的一切全都發生變化。伐木人帶來了明亮的鋸子和尖銳的斧頭，把許多的樹都宣告了死刑。林場監督跑來在我們這老松樹的樹幹上畫了三個十字，這記號就是死刑的判決書。

「『對不起得很，老朋友，』監督說：『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世界上正需要木材！』」



這對老情人在樹旁默默地站立了好一會

「是的，這真沒有辦法！好幾個工人跑來鋸截這老樹的樹幹。小鳥聽見老樹的呻吟，都驚惶地飛走了。築巢在樹巔的噪林鳥也只好趕快搬場。牠停息在鄰近的樹上，噙噙嘈嘈地大罵那些破壞森林中的和平的人。」

「接着，工人在樹上縛了一根繩子，一面拉，一面喊『杭育！杭育！』於是勃騰的一聲，這松樹就翻倒在滿生蘇苔的地面上。」

「他們先把大枝小樹砍下；更把厚厚的棕色樹皮剝去，結果就只剩下一段長長的赤裸的樹幹，像屍體一樣地躺在森林中。幾天以後，那裏又開來了一輛巨大的駕着四隻馬的貨車，於是這樹幹就被拖出牠綠色的家，上城中的鋸木廠裏去了。」

「鋸子早晚都在噉咕噉咕地唱着，把那樹幹鋸成了許多木片。於是切木機又把所有的木片都切成了幾千支小木條。鋸木廠真是個可怕的地方。牠吞下了整個森林，凡是喜愛青蔥的樹木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些滿生着狼牙的雪亮的鋸子。」

「幾個月以後，在春暄的輕撫之下，那對老情人又到森林裏來散步了，但是這一回他們找徧四處也找不到那棵老樹。只有一個粗大的樹樁還是矗立在地面上。他們站在那裏憑吊了好一會，臨去時，那老婆婆簡直禁不住流下淚來。」

「年青的獵場守護員發現了他心愛的松樹已給人鋸去，也只好頓足大罵一頓，把槍幹擰

上肩頭回家去了。

「就在這個期間，從老樹切成的小木條，是越跑越遠了。他們跑進了一個很大的工廠，那是一個造紙廠。工人把牠們投入一個巨大的鐵球裏面，混和了一種猛烈的腐蝕藥品，加熱蒸煮，結果這棵老松樹就被造成了厚厚的紙漿。紙漿經漂白以後，就和水流瀉在一個迴轉不息的漚網上，濾去水分，你瞧，這紙漿就已變成薄薄的像氈毯一類的東西了。這條大氈毯再在許多大大小小的轆筒中間穿過，經輾壓熨燙以後，就一變而為美麗光滑的紙張了。」

「真的，當我們想到一棵老樹可以做成許許多多的東西，不禁要驚奇起來！」

「然而人家都說，紙張雖然美麗，要是不經過書寫或印刷，也沒有什麼用處。住在大城市裏的長髮詩人，也是這樣說，因此他取了兩張美麗的白紙，用筆蘸了些墨水，在紙上寫滿了詩歌，他歌頌森林中綠色的樹木，在樹枝上築巢的小鳥，他說世界上最美麗的情境，無過於在寂靜的樹林中，聽風動樹梢，發出颯颯的聲音。可是他毫不想到，要不是犧牲老樹的生命，他就不能在紙上寫出他對於森林的頌歌。」

「從這松樹幹所造成的紙張，大部分是送到某大印刷廠裏去的，關於森林的頌歌，剛巧由這一家印刷廠承印，印數是一萬。因此從這松樹就產生了一萬冊的書，行銷於全世界。」

「其中有一冊，流傳到年青的獵場守護員的手中。他拿了這冊詩集到杉樹和山毛櫸的綠蔭中，在一株高大的樹底下躺下來開始朗誦。」

「『胡說巴道！』他火冒地說。『就是城市裏的人來把樹木鋸了去，把牠們造成紙張，印成書籍，而書上却鼓勵人到森林裏去，並保持森林的聖潔。連篇鬼話，也不怕丟臉！可憐的是我們這老樹竟爲此犧牲，實在太不值得！』說着他拿起這詩集來重重地一甩，就把牠向樹林中遠遠地甩去了。」

「這詩集躺在地上經過了許多的時間。螞蟻在書頁間爬過。狐狸懷疑地嗅着嗅着，猜不透這是個什麼東西。噪林鳥在上面嘖嘖嘈嘈地叫着，他對於詩歌更是莫名其妙。太陽把紙漂黃了，晒枯了；雨點浸濕牠，濃霜凍結牠，小鼠咬牠，冬天的雪又把牠溶成紙漿。紙漿慢慢地滲入地下，而就在這地方有一棵小松樹在生長起來。牠的纖細的根努力的吸收養分，於是這本從老松樹中產生出來的腐爛了的書，就又回到小松樹裏去了。」

## 奇異的世界

是在一個可愛的晚上。烏拉·波拉花園裏的菩提樹都開着花，天氣是又和暖又平靜。

「看啊，這些星閃得多明亮！」老人說。「讓我們架起一座望遠鏡來，看看天象罷。」

於是我們把天文望遠鏡架在一棵樹底下，烏拉·波拉就指示給我們看月亮和各種的星。喔，在這個星海中是有着多少的世界啊！許許多多的太陽，許許多多的行星，許許多多的彗星。誰都要想到，我們這地球好像是一棵大蘋果樹上的一個，在牠的四周，還有千萬萬其他的蘋果。用了這望遠鏡，我們竟能清清楚楚地看見其他星球上的山谷、雲霧，以及田野、江湖等等。

「快來看，」老人說，「你們望見在那邊浮着的暗澹的小球嗎？這是一個很遠的行星，名字叫『天王星』。牠離我們這麼遠，我們簡直不容易看到牠，這星球非常寒冷，因為牠離開太陽太遠，太陽光已很難照到了。是的，這是一個奇異的世界，關於牠，我可以給你們講一個奇異的故事。我們且到那棵滿攀着蔓草的大樹底下去坐坐，浴着似水的月光，暢談這遼遠的天王星上的世界罷。」

「現在你們聽着！有一個研究天文學的老教授，坐在他的大望遠鏡的旁邊，正從這鏡裏瞭

望着天上的繁星。他看見在遠遠的空間中懸浮着許多的太陽和許多的彗星。但是其中最美麗的是行星，因為你可以在那種星球上見到陸地和海洋，也見到白色的雪和變幻的雲。

「『噢，』老教授嘆了口氣，『要真能到這種星球上去跑一趟，那纔有趣，現在我們雖然有了望遠鏡，但是看起來總還不夠親切。我可以發誓，如果我死了真能進入天國的話，那末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讓我到這種遠遠的星球上去旅行一次。』」

「老教授這樣地想着想着，結果却在他的皮椅子裏睡着了。因為那時候時間已過半夜，又加盛開的接骨木花放出非常濃烈的香氣，頗有一點使人沉醉的感覺。

「突然觀象台的門開開了，走進來的便是死神。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戴着一頂黑色的垂邊帽子。他走近天文學家，對他說：『親愛的教授，你的機件已經停止了。如果你高興，我們不妨離開這世界到別個世界去走走，你已經在下界望了七十年的星，現在你可以到上面去更親切地觀察一下，並且還可以看看你自己的地球，因為我們從天上望地球，也只是懸浮在空間中的一個遠遠的星球！』」

「教授有個老僕，名叫克立斯辛，已經跟教授相處了三十多年。他原也在椅子裏打瞌睡，這時忽然醒來。他驚奇地擦了擦眼睛。不得了，他看見死神站在他主人的旁邊，在領他上最後的一條路。

「克立斯辛，」教授說，「我去了以後，叫你一個人在世界上怎麼過得下去呢？我們相處已久，實在分不開來，所以我想你還是跟了我一起去罷！」

「好極了，」老僕說，「我想這實在是個兩全的辦法，因為你在天國裏沒有了我，叫你也怎麼過得下去呢？你的記憶太差，你時常失放東西，老是在找尋眼鏡咧、鼻烟盒咧、手帕咧、洋傘咧，你在出外去散步的時候，也常常忘記戴帽子，穿大衣，所以最好是我跟了你去。要是我一個人留在這世界上，就叫我有什麼事好做呢！」

「我贊成！」死神說，「老克立斯辛的機件也並不走得怎麼快，所以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啊，」老教授回答，他從椅子裏站起來，又吸了一撮鼻烟，向門邊走去。

「慢走，」克立斯辛喊，「不要把你的洋傘忘了，從此以後，我們將買不到新傘哩。」

於是他們就跟了死神開步出發，在一陣狂風中昇登天國。不久他們已站在天國的門外了，聖彼得出來迎接他們進去。死神把公事辦理清楚，也就打了個招呼走開了。

「啊，久仰久仰，你就是著名的平方根教授嗎？」彼得說，撚着白鬚。

「不，不，」教授搖搖頭說，「這並不是我的名字；我祇寫過一大冊關於平方根的書！」

「啊，真對不起！」彼得說，「我怎麼這樣糊塗，竟把你的著作和名字都混起來了。好，現



在且跟我來罷，我要替你找一處好的地方來住下，讓你整天可以看星。祇是你不能到別的教授那裏去。他們大家都獨居一室，不相往來，因為要不然他們遲早就要吵架，而在天國裏，吵架是絕對禁止的好，到了，你向左轉灣到第三號房間裏去拿一對翅膀，因為住在天國裏你必須要有翅膀，否則你祇變成半個天使！

「『唉！』教授嘆了一口氣，『我一點也不想進天國來，我祇要求一件事！』

「『你說出來，』彼得說，『也許我可以答應你。』

「『你想，』教授說，『我在地球上畢生用望遠鏡來觀察其他的天體；現在我很想到一個較遠的星球上去參觀一次。』

「『你要到那一個星球上去呢？』

「『我所住的地球，離太陽很近，我很想去參觀一個離太陽較遠而又和地球相類的星球。譬如說，就是天王星罷！』

「『哼！』彼得說，『這並不是個好玩的地方，那裏冷得厲害；祇是我也並不反對你，常言道，愛吃羊肉不怕羶——不過我得聲明：你此去不能超過四星期，因為你身體裏的機件已經停止了，凡是人的機件既經停止，那末不進天國，就入地獄。這是神的安排，無法更改的。還有這個人呢？他也要到天王星去嗎？』

「我寧願住在和暖的天國，遙望着遠處的世界。」老克立斯辛說，「祇是我主人既然這樣決定，我也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裏。」

「好，那末你們去等在天國的門邊罷。停一會兒有個星球使者會來帶你們到選定的世界上去。待四星期以後，他再會帶你們回來。好，再會！慢！不要忘了你的洋傘！」

「彼得不見了。」

「教授突然覺得被不可見的手所舉起。耳邊祇聽見一種巨大的鼓翅聲，身體飛昇空中，像兜着了颶風一樣。教授突然迷迷糊糊地看不見東西，也聽不到聲音，等到他恢復神志，就覺得身已着地，並且耳邊有像喇叭一樣的大聲：『你已經稱心如意，到了天王星上了。這是你的洋傘。再會！』」

「又是震耳的鼓翅的聲音，那個隱身的星球使者，就很快地飛遠去了。」

「老教授感覺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可怕的寒冷。不一會，他的呼氣甚至會在他的嘴巴四周結成冰箚，他的血管裏的血液幾乎要凝成冰塊。這可把個天文學家急得無法可想，唯一的辦法祇有快快奔跑，使增加一點體溫。可是結果他却幾乎一步也不能搬動。他的身體好像已變成了鉛塊，重得伸不起腳步，他雖然用盡渾身的力氣，也祇能極緩慢地前進。」

「老克立斯辛挾了青灰色的洋傘，拖着沈重的腳步，跟隨在後面。」

「天啊，先生，」最後他站定了嘆氣地說，「這是個多悲慘的世界啊！四肢裏這樣寒冷，又這樣沈重。我們一定是離開了天國進入地獄！」

「克立斯辛，不要一開頭就這麼灰心！天王星離開太陽比地球大十九倍，自然是要比地球上冷許多。這是我早就知道了的。並且，這星球比地球差不多要大百來倍，因此他吸引一切物體的力，也就強了許多。這正如大磁鐵和小磁鐵一樣。我們在這裏之所以覺得特別沈重，原因就在於此。那都是出於事理之當然。」

「好個當然，」克立斯辛大聲說，「我們的鼻子凍裂了，我們的腿兒膠住在地上了！」

「四周是漆黑一團，繁星在天上閃爍。在地上找遍各處也見不到一棵樹或一根草，更見不到一點人跡，遠遠望去也沒有光，可以證明有人住在那邊。天王星的世界似乎已經死滅，人類早已絕跡了。」

「各處但見矗立着大塊的冰，反射着淡淡的星光。真正的地面已完全埋藏在冰底下。由於這世界上氣候的極度寒冷，那裏無論如何不會有液態的水。」

「忽然地平線下面漸漸明亮起來了，不久他們就看見一個灰白色的幽暗的月亮。」

「『我的天，』克立斯辛感慨地說，『在這個可憐的星球上，連月亮也這樣不中用，牠的光微弱得像是一盞冒烟的油燈。』」

「『看啊，』教授大聲說，『又有一個月亮在昇起來了。』」

「『是的，還有第三個呢，不過形體是更小了。在這裏月亮真是不值錢！』」

「『天王星共有四個月亮。若用大望遠鏡來在地球上觀察，是可以看得很明白的。』」

「『不過即使把這四個月亮合在一起也見得平常，』老僕咕嚕着說。

「『不要吵！』老教授氣憤地說。『第一，牠們都比地球的月亮小了許多；第二，太陽光照到這裏，已非常暗淡；牠們只能反射出一點微弱的光。你不能希望這裏的一切事物都跟在地球上一樣，老糊塗。你能夠看到任何人所不能看到的東西，你正應該心滿意足了！』」

「由於頭頂的三盞油燈的照明，地面上已經在慢慢亮起來了，可是望開去看見的，還是冰天雪地，毫無人跡。

「教授默默地不出一聲，心裏卻在不住地呆想。是的，天王星上似乎沒有居民。他們費力地搬運着脚步，努力向前，突然間，老教授忽地站住了。在不遠處，從地底下射出一流淡淡的光，顯然在這地底下或冰底下有一盞燈兒藏在那裏。

「隨後老僕也看見了這地下的光。於是他們鼓起餘勇，向着這發光的地點走去。一點也不錯，在那裏的地面上有一個洞，大小和井口一樣，洞口有鐵柵遮攔着。他們看見洞裏有一條亮晶晶的金屬的梯子，深深地直通地底，一路上都有燈火照明。

「謝天謝地！克立斯辛興奮地說。『這裏有鐵梯，有燈，也必有聰明的人類；也許比地球上的人類更聰明。』他接着又說，撇眼望着他的主人，可是老教授卻已在檢驗那鐵柵，想設法跑下去。」

「這鐵柵只能從裏邊開，」他說，「否則就必須把牠硬敲開來。我想牠的用途，大概是在阻擋石子冰塊等掉落到坑道裏去。不過我可以罰咒，這裏一定還藏着什麼發送信號的機關，可以招呼地下的人來開啓這柵欄，因為我想在天王星上的人，有時候也要爬出這洞來的！」

「那是當然咯，」克立斯辛說。『我們要不是趕緊設法跑進去，我們都要凍死哩。我的四肢簡直已不能動彈了。剛才我鼻子裏聞得有一股熱氣從洞裏衝出來。天知道，這倒霉的地方是多冷啊！』

「住口！教授突然說。『我已有了辦法。你看這鐵板；我以為只要踏到這板上去，就會有人來開這個鐵柵。』」

「這鐵板的形狀很古怪。要是這裏的人生着這樣的脚，那簡直會像是象腿上生着鴨蹼呢。」

「但是教授已經在那裏用力地踏這鐵板了。自然，他要踏得這鐵板動，得用全身的重量壓上去的。於是就從深深的洞裏傳來了一個奇特的信號。聲音有點像霧角。不久這聲音漸漸行近

坑道的入口處來了。

「『啊，我覺得渾身緊張起來了，』克立斯辛抓着耳背說。『我希望不要出亂子才好！我們沒有武器，只有你的一柄洋傘，靠了一柄洋傘總不能希望打得勝仗。最好是把那個帶我們到這裏來的生翅膀的傢伙喚回來，以便一打敗就逃。唉，我恨不得留在天國裏，或是留在你的觀象台裏。在那個老地方，永遠不會出大亂子，至多只是忘記了澆窗欄上的花！』」

「『不要吵，老糊塗，』教授輕聲說，『有人在爬上來了！』」

「果然這時有一個黑色的東西在從深深的洞裏爬上來，却還看不清是什麼東西。不久，等到這東西越爬越近洞口，差不多可以看得清楚的時候，洞外的兩位仁兄的臉孔就越來越緊張了，克立斯辛搖着頭，像是風中吹動的樹枝。」

「『天哪，』他悄悄地說，頭髮直豎起來，像一枝尖的火柴梗。『這爬起來的東西是什麼怪物？是女巫的大鍋子裏煉出來的野獸罷。我真怕得恨不能鑽到地底下去！』」

「『噯，噯，』教授低聲說，『一個可怕的天王星人！』」

「這天王星人已經爬到洞口。現在他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了。」

「他的身材比地球上的人類短小，大概還不到四分之三。他的身圍肥胖臃腫，像一個生着四肢的矮冬瓜。粗大的腿子，像是象腿。雙脚肥厚，形狀古怪，扁得像一張鉛皮或一塊鉛版。從他的

肩胛上突出兩條粗大的臂膀，每隻手上生着四個蹼趾，像青蛙的一樣。

「一個和軀幹等大的頭，沒有頸額，形狀十分特別。膚色是黑灰的，像海豹一樣。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是他的一雙巨大的眼睛，大得像個黑色的小果盤。頭上看不見耳殼，但是有一條長鼻子。頭頂沒有頭髮，臉上也沒有鬍鬚。」

「兩個地球人都嚇得倒退了幾步，但是那個天王星人卻似乎也很驚駭，嘴裏發出一種奇怪的叫聲，像是悶住了的號角的調子。」

「這幾個不同星球上的居民，驚懼地互相注視了好久。在天王星人看來，這兩個陌生人似乎生得十分醜陋，其形狀的不稱，正和地球人看他一樣。他用力踏着那塊作為信號的鐵板，於是就有同樣形狀的天王星人從洞裏急急忙忙跑出來，直把那個鐵柵擠得滿滿的。他們都一動不動地站着，顯得非常驚愕。」

「後來，從這個圈子裏走出一個人來。在他的前額佩着一塊像金剛石般的亮亮的石子。他從一盞燈裏射出一流光來照在那兩個陌生人的臉上，用着一種像是音樂的聲調對他們說話。自然，他們對於這一套話是完全莫明其妙的。」

「但是教授用手來觸着冰塊，做着發抖的姿勢，又指點着下邊溫暖的坑道。天王星人自己也受不住地面上的寒冷，懂得了他的意思。他們的領袖把鐵柵開開，於是全體的天王星人就帶



他們都一動不動地站着,顯得非常驚愕



了兩個地球人跑下這天王星世界的內部去了。他們越往下走，就越覺得和暖，顯現在這兩個惴惴不安的旅客面前的，是一個偉大的地下世界。牠好像是一個野蠻的大巢穴，其中分着好幾個街層，每一層裏都有蜂巢似的建築物。在有幾個街層裏，築着四通八達的街道，所有的屋子，實在只是些洞窟，都是在街道兩旁的岩石裏鑿出來的。天王星人在街路上擁來擁去，多得真像是蜂巢中的蜜蜂，而在岩石裏掘出來的洞窟，也真像是蜜蜂所住的蜂巢一樣。

「一種特別的人造光照明着街道，街道大都是很狹小的，但也有幾條通着飛快的小車子，差不多都是沒有聲響的，空氣很新鮮，一切都見得十分整潔。

「當然，那兩個旅客之得知上述情形，是經過相當的時日的。最初，他們跟着那批人走下狹小而久無人跡的坑道，直到最近的一個街層，才一同登上一輛急行的車子。車廂十分低矮，他們都只能席地而坐，因為在天王星世界上的一切用具，都不是爲了這樣的大人物而設計着的。教授估量車中人的身材，都不及地球上的一個六歲的孩子，但是他們的體力卻顯然勝過地球上最強壯的人類。

「車子在長長的街道上很快地馳去，到了街道的盡頭，就像昇降機般地瀟灑沈了下去。他們經過了好幾個街層，約莫沈下幾百碼以後，由額上佩着亮晶晶的寶石的人的吩咐，車子就轉入一條大街，這街道比以前所見過的，闊大了不少，岩壁上懸着富麗的裝飾，畫着奇特的記號。不

久，這車子在一處雕飾莊嚴燈火輝煌的地方停住了。許多的天王星人向他們擠聚攏來，當教授和他的僕人走出車子時，羣衆間發出驚奇的叫聲，和雜亂的談話聲，其喧嘩嘈雜，真像是所謂萬角齊鳴的一樣。到了這時候老教授才看見第一個女人。她們比男子更短，渾圓的身體，裹着奇異的眩眼的長袍，使人覺得是用五彩的玻璃珠來織成的一樣。她們一見了這兩個奇形怪狀的陌生客人，就都喫驚地轉身迴避，從她們長鼻下的嘴裏發出古怪的叫聲。

「『喔，可怕可怕！』克立斯辛叫道，『這種女子真是醜陋不堪。用一個國王的權位來打賭，我也不願意要這樣的女人！』」

「那個戴寶石的人吩咐衆人讓路，羣衆都很順從地遵行他的命令，於是他們就走進天王星政府的小廈。穿過了幾條明亮的甬道，主僕兩人被領入一間大廳中，那裏的天王星人都穿着華貴的衣服，正坐在厚厚的柔軟的席上。這些人的額角上都有幾顆亮晶晶的寶石，因為他們都是高級的官吏。坐在中央的一人，頭上特別戴着一個燦爛的冠冕，原來他是天王星國中的元首。

「在這裏，大家看見這兩個陌生人進來，也都愕然一驚，他們搖着頭，興奮地談着話。那個守衛鐵柵的人，先把發現這兩個陌生人的經過情形報告了一番。接着元首招呼他們過去，於是教授就找到了一個自己解釋的機會。

「『克立斯辛，』教授在途中曾經說過，『這裏的人既經知道了鐵路、街道、衣服、燈火，一定

也知道關於星的事情，並且也一定有天文學家。我將立即設法來使他們知道我！」

「教授伸手到袋裏去摸出一張白紙和一支鉛筆來，把天上所有的星，例如大熊星座哩，獵戶星座哩，全畫了出來，因為這些星在天王星看來是和在地球上看一樣的。天王星人睜着凸出的大眼睛，嚴肅地望着，接着又突然從長長的鼻裏吹出一種驚愕的聲音。他們已經懂得了。他們指指室頂，也就是指指天空。那個頭頂戴着冠冕的人立即招了個人來叫他去傳達一個命令。

「我可以和你打賭，克立斯辛，他們是在請一位天文學家來了，」教授說，「他們心裏已經明白，我們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類！」

「這裏好比是個號角音樂會，」老僕說，「假使我也來對這些眼睛像果盤般大的伙傢伙唱一支「何日君再來」之類的歌曲，他們大概也會當做是我們的語言罷。」

「室外的門帷開處，方才差出去的人已經同了另一人回來。一看就可知道，他的年紀已經不小。他的像海豹一般的頭上，顯出千來條的皺紋，在他的朦朧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像是眼鏡的東西。他走起路來駝着背，手裏拄着一根金屬棒。

「『啊！』老克立斯辛說，『我可以斷定，他一定是個教授或天文學家之類。我相信在各種星球上，這一套花樣經是彼此相同的。不過我想他決不會像你那樣地把眼鏡隨意亂放，時而放在糖缸裏，時而放在信夾裏，因為他的眼鏡太大，是不容易放錯的。』」

「在這時候，那個新來的人，已經向元首行過了敬禮。他顯然已聽到過有奇人到臨的新聞，所以一轉身就眼睜睜地向他們望着，像我們看一個不常見的甲蟲一樣。他的長鼻子像蹣蹣板似地一上一下，發出一種很奇特的沙啞的聲音。

「教授突然拿出那張畫着星的圖來展露在他的面前，於是那個天王星上的天文學家就立即認識了。他大為驚奇，轉身向着他的同伴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教授指指圖上的星，又指指自己，又用了種種方法來表示他和他的同伴都是從星空間到天王星上來的。

「天王星天文學家跑到外面，不久帶來了一隻金屬製的箱子。箱子裏放着些金屬的薄片，每一片上畫着些紅色的圖畫，照樣子估量起來，大概都是些天文圖。他從其中抽出了一張，教授一看，就見那上面畫的是太陽系圖，中央是太陽，四周環繞着的是九大行星。教授用手指來指着天王星，又指指四周的人。室中的人都一致地做出認爲明白了的表示。然後教授指指自己和克立斯辛，又指指圖上太陽近旁的地球。

「天文學家已經懂得了他的意思，他發出驚異的聲音，告訴他的同伴們，這兩個奇怪的東西是從鄰近太陽的溫暖地方來的，他們所住的星球是又遠又小，所以在天王星上，就是用最好的望遠鏡也不容易看出來的。

「他們都希望能夠互相了解，啞談了許久，可是克立斯辛因爲餓得太兇，卻不住地輕扣着

他的肚子，並用手指來伸在張大的嘴裏，作進食的姿勢。他只希望有人能懂得他的表示。

「我這位主人真是心不在焉，我看他忘懷一切，就是餓死了也不會覺得呢。」他埋怨說，「所有的人都立起身來走了。這顯然已到了睡眠的時候，街上已經十分靜寂了。那兩個地球上的居民被領到了一間溫暖的臥室中，那裏有着很奇特的傢具，兩張牀鋪上都是軟軟的獸皮的墊子。僕人送來了各種的食物，盛在一種金屬的盆子裏，觸手有溫暖的感覺。食物的滋味並不壞，但都不像是植物，在那兩位仁兄看來，都嫌過於肥了一點。

「他們裝飽了肚子，伺候的僕人全出去了。於是他們一骨碌躺在牀上，伸手舒足，縱談着這次的奇異的經驗。」

「請你告訴我，先生，那些天王星人爲什麼生的這樣難看？」克立斯辛說着，用一塊包袱做了個睡帽，因爲他是不帶睡帽不能睡着的。「我今夜一定要做惡夢。我記得從前跟你到非洲去的時候，我們看見了那隻兇猛巨大的蜘蛛蟹，我就做了一夜的惡夢！」

「克立斯辛！教授搖頭說，『你這個人爲什麼老是呆頭呆腦的，枉然跟一個博學的主人做了三十年的工作！我們，在他們的眼睛裏看來，也是醜陋不堪的。你得記好，一切生物都自然給與牠適應於其特殊世界所需的器官。此所以魚有鰓以潑水，有鰓以呼吸；此所以鳥有翅膀，以飛翔於天空；食肉獸有靈敏的嗅覺，以發現他的俘虜。至於說到現在這個問題，克立斯辛，天王

星是一個寒冷而黑暗的世界，所受從太陽射來的光和熱，是異常微弱的。所以這裏的人有極大的眼睛，以便攝入多量的光。這正如我們在攝影時候，遇景物的光線太弱，就得將光圈放大的一樣。這裏的空氣很濃密，對於傳聲的力量很強。你總該覺到，我們的談話聲音是多麼響亮啊。就由於這個緣故，天王星人的頭上就用不到生耳殼，再把聲音增強，所以自然就不給他們這樣一種器官。」

「那末他們的長鼻子呢，先生？他們不能用這東西來從地上拾起一個銅元，像動物園裏的巨象一樣，我記得當時那巨象曾經把你的洋傘柄都擰去了呢！」

「凡視覺不大靈敏的生物，自然都給他一個好鼻子。所有長鼻類動物的眼睛，都是不十分靠得住的。由於天王星上光線的黑暗，他們的眼睛雖大，還不能看得十分真切，因此他們還是需要有一個長鼻子。」

「此外，他們的身體肥胖渾圓，周身包圍着一層層厚的脂肪。這也可以解釋，你想，像你我瘦削的人，都容易感覺寒冷；而住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都身體肥胖，愛喫肥肉，極能耐寒。你若是把這些事情仔細想想，你一定會承認，生物體上的一切器官，都有一個存在的理由。再說，這裏人民的體格都很堅強結實。理由是這樣的：在這個大星球上，一切東西都較地球上為重，要在這裏搬動一塊石子，要走幾步路，或做其他工作，都要比在地球上費更大的力氣。因此自然之母就給

與他們以堅強的筋骨！

「你看，無論什麼奇怪的事情，只要用腦筋來想一想，都可以解釋得通，我們在這裏再多住幾天，當可全部了解。有一件事，我敢說，是可以確定的。就是沒有一個人會住在這星球的表面上，因為那上面太黑暗，而且積着厚厚的一層冰。他們只有把城市建築在深深的地面下溫暖的地方。這星球的内部還是熱的。在地球上，我們知道，當你跑下礦穴時，你越向下降，溫度越高。在這裏，似乎也是如此。到了明天，我要再仔細地打聽一下。」

「到了明天，也許我們可以回到上而去，等到白天來到，太陽就會照耀我們，溫暖我們。」

「你要等到世界末日了，克立斯辛，要再見白天，還得等待二十年，而且這太陽光非常幽暗，簡直還不配稱為白天。在天王星這個廣大的世界上，約有四十個地球年長的白天和夏季，接着就是四十個地球年長的黑夜和冬季！」

「天知道！這是個多麼發瘋的星球！」克立斯辛說。「要四十年不見太陽，據你這樣說，那末人住在這裏，簡直像是躲在深深的暗洞裏的泥鰍，接着又是長長的四十年的白晝，這樣的世界，叫我就怎麼也住不下去！假定有人生在這裏，正在黑夜的開始，不幸活了四十歲就死，他就終身不見天日了。你想想這樣的長夜！這是只配給那種懶惰遲鈍的樹獭（Sloth）住的！」

「喔，克立斯辛，你想，這裏的人既然利用了人造光來住在地底下，那末他們也必定要把

這個長長的時間，人爲地劃分爲一個個便利的段落，以隔離工作和睡眠。我曾經說過，這裏靠近天王星的南極，現在已證明我所說的話並沒有錯。天王星以八十四年爲期，繞太陽環行一週。因此在這星球的南極，要有四十二年向着太陽，然後再輪值北極向着太陽，時間也是四十二年。在這裏，據方纔的天王星天文學家的表示，我們是在靠近南極的地方，而且是在四十二年長的黑夜裏。所以，假使我們去看太陽，看環行在太陽附近的地球，我們就得旅行到另一個半球上去，我們已經商定，到了明天，就由那個天文學家和一個高級官吏，領了我們去。現在，克立斯辛，我們且安心地睡罷，我已經疲倦得要死了。」

「於是各人都翻了個身，正當他們倚枕就睡時，室頂的燈光就跟着熄滅了。」

「隔了許久，兩個地球的兒子給一種音樂的聲音所驚醒了。這聲音衝破整個的天王星世界，連續地響着，先後約有三分鐘。那是報告新的一日已經開始的信號。他們坐起身來，同時室頂的那盞燈也立即明亮了起來。」

「克立斯辛一離了牀鋪，就在室中踱了一趟，他自稱爲『發現旅行。』他看見他們所需要東西，無不應有盡有，心裏覺得非常高興。在旁邊的一個房間裏，經常有一流暖水在流下來，注入一個從岩石裏鑿出來的浴盆中。而在後邊的一個房間裏，地上鋪着蓆子，蓆子上放着矮桌。原來天王星上的居民都很矮小，而且要在岩石裏開鑿甬道，居室和街路，倒底是一樁艱巨的工作，



所以他們的一切建築，都很狹小低矮，使我們這兩位地球同胞在走路時，就不得不要折一折腰，或屈一屈膝，感覺到非常的不便。又，天王星人慣於席地而坐，這兩位地球之子也不得不適應這個新環境。於是，他們坐下來進早餐，覺得這樣的生活倒也很可以過得下去。大杯子裏放着一種流質，滋味好像牛茶，用熱水浴着。一個金屬的匣子也用熱水浴着，裏面放了許多熱的小饅頭，克立斯辛一嘗到滋味，就不住地叫好。

「熱水在這世界上似乎是一種萬應劑，什麼地方都用得到牠，」教授說着，嗅了一撮鼻煙。

「可惜我沒有把我的煙斗帶得來，」老僕有點懊悔的樣子，「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鼻煙，先生，我沒有了煙什麼事都打不起勁來。」

「好像這裏的人都是不抽煙的，」他的主人說。「也許這樣可使空氣清潔一點，因為在這地下都市中，新鮮空氣是不容易進來的。你不看見室頂大缺口處的那個旋轉着的東西麼？那一定是個通風器。我們從地面上下來的那個直坑道，似乎是當作通風的氣管用的。」

「突然間，門上面有一盞紅燈亮了起來。接着天王星天文學家就同另一人走進來。這人頭上戴着三顆寶石，表示是個高級的官吏。他們用手指在亮光光的頭上輕扣幾下，並發出一種像是尖銳的喇叭聲音，算是對於客人的一種敬禮。我們的這兩位朋友都竭力試作回敬，結果自然

是給頭頂也是光禿禿的老教授得到不少便利。經過一番客氣的應酬，譬如問問睡得是否舒服，喫得是否稱心以後，大家就談妥立即開始北半球的旅行。但是老教授先得找尋他的眼鏡，結果卻給克利斯辛找到了，原來是好端端地架在他鼻子上。『他大概架在鼻子上，一夜沒有拿去！』老僕咕嚕着說。接着他們就出發了。

「他們跑進了一輛特備的小車，是專供長距離行駛用的。車子的速度很快，有時向前直進，有時深入地下，以最便捷的路徑，向目的地前進。在車中，靠了手勢和圖畫，天王星人把這奇異世界的一切都給他們仔細地解釋一番。教授由此知道：

「在此刻，星球面上已沒有人類居住了；因為那裏的氣溫太寒冷，並且由於長期的黑暗，更使高級的生活不能發展。不過在赤道地方至今還算是最溫暖最光亮的所在。以前在這裏發現過一些頭骨，證明在這星球還很溫暖的時候，曾經有古代的野蠻人居住着。因為在當時，星球中心之火海，還在極近地殼的地方熒熒地燃燒，而把牠溫暖得像烘盤一樣。至於現在，居住在那裏的，已只有少數皮毛特別厚重的動物，牠們是靠着地底蘚苔等下等植物來活命的，而這種植物，現在也十分稀少了。

「天王星人住在地下已經有好幾千年。城市是一個個疊起來的。入地越深，氣溫越高。新鮮的空氣是用大唧筒從坑道裏抽下來的，污濁的空氣也用大唧筒向上壓出。

「從地下城市中，鑿坑道通到溫度近水的沸點的地方，再將地下泉湖中的水導入坑道中，使之變成蒸氣，由此就得到轉動機器的力量。所有的岩石裏都有金屬發現，由此可以製成一切日用品。在地下的大岩洞中，生着像氈呢般的地衣，由此可以紡織成衣服。奇怪的動物，大都生着極厚的皮毛，也住在這種岩洞中。在溫暖的湖中，有魚蚌及可供食用的水生動物。所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比之在球面上也並不覺得異樣，因為人類是安於習慣的動物。」

「教授把天王星人所表示的意思都牢記在心裏。」待找到了天國，我將要就這個題目，寫一本大書。也許將來我可以把牠送到地球上去，給我的同事看見了，真不知要怎樣地羨慕呢。」他高興地想。

「接着教授也用了手勢和圖畫對天王星人講述地球上的情形，以解旅途中的寂寞。車子在軌道上不住地前進，經過了許多的地方，許多的礦山，還穿過許多巨大的岩洞。在這種岩洞裏往往藏有湖澤。他們有一次曾經行近地心深處，把個教授和他的僕人熱得頭暈腦脹，坐立不安。」

「天啊，」老僕嘆了口氣，「活了這一把年紀，難道還要我們做烤鴨子嗎？」

「經過了好幾天的旅途生活，終於到了目的地了，他們一下了車子，那個天王星官吏就通知他們，現在立即動身到星球的表面上去。他們已經到達北半球，可以看得見太陽了。大家都穿了厚厚的皮衣，從一個坑道裏魚貫而上。氣溫是愈來愈冷，但終於都走近鐵柵，踏上了星球的表

面。

「是的，這裏是在白天，並且是在夏季！但這是怎樣一個『白天』，怎樣一個『夏季』！啊！一圈朦朧的微光籠罩在完全為冰塊所淹的大地上；應用地球上的月明之夜來和牠相比，將成爲眩眼的光明世界哩。在天空中是點點繁星，而在地平線附近，有一個光度特強的閃耀的明星，這就是太陽！」

「這就是太陽，美麗的太陽！」教授用他的洋傘指着奇異的明星說。「我們的地球，一定就在牠的附近！」

「什麼，這就是我們的巨大的太陽麼？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克立斯辛叫道。「那末地球呢？」

「從這裏望去，因為牠太近太陽，所以已給太陽光線所掩蔽了。只有用大望遠鏡纔能看得出來！」

「天王星天文學家向他們打了個招呼。他們走了沒有多少路，就見已經有一個望遠鏡給他們預先架好在那裏了。這望遠鏡的形式看去和地球上所用的完全不同，而其中的鏡子好像是用金屬來製成的。天王星天文學家把望遠鏡正對了太陽，然後更仔細地加以調整，在找尋那小小的地球。」

「接着這老人把教授拉了過來。教授向望遠鏡中一望，就見到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顫動的光點，這就是地球。」

「『啊！』克立斯辛望見了失望地說，『這一個光點看去簡直只像我煙斗裏飛出來的一個火花，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地球嗎？我還以為我至少可以看見我們的屋子，我們的觀象臺，以及窗檻上的那幾棵盆栽。唉，我想現在這些花該都已枯萎了罷！天知道，這就是地球嗎？』」

「『是的，這就是地球，』教授說。」

「『嗨！我真想回到地球上，在那裏我可以把我的鞋子在火爐上烘烘暖，在花園裏抽抽煙，阻止小學生在貓尾巴上縛一隻舊鍋子！』」

「突然在半空中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呼呼地疾馳，一個像是號角般的呼喚聲，從天上傳來。兩個天王星人嚇得驚惶失措。他們的眼睛突出了像彈子似地滾動，他們的長鼻子驚恐地向空中嗅着。接着他們都沒命地狂奔，向坑道裏溜下去了。」

「空中的聲音在再呼喚：

「『地球的兒子，你們在那裏？你們的時候已經到了！』」

「『你聽，你聽，』克立斯辛輕輕地在教授的耳邊說道，『這是天使約翰，他是來帶我們到天國去的。』」

「『不過我不願意回天國去！』教授着急地叫道。

「一隻巨大的手掌捉住了教授的臂膀，他嚇得把洋傘都掉在地上了。突然，他的四週是圍着一圈眩眼的亮光。他驚奇地睜開眼來。

「『我不要到天國去，』他一再地叫。

「『嘻嘻！你是不是要到地獄裏去，先生？』是站在他旁邊的老僕的聲音。

「『呀！我要繼續住在天王星上！』

「『住在天王星上——你怎麼會住到天王星上去，先生？』

「『克立斯辛，你呆蟲，你竟糊塗到這步田地？你一定知道我們此刻就是住在天王星上！』

「『我一點也不糊塗，此刻我的的確確住在地球上。』

「『當真！那末你怎樣到地球上來的呢？』

「『還不是和你一樣嗎？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在某一天，母親把我生了下來！只是，先生，你使我很就心！你該不是精神錯亂了吧？方才我正睡在室內的牀上，忽聽見你高聲亂嚷，就趕緊跑出來，卻見你已在望遠鏡旁的皮椅子裏睡着了。天快亮了，太陽就要出來了。你似乎是做了一個亂夢。』

「『一個夢？這祇是一個夢嗎？我不會把洋傘掉在天王星上嗎？』

夢了！

「『你的洋傘還好好地放在門角落裏，先生。』

「『噢，』博學的老人說，他四肢僵直地好容易從椅子裏立起來，『噢，那末這該真是一個

「他擦了擦眼睛，搖了搖頭，踱進屋子去睡了。」

## 撒針

無論冬夏，老烏拉·波拉總是在頭頸裏圍着一塊彩色的小絲巾，用一枚大撒針來撒住。這是一枚很古怪的撒針。既不是用金子做的，也不是用銀子做的，牠的頭上不鑲寶石，也不嵌珍珠，可是牠的價值，想來一定很大，因為有一次這老人不小心把牠失落了，他竟着急的不得了。這撒針的頭是一塊看不上眼的粗糙的黑石子，像櫻桃核一樣大，我們這幾個小朋友時常好奇地望着牠，因為我們猜想這東西總有一點來歷。我們相信，關於這東西也許隱藏着什麼奇怪的故事，總有一天，這位老人會對我們講出來的！

有一天，我們照例去拜訪他，無意中卻把他的撒針找着了。「烏拉·波拉，」我們齊聲說，「你的撒針已給我們找到了！牠落在靠花園的窗子外的草地上。要不是恰巧有一隻青蛙在牠上面跳過，我們還不會發現牠哩。現在你得告訴我們，這撒針頭上嵌着的那粒怪難看的石子，你為什麼要把牠當寶貝一樣地看待呢？我們想，這一定是個很好聽的故事！」

老人會心地一笑，從他的鼻煙壺裏倒出了一大撮的鼻煙。

「你們這批小壞蛋，」他大聲說，我真要以爲是你們自己去把這枚撒針藏過了，然後等交



還我的時候，就要求我講故事。好，現在且不去管他，這可愛的撒針既然能夠回來，我自然總得給你們報酬。這撒針頭上的石子，在你們眼睛裏看來雖然好像毫無價值，實在牠的故事卻比天方夜譚還有趣，因為牠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牠不住在礦藏裏，也不生在海底下，牠不長在山頂上，也不由人工造成；總之牠並不是在地球上產生的。在從前，牠離開我們的地球比月亮和多星更遠。牠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漫遊了好幾千年以後，纔從遙遠的宇宙空間趕到我們這裏來，你們不能從這難看的東西裏知道牠的來歷，是不是？現在你們留心聽好，我要把牠的歷史和關於牠的一切故事都告訴你們。」

老人在椅子裏坐定了身，點着他的長煙管，開口說：

「是在一六九〇年。這小小的市鎮還包裹在平靜的酣睡中；只有那守夜的老人高高地坐在教堂的鐘樓裏，張大了眼睛，從冬夜中清醒地瞭望着火警或其他不幸的事情。幾千顆星星在廣大的天幕下閃閃地發着光，這些星，鐘樓裏的老人差不多每一顆都能認識，因為多年來他每夜孤獨地坐在那裏，心裏所想着的，無非是這個廣大的世界和這個世界上的人類。」

「突然他看見天上有一片濛濛的發光的雲，這是他一向所不曾見到過的。第二天，這雲又出現了，在一星期以後，這片雲越來越亮，越來越大，而形狀也大變特變了。守望的老人於是知道這是一個在慢慢行近地球來的彗星。」

「在遠遠的天空中，有一個奇特的明亮的星，比所有其餘的星更亮，從光亮的雲層裏升起來，在這個星的後面，拖着一條奇妙的發微光的尾巴。這就是彗星。牠一天大似一天，離地球一天近似一天。牠射出眩眼的光芒，牠的尾巴漸漸大得橫掃過整個的天空，像是掛在天頂上的一根巨大的棒。」

「當夜色展開的時候，成千的居民，或是站在街角上，或是跑到城外的空曠地方，大家仰望着這個奇異的彗星。誰也不曾在天空中看見過這樣希奇的東西。牠好像是衆星之王，佔據了整個天空，所有其他的星都給牠燦爛的光芒顯得黯淡無光了。」

「許多人都都在街角上竊竊地私語，他們的臉上現出一種激動的表情。我們的天父要在空中顯出這樣奇特的天象，這樣火光四射的棒，是主什麼朕兆呢？」

「這個可怕的彗星越照越亮，牠的發光的尾巴又越伸越長。站在街上的居民，心裏是十分不安，十分憂懼，當作是上帝的震怒而發抖了。」

「不久，這城裏來了一個陌生的人，是從遠地方來的一個修道士。他的臉色灰白，態度嚴肅，一對黑色的眼珠閃着憂鬱的光。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腰裏束着一根麻繩，禿着頭在街上走過。到了晚上，當居民再跑出來觀看怪星的時候，修道士站在城門口的大石塊上，兩手高舉，指着那光芒四射的彗星。」

「各位善男子，善女人，」他叫道，「你們有沒有看見在天空中閃爍着的可怕的星，這是我們的天父差遣來的？你們有沒有看見，震怒着的神正高舉起火棒？你們都做了不端的事，所以上帝要來責罰你們。你們有沒有搶劫過別人的東西？你們商人有沒有欺騙過主顧，有沒有偽造過文書？這城裏的靜靜的街路上有沒有發生過殺人叛亂的事情？誰曾照上帝的兒子在十字架上的吩咐，幫助過他的鄰人？誰曾照十誡裏的話，孝敬他的父母？你們已經漸漸地遠離了救世的道路。教堂裏已非常冷靜了。你們放縱淫蕩，已背叛了永生的上帝。你們拒絕了他的愛，他現在正帶着大火從天上到你們這裏來了。他差來了世上從未見過的可怕的彗星。他要來訪會你們，帶來了瘟疫和饑饉，帶來了戰爭，屠殺和焚燒，他要燬滅這個世界，因為你們忘記了救世主，誹謗了上帝。最後的日子是到了，那日子，凡是一切邪惡犯罪的人都要得到懲罰，都要得到報應。你們都準備站到世界的主的審判席上去罷。不出數日，這彗星會沈到地面上來，在牠的長尾中帶來了大火與死亡。」

「修道士這樣說着，臉孔泛白了，他站在那裏，像一個從異方來的復仇的人。在彗星的光輝中，可見他灰白的臉色，像幽靈一樣；他威脅地兩臂伸向天空，右手所拿的十字架閃閃地發着光，他的灰色的修道衣服在風中吹動。於是羣衆就跪下來禱告着。後來這修道士像來的時候一樣地悄悄溜走了，但是他的嚴肅的姿態，灰白的臉色，和憤激的面容，還是留存在居民的記憶裏經

歷了好許多的日子，而他的說教，也久久地保留在居民的記憶裏，經歷了好幾十年。

「就在這下一天，大批的居民結成了隊伍，肅靜地跑到教堂裏去，請求天父撤除可怕的彗星，不要燬滅這個世界。教堂裏的鐘聲從不會響得像現在這樣地勤，讚美詩和風琴的音樂轟動了整個的教堂。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卻有更多的居民完全失去了常態。『世界的末日——審判之日已經來到了，』他們說，『懺悔是太晚了。現在我們只有死，只有滅亡；又何必再要去瞎操什麼心思呢？彗星要把我們全部攫了去，無論是智愚善惡，都將遭到同一的命運，在這短短的最後幾天中，讓我們繼續地逍遙快樂吧。我們爲什麼還要流血流汗呢？世界的末日是已經到了！』

「他們拋掉了鐵鎚和鋸刀，終針和碼尺，斧頭和鏟子，日以繼夜地大喫大喝。各處都是簫聲、笛聲、琴聲，跳舞的人直跳得翻倒在地。敬神的人想要阻止他們，於是在狹隘的街道上就發生了戰鬥，流血的慘劇。夜間的守望人也拿了他的棍棒，加入了戰鬥。跳舞的音樂和風琴的鳴奏打破了靜寂的冬夜，禱告和叫罵以及戰鬥員的吶喊響成一片，而在這噪雜喧鬧之中，卻有一個彗星在上面燦爛地照耀着。

「是的，這是個瘋狂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結果將怎樣了局。於是國王的參事會開始討論到這一次的大騷動，以及人民間的困苦、驚惶和紛亂的情形。國王召集了聰明的教師和教授舉



國王召集了聰明的教師和教授舉行會議

行會議，叫他們設法來防避天災和安定民心。

「國內最有名的天文學家，也被邀請列席，因為只有他們能發表關於這彗星的意見，並推測牠是否真會觸及地球，而毀滅一切。」

「『不，』天文學家說，『那是決不會的。那個修道士，只是要嚇嚇那些犯罪的人，引誘他們信道敬神罷了。』」

「『但是一到明天，這彗星就會與地球碰撞，把什麼東西都焚毀了，』有些人說。」

「『不，』天文學家厲聲說，『他離開地球比月亮還要遠十倍，而且已經在慢慢地遠去了，不久他就會黯澹起來，越變越小，越走越遠，終至再消失在太空中。』」

「『但是這天空中的奇異的過客，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又是向那裏去的呢？』國王的參事員問。」

「『諸位，』天文學家回答道，『在許多世紀以來，這彗星就一直循着無限長的軌道在繞太陽而運行。每隔一百五十年，他一度回來參見太陽，在這種時候他也往往經過地球。在一百五十年以前，他已經到過地球上一次，當那個時候，一般人也相信世界末日將近，可是今天我們還是好好地住在地球上！諸位，只要到歷史書上去查一查，就可以找到我方纔所告訴你們的話。』」

「國王差了人把所有的古代編年史和歷史書都找了來，發現天文學家的話都是不錯的。」

『但是告訴我們，』他命令地說，『彗星究竟是怎樣一種奇怪的星，他對於我們有沒有損害！』

『尊貴的國王，』天文學家說，『彗星只是幾千英尺厚的一大羣石子。大部分的石子都不到一粒豌豆那麼大，但是其中也有些石子大得像車輪一樣。當這一羣石子行近太陽的時候，因為受着非常的高熱，灼至白熱，就生出一種發光的氣體，跟隨在大羣的石子後面，而成爲一條奇異的明亮的尾巴，像煤火上的煙霧一樣。但是當彗星遠離太陽的時候，因為溫度減低，就不再發光，同時他的美麗的尾巴也消失了！』

『這些話想來總是很靠得住的，』國王說。『不過現在我們先要去安定民心。你們這些話究竟是否可靠，我們不久總可以明白。我召你們到這裏來，也是爲了要考驗考驗你們的成績。多年來我出你們薪俸，讓你們安心研究，待你們不可謂不厚，現在假使你們說了謊話，我是要好好地懲罰你們的。現在，去罷！』

『天文學家深深地鞠了個躬，就都離開了朝中。國王叫人把天文學家關於彗星的報告，印成告示，遍貼在所有的城市裏，曉諭一切人等依舊安心過活，勉力工作。凡是跳舞的人，吹笛的人，懶惰的人，暴動的人，就山地保抓了來重打屁股一頓。是的，國王吩咐凡是犯了上面所說的幾種罪，就要給以最嚴厲的刑罰。』

『因此，爲了這光耀的彗星，就有不少人挨打屁股，但是彗星所惹起的災禍，也就此爲止。牠

漸漸地小起來，澹起來，終至在星空中消失了，只成一朵小小的雲，正像鐘樓裏守望人初看見牠出現的時候一樣。

「於是國王，參事員以及所有的人都承認天文學家的話是對的。『很好，』國王說，『爲了獎勵起見，我將囑匠人造一個更大的望遠鏡，好讓你們觀察星象起來，比以前更其清楚。』」

「他的話果然實行了，因爲他是一位英明信實的國王。」

「至於那個彗星，還是悠閒地繼續着牠的行程，全不知道人類曾經爲了牠而受到這樣的驚擾。牠遠離了太陽和地球，進入寒冷的太空，比最快的鳥還快上千來倍。」

「地球上的天文學家，雖然用了最大的望遠鏡，也不能找到牠的行蹤，因爲到了後來，他離開我們已比月亮遠幾萬倍了。」

「許多年以後，這彗星又在很遠的地方碰到了另一星球，這星球比我們人類所住的地球上幾百倍。啊，要是我們也能像彗星一樣地在廣大的星空中飛行，那纔夠味兒哩！試想，凡是牠看到的東西，都是我們人類所永遠看不到的。牠行近月亮，望入深深的火山口，探頭探腦地，大概是要想尋尋那裏有沒有生物存在，其實在這個死滅的月世界中，是什麼動的東西都沒有的，只有太陽的光照耀在高高的岩壁上。這天空中的旅行家又行近了太陽，牠望入沸騰的火海，但見一片片的焰舌，四向噴射，高達幾十萬仟米。牠也好奇地窺視地球，看見白熊在北極附近的雪堆



裏行走，看見穿白色斗篷的游牧人在阿非利加的沙漠中馳騁。牠還看見地球自轉，如何造成日夜，青山綠水，如何在太陽光中閃爍。然後牠又在遙遠的地方，碰到了其他的星球，牠們像網球一樣，在繞着噴火的太陽轉圈子。總之牠看見了大大小小的星球，每一個星球上的景色各不相同。在有些星球上住着奇形怪狀的生物，在有些星球上生物已經絕跡，在有些星球上則生物還沒有產生，因為那裏的溫度很高，要是你住在這上面，也一定會灼得像燻魚一樣。

「啊！做彗星真有趣，當牠在天空中逍遙游蕩的時候，什麼東西沒有看見過！」

「再說，有一天，我們這彗星行近另一個世界，這世界比我們的大上幾百倍。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星球，四周包蔽着雲霧，許多的月亮在繞着牠跳舞。

「彗星是個好奇的傢伙，牠向這個巨星行近去，行近去，幾乎碰着了牠的環。

「『你好，』彗星向那個大傢伙衝過去招呼着。

「『不要走近來，你這氣袋，否則要發生亂子了！』另一個高聲地喊。

「可是已經遲了。轟隆地一聲響！牠們已猛烈地互相衝擊，火星亂飛。那個大星因為體質堅牢，所以就將彗星碰了開去，分散成好幾羣的砂礫和石子，至今還在天空中結隊游行。從此以後，這彗星的光明燦爛的時代是過去了。牠從此不再會赫然在地球附近出現，引起全世界人們的欣羨與讚賞，驚懼與戰慄。牠只是憂鬱地流浪着。

「隔了相當的時間，當牠完成了一百五十年的長途旅行以後，牠又回到太陽系裏來了。天文學家尋找牠們，直望得眼睛發花，還是毫無蹤影。他們在大望遠鏡上裝了更大更強的透鏡，可是誰也不會看見這位遠方的客人。」這有點奇怪，「他們說，『從前牠是很大很大的，人們見了牠渾身發抖，以為牠會毀滅這個世界，可是現在卻連看也看不見了。』他們沒有知道這個老流氓曾經出過大毛病，現在身體不好，只是像拖着絨拖鞋懶洋洋地在星空間踱踱方步罷了。」

「『實在牠已經失蹤了，』天文學家說，他們每晚坐在望遠鏡旁邊守候着，鼻子冷得發青。『照理，到明天，牠應該最近地球，簡直可以和地球相觸，可是現在看來，牠似乎不再回來了！』」

「我告訴你們，小朋友，在那個時候，你們的老烏拉·波拉還是個少年人，當時他也在注視天空，希望發現這著名的彗星。正當彗星最近地球的那一天晚上，他踱出屋子外去看星。那是個寒冷的冬夜，羣星閃爍着像佈滿在天空中的許多金剛石碎片。在半夜的時候，突然在天空中飛過了許多流星。最初數目不多，隨後越來越多，終至每小時中有幾千百個飛過！」

「『看看！』天文學叫道，『彗星到底回來了！天啊！牠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呢！牠已經裂碎成好幾羣，並且這樣一飛過，也就此完了。』所有組成彗星的小石子和大量的塵砂，都分別穿入地球四周的空氣層，因磨擦，生熱，着火，發光而化氣飛散了。是的，這真是一種不化錢的奇妙的燄火。是老聖彼得的義務表演，參觀一律免費！」

「有時候，也有較大的石子像火箭一樣地在高空飛過，發出綠色的和紅色的光。看啊！突然有一塊巨大的石子筆直落下來了。當牠掉到地面上的時候，轟然發生巨響，爆裂成幾千朵發光的火花。砰！牠像飛行的槍彈一樣，突然出現，然後又是『撲』的一聲，打在路旁的一株老樹上。我們跑近前去，看見樹底下堅實的雪堆裏躺着幾塊小石子，這些小石子就是從彗星變成的流星分裂出來的。我們把這些小石子拾起來帶回家裏，留作紀念。」

「我把我所拾到的小石子鑲在撇針裏。就是這一個。你們跑過來看個仔細罷。牠這故事不是很奇怪嗎？牠是可怕的彗星的一粒碎屑，牠曾經在百餘年前嚇壞了地球上所有的居民；牠曾經游覽過遙遠的星空，會見過太陽和月亮，看到過其他星球上的一切景色，最後纔從高空落到地面上來。是的，這世界上從沒有比這閱歷更多的石子呢。」

「烏拉·波拉，」小朋友們說，「你真的不騙我們嗎？彗星真是由這樣的石子造成的嗎？」

「你們這些小壞蛋，」老人氣憤地說，「凡是烏拉·波拉講出來的，句句都是真話。你們到博物院裏去，就可以看見這種從天空中掉下來的由彗星碎裂而成的石子。當你們晚上引領仰望天空的時候，時時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塊小石子，成爲流星而在天空中飛過，牠孤另另地跟隨在分裂了的彗星雲的後面，像是個晏起的小學生。但是現在你們早些回去罷！因爲我這撇針的故事已經講完了。」

## 被埋葬了的都市

南歐的景色是多麼可愛啊！蔚藍的天空，是我們北歐人所從未見過的。薰風越過了地中海吹來，引得奇花盛開。在沿海的地方，桂樹蔚然成林，在果園中，柑橘和檸檬在陽光底下閃出金色的光。啊，意大利真是個風景宜人的地方！

聽好！在春季的一個晴朗的日子，一個農人在田間耕耘。他駕了光亮的鐵犁，耕過為暖雨所融的熱氣騰騰的泥土，嘴裏始終啣着他的泥煙斗，神氣非常自得。在他附近有一個錐形的山，高聳着像個糖寶塔，人們都叫牠「維蘇威」。這農人所能做的，這山也會做！一柱輕煙從牠的頭頂升起，因為這山是個噴火山，是個危險的傢伙。當痙攣發作的時候，牠會突然迸出一種噪聲。挾着雷鳴的電閃，牠放出惡魔的煙火，把熱的灰和燃燒的石子飛舞在空中，毀滅了四周的一切。在這種時候，蔚藍的天空是消失了，桂樹的叢林是燒毀了，生着柑橘和檸檬的果園被埋葬在灼熱的泥土底下。於是在南歐，在意大利，那一種景色就不再可愛了。

火山吐着煙霧，卻十分安靜，在牠的近旁，農人啣着他的煙斗，也怡然自得，突然他的光亮的鐵犁忽的撞着了什麼剛硬的東西。「一塊石子，」他一邊想，一邊彎下身子去挖除那個阻礙的

東西。他拿起來一看，卻發現這是一把美麗的黃銅壺，鑲製得十分精巧。當他把包裹在外面的一層厚厚的泥土與灰燼刮去了以後，就顯見牠的年代已經很久很久，像這種的式樣，在現代已不再製造了。

農人快活得像個國王一樣。「這是個難得的收穫！」他想，他把這銅壺翻來覆去地一看再看，經過了好許多的時候，才小心地放在一旁。要是他的妻子知道她的伙食架上有這樣一種美麗的器皿，她的高興自然是不用說了。

農人耕呀耕地不覺到了中午，當他正要停工的時候，那個犂頭又碰着了什麼東西，不能動彈。「咳，」農人想，「今天一定要發發橫財了！」於是他拿了鏟子去把牠掘出來。你道這是什麼？原來是一隻巨大的五分枝獅爪底的金屬燭臺，高逾三尺，重得不容易把牠提舉起來。

農人是個靈巧的傢伙。他把草帽拉到頭背後，心裏轉着念頭。「有一必有二，接二必連三，」他自己盤算道，於是他揮着額上的汗水繼續地發掘下去。在這下面，他看見的盡是些灰，這些灰大概是許多世紀以前火山所噴射出來的。他發現一面小巧的手鏡，在這底下，他碰到的乃是磚瓦的建築，於是就再也掘不下去了。「可見一直下面，以前一定是一間屋子，」農人想，「否則這些磚瓦是從那裏來的呢？」

於是他把銅壺，燭臺，鏡子小心地裝上車，高高興興地駕着回家。是的，這對於在火山旁邊的



有一必有二,接二必連三

一個窮苦的小農人，真是一個幸運日子！

農人的妻子看見了這些可愛的東西，得意地把牠們放在最好的房間裏，不過牠們實在是太漂亮了，在東倒西歪的桌子和柴草填底的椅子中間，未免有些觸眼。

在此後的一兩天，農人繼續去發掘，但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得到。在黃昏時候，他坐在茅舍門前，閒適地抽着煙，修補他的騾子的駕具，忽見大路上冒起一團煙，有一輛華美的車子在漸漸地近來。

車子裏坐着一位紳士。農人說，「晚安，」於是車中的紳士也報以友誼的問候，並且叫車夫停車。

「能不能讓我喝一杯酒，朋友？」他問。

「那當然可以，老爺！」農人說。

於是紳士走出車來，跑進屋子裏去。他喝了一小杯的酒，驚異地發見了那燭臺，那銅壺，和那鏡子，他東看西相，大有不忍離去的樣子。

「朋友，」終於他對農人說，「你這幾件東西是什麼地方來的？那是希世的古董呢。這些東西，即使不是幾千年，也該是幾百年前的藝術品。牠們很值錢。那怎麼會到你這窮苦的人家來？」

這樣你一句我一聲地談論了起來；最初農人對於他的祕密一個字也不肯透露，但後來知

道那紳士是政府中的一員官吏，他就把這故事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

紳士點着頭，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說，他要再到這裏來，並且叫農人小心看顧着他的古物，因為他們要出高價來向他收買。他說過，就乘車走了。

三天之後，有兩輛車子開到農人家的門前。那紳士果然又來了，他又同來了六個穿華服戴金邊眼鏡的人。他們都仔細地檢視着那些古董，然後又乘了車子，開往田野，叫農人和幾個工人拿了鋤頭鏟子跟了去。

他們東掘西挖，一直掘到晚上。無論在什麼地方，掘下去總是一層灰，有幾尺厚，他們發見了牆壁，屋頂，圓柱等等的遺跡，以及許多其他的小件的藝術品。最後，在薄暮的時候，又發現了一副人的骸骨。

於是那些有學問的人知道在這地底下，趟着一座古城——一座好幾世紀前給附近的火山中噴出的岩石和灰燼所掩埋了的城市。

「朋友，」有學問的人對農人說，「你作了一個大發現，將要得到很大的報酬，你可以拿這報酬去買一間美麗的屋子，和更多的土地，此外也許還可以有一個葡萄園。不過你得先得把你的古物和本來的田地繳出來，因為，我告訴你，在你的耕地下面躺着一個古城，還是在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久的時候給埋在那裏的。我們早就從古書中知道這地方有兩個古城，一個叫



赫鳩婁尼恩 (Herculaneum) 一個叫潘沛 (Pompeii) 都是給維蘇威火山 (Vesuvius) 所活埋了的。你至少發現了牠們的最初的痕跡，現在我們就要去把這兩個古城發掘出來。」

那些人這樣說了之後，就照着實行了。農人得到了很多的報酬；他搬到下面的平原上去，立刻成爲一個有錢人了。但是，在他的田地上及其鄰近的地方，卻頓然活動了起來。幾百個工人在這上面掘着鏟着，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無休無息地把堆在古城上的大量灰燼車了開去，於是漸漸地現出了城垣的形跡。

那真是一個奇蹟！經了很長久的時間，我們終於又得在赫鳩婁尼恩和潘沛的街道上徜徉，跑進一千七百年前埋沒了的屋子中去了。站在背後的至今還在微微地發煙的老火山，似乎也喫驚地在遙望着。凡是他一一切的可恥的暴行，都給顯示了出來。但是月亮的慘白的光照見了這兩個新發掘出來的城市的寂寞而淒涼的街道，卻不禁有些驚奇起來了。是的，在一千七百餘年前，這裏完全不是那麼一副景象；在那個時候，快樂的人民穿着白色的長袍，在街上來往不絕，孩子們嬉笑唱歌的聲音，響徹全街，高高的雙輪馬車載着壯健的人，鱗鱗地經過，望那邊的平原而去。現在這城市是死了，但是又蘇醒了過來。那些屋子曾經給發煙的火山在地底下埋了很多的年月，現在那老月亮卻又能照着牠們的白色牆壁了。

現在人們在廢墟間徘徊，真不忍看見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祖宗所曾居住，工作，生活和受

難的地方。

是的，你可以看清楚一切，好像只是發生在昨天的一樣！街道是平直清潔，那裏有美麗的廟宇和圓形的馬戲院，有高圓柱的城門和澡堂，還有花園和高塔。奇妙的圖畫繪在牆上。桌椅，燈臺，鏡子，壺罐，盆碟，刀叉，牀鋪，食櫥，你可以在屋子裏的各處地方看到。

各種的告示，至今還貼在牆上，當時的頑童刻劃上去的種種塗抹，也照樣保存在上面。你還可以親身走進商鋪，酒肆，藥房和麵包店裏去。

上面所說的一切，至今還可以看見，如果你有機會旅行到陽光炎炎的意大利去，你就可以在噴煙的維蘇威火山的近旁，看見這兩個被埋沒過的城市，至今還在，你可以在其中的街道上徜徉，看看差不多兩千年以前的古代藝術家所作的壁畫。

但是當那些把這兩個城市從灰燼之海中發掘出來的人們，走進屋子裏去的時候，他們看見其中堆疊着許多人類的骸骨，這就是當時的人給火山活埋在那裏的。他們能夠看見母親怎樣地緊抱着她們的子女，受難的人怎樣蹣跚在給雨點般的石子所阻攔而永遠開不開來的門邊。他們能夠看見男人怎樣掙扎着去破毀牆壁，希圖逃竄。在街道上，他們也見到在逃避時給驟雨般的石子所打死的人。

啊，那真是一幅慘痛的圖畫，我想有些人至今還會對這一批無辜的犧牲者灑一掬同情之淚呢。試想他們在幾百年以前，正在過着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卻好端端給那個可怕的火山所殘殺，那該是多不幸啊！

如果你有機會到美麗的南方去，千萬別忘記去一訪這兩個恐怖之城：赫鳩婁尼恩和潘浦。你們得知道，小小的人兒自得地漫游於地球的表面，正像微菌的生活在蘋果面上一樣。他們造屋子，建城市，他們播穀，種樹，忙忙碌碌地經營着各種的事業。但是一張蘋果的皮只是極薄的一層，其內部就是果漿，而地殼也只是極薄的一層，其內部除了火與熱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但是小小的人兒在地面上行動，卻毫不注意到他們的下面有一個火海在洶湧沸騰，像是個真的地獄。他們以為由厚厚的石和沙所做成的地殼，是非常安穩的。卻不知道在地殼裏面有着無數的罅隙和孔洞，其中時有海水滲入。這些水經過了各種祕密的通路，深深地潛入岩層之下，一直到達地下火熊熊地熾燃的地方。在這裏，水和地下熱相聯合，就立即把地獄中魔鬼的鐵鏈放鬆了。這地下熱和水並不能繼續合作下去。於是那裏發出一股蒸氣，一種吼聲，一個像幾百萬枚炸彈幾萬具鍋爐同時爆裂的樣子，這些力量都暴烈地作用到地殼上，結果就使地殼分裂，兇猛的火焰迸射而出，石子和泥土到處飛揚，這樣，那噴火山就完成了牠的工作。但是在地殼的孔洞中，還不息地有熔岩湧出，像一種煮沸的湯，接連着好幾天，熱的灰和幾百萬的石子，從矗立於地

獄上的可怕的山中射出，像是大砲中打出來的砲彈一樣。在牠的四周，一切都變成廢物，一切都毀滅，在地面上的小小的人兒給嚇個半死。地殼已經破裂了，熊熊的火焰遮蔽了天空。他們都驚駭地逃開這個不祥的地方。

是在紀元七十九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海面上是蔚藍的天，馥郁的輕風從陸地上的花園中吹來，赫鳩斐尼恩和潘沛城中的白色屋子在炎炎的太陽下閃着光，城背後，聳立着那錐形的火山，山的四周全是些翠綠的葡萄園。

人們或在街道上快樂地徜徉，或是坐在草屋的門前，做着各種的工作，而孩子們則在拱門的石柱間嬉玩着。在那一晚，當地的大馬戲院裏要舉行一次盛大的表演，所以在近日沒的時候，婦女們都坐在她們的閨房裏極意地打扮。

當太陽沈入海面的時候，就有一大塊黑煙懸浮在山頂，不久，街上已十分沈寂，忽聽見地底下發出一陣抑壓着的轟炸的聲音，可是並沒有人去注意到牠。這個火山已經休眠了幾百年，人們早已忘記牠像是一隻埋伏着的兇險的豹子，隨時會跳出來加害他們的。因此他們還是不改常態，急忙穿起了最漂亮的衣服，預備到馬戲院裏去。漸漸地，山頂的煙雲愈集愈密，地下的吼聲愈來愈響，足底下的土地發出很微弱的震動了。於是就有許多人望着山頂，不由得不想起這是

一個兇險的預兆。

夜是安靜地過去了，但是下一天的朝陽已變成了血紅色，而在地殼內部更有一種討厭的噪聲。在山頂上而懸浮着一大堆奇異的黑雲。這雲生長起來，好像是一株大樹，高高地招展着像是一個特別大的枝葉紛披的樹頂。牠在天空中愈延愈遠，甚至把太陽都遮暗了，白晝變成黑夜，大量的灰燼從天空中傾盆地落下。同時山中發出一種抑制着的震撼的聲音，明亮的火光在漸漸黑暗下去的天空中閃動着。可是在遠遠的海中和海岸邊，卻還是浴着日光，在那裏的居民，都提心弔膽地在注視着這個不祥的山，憐憫着那些住在山腳下的居民。

在日中的時候，蛇一般的火焰突然從火山的顎間爬出，蜿蜒着穿過了葡萄園，燒毀了四周所有的東西，破壞了附近的大小住宅。於是赫鳩婁尼恩和潘浦城中的居民，就哭聲震天地在街道上奔逃，他們負載了行李和日用品，匆匆忙忙離開城市，相率逃往遠處的平原上去了。但是火山的禍害還不僅是這樣。從火山的內部接連着幾小時甚至幾天迸出無數燒紅的石子，打死了幾百幾百的難民，因此在大路上和在田野裏，到處撒佈着在白晝的黑暗中所遭難的男男女女和老老小小。至於幸得偷生的人就心驚膽裂地只管向前奔逃，身上撒着厚厚的灰燼，耳邊擦過飛射的石子，眼前閃着明亮的火光，像雷鳴一般地大聲，轟然不絕。地面上時有裂縫，裂縫中噴出帶着硫磺臭的毒氣，從火山中穿出來的變成殷紅色的火蛇，愈爬愈遠，也漸漸望平原而去。每

一個人只想着他自己的安全。朋友拋棄了朋友。像流水般的一大羣難民，哭叫着一齊擁向前去。在遠隔大海的人們，想用船來搭救這一大批受到嚴重威脅的居民，但是那一陣陣飛射的石子，卻把船員們都打了回來，就是有幾個能夠登陸的，也給從地上昇起來的毒氣所悶死了。

在這不幸的城市裏的大部分居民，都還躲在他們自己的屋子裏。他們怕給雨點般的石子所打死，逃出了塵土飛揚的街道，溜進了自己的屋子。他們在那裏坐待着得救時間的到來。那可怕的火山接連着發狂了整整的三天三夜。飄落的塵土愈積愈厚，打下的石子愈堆愈高。終於屋子給吞沒了，人們給埋在灰燼中了，一切的聲音都沈寂了。在高岡的頂頭站着許多居住在幸福的土地上的人，他們是在憑弔赫鳩婁尼恩和潘沛的毀滅。

到了第四天，天空漸漸明朗，地下的噪聲已經停止了，太陽又穿過了塵土瀰漫的空氣照射下來，勇敢的人已敢走近這個恐怖的地方，但是他們已不再看見這兩個城市的痕跡了。他們的兩腳沒入灰燼，一直高及膝際。赫鳩婁尼恩和潘沛，已在地面消失，捲入了灰燼的海洋，而在遠處的火山，還是慘澹地威脅地矗立在污濁的空氣之中。

於是他們只有懷喪地回來，他們想不到在幾天前的兩個富庶的城市，竟被這可怕的一大片灰燼了。

